

时光 旅人

专辑



新华文学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2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92



国家艺术理事会
新加坡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新华文学

专辑
时光旅人

终于，到了小吃店打烊的时间。

店主做最后的收拾：该拿的拿，该扔的扔。其中一面用毛笔写上各种小吃店出售的食品的镜子。店主的太太说，这个跟了他们很久了，要带走。

镜头下，人都走光了。

长满岁月痕迹的铁栅也给关上了。此时大门像个老朽的嘴巴，想说一些话，可仔细一看，看到的，却是他一张因悲伤而扭曲的脸，正无声地哭泣……

——节选自陈家骏《小吃店编制的
亲情故事》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时光 旅人

专辑

新华文学 VOL: 92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钟韵宜博士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CI (P) 033/10/2019

出版日期: 2020年2月

本书的部分内文图片由www.pixabay.com提供。

目录

钟韵宜	主编的话	001
散 文		
伍 木	父母的温度	004
吕孟兴	我和时间的际遇	008
张志华	沙漠，珀斯往北	011
张秀美	末日爽约了	014
黄龄懿	缱绻心扉的幸福时光	017
林淑芬	隐藏在农场深处的“山芭”味	022
孙 宽	让爱成为我们和世界互动的方式	025
陈家骏	小吃店编制的亲情故事	030
欧筱佩	飞发	034
梅 筠	秘密基地	036
民 迅	五十多年的情谊	038
灵 犀	梦回云南园	040
芊 华	谁要是悲伤	042
唐洪贵 (中国)	又逢父亲	044
欧正中 (中国)	故乡的小河	047
黎星晴 (中国)	谢谢你愿意聆听我的故事	050
莫文师 (中国)	完美人生	054
徐梦阳 (台湾)	搬书工	060
唐雯彬 (中国香港)	陀螺小记：转下去，不要死！	062
心 水 (澳大利亚)	古井	065

目录

诗 歌

凌江月	时光旅人	070
穆 军	时光的短诗	072
刘瑞金	瞬	073
林 高	TOJI时间	074
蔡宝龙	青涩行	076
叶 子	小诗四首	077
郑景祥	半世纪转身之旅	078
冰 秀	乘地铁出勤	080
龙永华	最后的结霜桥（外二首）	081
周德成	歌词两首	084
无 花	诗歌三首	086
钟韵宜	十月的雪落得太早 ——悼英国集装箱39名遇难者	088
陶宗旺	和你共处好似品尝一杯醇酒	091
吴 辰（中国）	诗两首	093
北 城（中国）	京戏（外一首）	094
何军雄（中国）	寂静的蓝（外一首）	096
李国七（马来西亚）	一条河穿过（外二首）	098
吴国金豪（马来西亚）	诗两首	101
王 勇（菲律宾）	诗颂岁月	102

微型与闪小说

佟 暖	颐年	106
杨 春	魔高一丈	107
杨 松	爸爸的木盒	108
毛丽妃	3月3日，凌晨4点40分	110
刘 燕（中国）	爱的谎言	112
吴 剑（中国）	乡长不让我修路	114
程思良（中国）	闪小说三题	116
廖东平（中国）	轻	119
赵明宇（中国）	摔了一跤（外一篇）	120
王月寸（中国）	闪小说三则	125

短篇小说

艾 禺	时光列车	130
柯奕彪	时光逆转	136
邓星东	旅途上	141
李叶明	小蜜	146
黄 华	复仇	156
陈玉龙（中国）	对面的女孩	165
欧宜准（中国）	清明还魂	170

新华文学青年诗歌奖得奖作品

（金奖）林艺君	实里达人的朝圣	176
（银奖）欧筱佩	小宝五重奏	178
（银奖）周 昊	组屋	180

目录

(铜奖) 李银梅	粉刷	182
(铜奖) 庄祖邦	翻译·戏	184
(铜奖) 马小璐	娘惹组诗三首	186
(优异奖) 林希芹	逐梦的小岛	187
(优异奖) 吴桂豪	一种情怀	190
(优异奖) 黄枷谊	登上国际舞台的鱼片米粉	192
(优异奖) 金 旌	画	194
(优异奖) 陈乐萱	阿公的路	196
(优异奖) 吴晓惠	家	198

文 论

林 锦	文字的翅膀在菲国晴空翱翔 ——序苏荣超散文集《遗失》	202
冉乙钧	《新加坡青年》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启发	208
牛 锐 (中国)	现代作家笔下的乡愁	212

文 讯

“新华文学团体迈向2020”分享会	218
中国·东盟国家文学论坛纪实 / 郭永秀	220
戴纯如《诗乐交响》新书发布会	224
新加坡作家协会2018/2020年度理事会	228
《新华文学》第94期征稿	229
《新华文学》稿约	230
订阅《新华文学》	231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232

主编的话

钟韵宜

我们都在时光的隧道中游走，但写作人往往比一般人多了一份敏锐，多了一份细腻。于是，把这期的主题定为“时光旅人”。很高兴大家踊跃投稿，用文字共同雕刻过去、现在和未来。期望从我们身上凋落的思绪在时间的发酵下，能慢慢化为隽永的作品。

这期的稿件涉及到的题材多样。散文类有伍木对童年的回忆，陈家骏对小吃店兴衰的叙述，灵犀对南洋大学的缅怀，还有欧筱佩的理发趣事，黄龄懋与文字的相知情。诗歌类我们读到凌江月、穆军和刘瑞金对时光的领悟，林高对韩国驻馆作家计划的抒情，周德成对流浪未来的想象以及郑景祥对历史的剖析。小说类，黄华《复仇》中达尔文战役的惨烈，杨松《父亲的木盒》中先辈的饮水思源，艾禹《时光列车》里的父女情深，李叶明《小蜜》里校园恋情的青涩，柯奕彪《时光逆转》里科技与情感的抵触，都深深地触动着我们。此外，我们还登载了新华文学青年诗歌奖的得奖诗作；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大利亚等地的作品也为这期的《新华文学》添加了不少色彩。与此同时，为配合“时光旅人”的主题，我们增设了一项脑力激荡活动，问题与收到的部分答案都刊登在这期的各个章节页。

截稿之际，我和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一起聆听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新加坡的精彩演讲——“南洋的‘风’，星洲的‘土’”。我借此机会也为学生梳理了新加坡华文文学从初创时期、抗日时期以至战后时期、新加坡共和国时期的发展与瑰宝。《新华文学》乃新加坡华文文学最核心的刊物之一，希望它在时光的长河中奋进，继续精彩。



周通泉博士

作家、工程师

问：

一百年后的年轻人会面对什么问题？请为他们选择三部必读的当代作品。

答：

一百年后，年轻人会为他们是纯自然人的后代，还是人与人工智能的混合物而感到困扰。未来的年轻人将始终面临社会环境变化过快以及如何适应的问题。

推荐三部作品：

1. 香港作家金庸大师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以明末清初扬州少年韦小宝周旋于江湖帮派与朝廷之间为主线，描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兴衰，是一部历史画卷式的巅峰之作。
2. 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是一部通过欧洲核中心和梵蒂冈之间的突发事件描述了科学和宗教之争的悬疑小说。把人性与神性、宗教与科学的碰撞与融合写得淋漓尽致。
3. 新加坡乔舟人的《野心蓝图》，描述了民国后期袍哥之子周亨，横跨重庆、横滨及新加坡三地的汪洋恣肆的青春奋斗及中年奔跑的人生轨迹。新加坡知名作家尤今评论该书“道尽了镶嵌彩虹于天边的心路历程，是一阕波澜迭起的移民之歌”。

时光 旅人

专辑

散文

父母的温度

“小时候，每当走到险峻处，母亲便会把我背起，然后一边牵着姐姐的手，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我总是不晓得危险，更不懂得体谅，只是紧紧地靠在母亲的背上，觉得很舒服，很安心。于是，我就这样假装在母亲背上沉沉地睡着了，好让她为了不忍心叫醒我而一路把我背回家。”

——郑景祥《再见葱茅园》

“有一回下起豪雨，老爸从大淹水的学校里背起我，跨过水急惊险的大水沟那道窄桥时，惊险的场面使我害怕地抓紧老爸的身体，当时突然感觉抱揽在老爸的身上，有一种既安全又温暖的父子深情呀！”

——胡春来《回故乡喝杯茶》

在阅读上述两篇散文时，我隐隐然可以感受到新加坡华文作者与他们父母的温度相互渗透、相互感染的情景，这种与生俱来的对儿女关爱有加的温度，透过作者的笔端散发出来。父爱与母爱的温度经由文字而凝固，转化为文字的温度，温暖了作者本身也温暖了作为受众的读者，更让我使劲回想儿时是否曾经感受到双亲的体温。

记忆中最早有母亲温度的感觉应该是三四岁时，那时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母亲躺在大床上喂我和弟弟吸奶的情景。母亲来自中国福建的一处穷乡僻壤，长年营养不良，但是她天生个子高大，双臂张开来时，胳膊圆润柔软而白皙，乳汁充沛。三四岁的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一人枕着她的一条胳膊，一起吸完奶后便一起睡觉，那种

安全而温馨的画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清晰看到。那是一种遥远却真实的存在。

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她深知养儿育女是母性的天职与光辉，所以父亲偶尔会因为与母亲翻天覆地地吵架过后离家出走，母亲却永远不会丢下我们，而以她那一双手臂撑起我们兄弟姐妹头上的一片天。

母亲养儿育女的温度也可以转变为狂风暴雨般的温度，尤其是童年时期的我和弟弟，每每太过顽皮捣蛋时，母亲会毫不留情地挥藤鞭如雨下，我们的皮肉疼痛得不得了，虽然不至于皮开肉绽，但那种被鞭打的热辣辣温度，掺杂着撑破嗓门的求饶哀嚎，大腿小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乱鞭痕迹，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得到、看到、听到。

当时最怕被母亲鞭打的痕迹显现在小腿上，因为在学校念书时是穿短裤，一旦被大力鞭打，小腿上那种乱鞭鞭痕是无法被掩盖的，往往作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

由于父亲和我在年龄上相差44岁，再加上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以致于我从小和父亲就不是非常亲近。但是，毕竟是父子关系，所以记忆中与父亲在一起的场景还是会有有的。

我一生下来就住在北京街二战以前建成的破旧建筑物，一家八口挤在青葱散文《变迁》中所描述的那种狭小房间里，冲凉房是一层楼三家（前房、中房、后房）整20口人共用的那种，原生砖砌成的简陋墙壁，冲凉房里只有水缸而没有花洒，更不知道什么叫做热水器。

小时候，父亲经常和我一起以水勺一勺一勺地冲凉取乐。赤道岛国这种炎热的天气，冲凉应该是新加坡人最为享受的片刻时光，所以与父亲一起冲冷水澡、一起戏水的情景，那种凉快且欢快的温度和感觉，至今还在。

幼年时，父亲工作后回家时，我总喜欢缠着父亲，让他抱着，并且喜欢把脸凑近他的脸颊，用小手触摸他脸上那扎手的胡渣；但

是作为熟食摊贩的父亲由于整天在火炉旁边讨生活，整张脸油腻油腻的，还流露出一些虾腥味，这时候他总是尽量不让我靠近他那张油腻黏黏的脸，以免弄脏我的脸颊。但我不怕父亲的油腻，我那时甚至觉得父亲的脸越是油腻越是可亲。那是一种炙热的亲子感觉，这种狂张的温度和感觉，半个世纪后丝毫不减。

在我五岁时，有一天父亲放工回家后告诉我：“阿林，你今年已经五岁了，就要报名念明年的幼稚园班了。”就这样，我在六岁时进入人民行动党开办的幼稚园班念书。想不到的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掀开了我将近半世纪的半工半读生涯的序幕。

进入中学之后，和父亲亲近的场景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在凌晨5时半，于大巴窰组屋与组屋之间的走道上，走在我前面的身影。那时父亲的熟食摊位开设在坡底，每逢周末或者学校假期，我就要跟着他到巴刹采购食材，然后到摊位帮忙。我们在5时10分起身，5时半出门，在天未破晓、冷风嗖嗖的凌晨时分，我的身子经常微微哆嗦，而曾经在中国大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父亲，60岁的身子骨却非常硬朗。这时候的父子相处，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周遭冷风的寒冷，而这种寒冷的感觉，应该是大多数新加坡人所鲜少感受过的。

奇怪的是，那条带有父亲我和身影的大巴窰组屋与组屋之间的走道，每回我们凌晨时分走在其上，从来就不曾下雨，所以我没有打伞走过的印象。是上天在可怜我们父子俩，只让我们经受风吹却不需经受雨打吗？

父亲和我一起出门时甚少拉我的手，但有一回，在大巴窰住家附近，靠近已经被拆除的大巴窰中心熟食巴刹，在和我一起越过马路时，父亲伸出手来拉了少年的我一把。这是父亲带给我的绝无仅有的一次拉我的手的记忆，他的手的温度，至今仍然留存在我的脑际。

2015年年底，98岁的父亲在邱德拔医院处于弥留状态，仅靠呼吸管维持生命，兄弟姐妹和许多亲人都赶来见他最后一面。那

时候，在单人病房中，他已经无法言语。我的一个外甥女凑近父亲的耳朵旁边说话，尝试让他醒过来，并且叫我赶紧拉父亲的手，告诉我：“舅舅，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拉阿公的手了。”我瞬间才意识到，赐给我生命的人，即将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那时父亲的手已经接近冰冷而没有温度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拉父亲的手，而只能捡拾他的骨灰，包括他的手骨头，在他火化的隔天。

“父母是我天，妻子是我宝。”随着父母的先后百年，我头顶上的那一片天也就随之塌了下来，但是，他们带给我的温度的感觉，直到我百年的那一刻为止，仍将存留在我的记忆最深处。

伍 木

生于1961年，祖籍中国福建晋江。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选》和《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等。

（一）少年时的时空感

小时候的某个黄昏，我的记忆尤其深刻，那时候大概七八岁。早上或中午去学校之前，爷爷会和我约定好——下午放学后让我去田野，因为家里的老牛在爷爷的主持下犁田，傍晚时分，要让老牛休息，吃一些青草。爷爷则要整修农田的边边脑脑——犁铧够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由我负责看管老牛。

农田是在村子脚下，村脚下有一片枫树林，里面的枫树很大、很古老，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围过来。枫树林的西边，有一座小山岗，称“财神庙岗”，山岗瘦而高。小山岗的西边还有绵延的大山。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总会想一个问题：太阳为什么没有落在小山岗和大山之间，为什么一定要落到大山之后。那么，夜晚的时候，大山后面的某个山谷是不是有一个大火球呢？离它近的人家该多么热啊！看着橘黄色的夕阳和它的余晖，我会想：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坐在这里——同一个田埂上，今天的这个时候我也坐在这里，它们有区别吗？我会预测明天这个时候我也可能会坐在这里。那个时候，时间的概念，在我脑海里形成一点点雏形。虽然那时候会看钟看表，但对时间概念仍然只是薄弱的感知——好像老牛一直会存在下去，爷爷也一直会陪伴着我，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

念中学的时候，住在学校，傍晚也会跑到户外去。那时候，会和一两个要好的同学端坐在一个叫“十二狗洞”的崖石上，远眺落日。崖石下面是南山湖，那时候叫南山水库。夕阳倒影在湖水里，金光粼粼闪烁，现在还能感受到那种刺眼的

感觉。那时候想到一句诗“秦时明月汉时关”，诗里面说的是月亮，但也可以改动一下，为“秦时夕阳汉时关”。这夕阳与“秦时、汉时”的夕阳何尝不是同一轮夕阳呢！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王维看到的夕阳何尝又不是同一轮夕阳！

（二）毛狗洞湾的时空感

仿佛又回到了25年前的某个秋日的下午，在毛狗洞湾一个略有倾斜的大草坪——大草坪上有一丛丛的低矮灌木和荆棘，也有一些黑色的露石，草坪上的草茎相互接连成网，很少有裸露的土壤。牵引家里的一头黑色母牛上山吃草是我少年时的日常工作，记忆中也一直有一头褐色的小牛犊跟随。

那时候我在村里的完小念四五六年级，由于参加乡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语文老师借给我一本优秀作文选。我总在秋日下午，在毛狗洞湾的那个倾斜的大草坪上，找一块舒适地躺下，仰面看书。黑色母牛和褐色小牛有时候会一边吃草，一边信步到我的身边，它们会把鼻子凑到我的头上，闻闻我的气味，然后离开去找新鲜的草丛。这个时候不用担心他们会踩到我，相互之间已有默契。

我家仅有的两本藏书，一类是母亲夹鞋样的毛主席语录，另一类是祖父的面相、手相和风水书籍。因此《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是我除这两类藏书、小学生教科书和村里的各类家长里短之外的第四类信息来源。当年阅读这些同龄人的文字，总觉得写得真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写了哪些事情。看这类作文选也多是临时抱佛脚，要说系统性的学习写作，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可能正是村里小学老师给我参加作文比赛的机会，让我对文字和句子拥有更多的自信，不惧怕了。这种信任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后来的中考、高考和职业考试中的作文也是应试、世故性的写作，从来也不是写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25年前的我是万万不会料想到25年后的我，会在同样的地点，思考如何写好一篇文章——不过这次不是为了应试或比赛，而是纯粹地写给自己。没有了黑色的老母牛和褐色的小牛犊，周边有

一些鸟儿跳跃或者“啾啾”的低唱，对面村庄传来几声犬吠和鸡叫，和25年前的，听起来是真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他们的生命或许已经是经历过好几个轮回了，如果生命如佛家言真有轮回的话。

（三）观察阳光的时候

早晨的阳光，清醒的照耀，清凉一些。看起来特别的整齐和小翼翼，是想让小鸟多睡一会儿，还是想让小草叶子上的露珠多停留会儿呢？早上的鸟儿，是不省心的，嘎啦、嘎啦——，啾——、啾——，嘎呱、嘎呱——，跑调也好，不跑调也罢，随心所欲，呼朋唤友、呼儿唤女、打情骂俏的乱叫一气。阳光洒在树林里，鸟儿在树林里跳跃、鸣叫和觅食，但鸟儿可能不会像我这样关注早晨的阳光。

中午的阳光，把树林照得特别绿，把道路照得特别亮，走到阳光里也让人特别暖和。这个时候是不敢直视太阳的，草地和树林比较宁静。

傍晚时分走在树林里，抬头可以看到夕阳在树枝和树叶间闪烁光芒，眼睛余光可以扫到光芒里的金针和银针，变幻长短和色泽。归巢的鸟儿在忙碌着，它们也有自己的鸟生要过吧。好几个晴天的傍晚，在树林里走过，总有盼望夕阳晚一些落下去的期盼。不知道这是对时间的悲悯，还是对这一抹抹橘黄色的留恋。

我好像特别喜欢凝视落日，这可能与我属猴有关。据说每当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成群的猴子会端坐在树端或崖石上。总之，找一个视角好的地方坐下来，静静地盯着夕阳渐渐西沉。可能是猴子喜欢欣赏夕阳西下、落日黄昏的美景。人类总自诩自己是万物灵长，认为其他动物没有意识和情趣，但事实可能未必如此。可能是猴子们上窜下跳、蹦跶一天后，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吹吹风、梳理毛发，平复一下心情，夜幕下好入睡。也可能是在悲悯时间——“哇，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但于我而言，对落日的感觉，与猴子们的想法可能是差不多的。

吕孟兴

文学爱好者。

《西澳出行记》一放，又放，搁了两个多月。

也许，搁置是一种沉淀。沉淀了时日，留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往往是最自然的东西。这次轮到了——风，沙漠风，海风。

在珀斯，最远的一次行程，是驱车去距住地两百多公里的南邦国家公园（Nambung National Park）中的尖峰石阵（The Pinnacles），也是一块有风，有沙，有石林，还有骄阳的沙漠地带。

车行路上，往北，往北。

窗外是印度洋海岸线，大海，牧场，草场，小片森林，交错出现。更多的是不知名的灌木，并不高，一株一株，也许这就是袋鼠的天堂吧。

然而，天堂永远意味着危险。

路边的标示牌，醒目，提醒着驾车者注意灌木中窜出来的动物。车速近100，要是有袋鼠跳出，必然是没命的，路上隔不了多远就可见一只袋鼠横卧路中央，血迹斑斑，告诉着——天堂里，生存的残酷。

在袋鼠遇难的地方，也时常能看到黑黑的刹车印，七弯八拐，可以想见驾车人的尽力避让和为难。也许，任何冲突，都意味着“俱伤”吧，包括人和动物的冲突。

继续往北，时有起伏的路段。向上爬坡时，看到路的最高处直通天宇，蓝蓝一片；下坡时，感觉是直冲大海，又是汪洋一片。

大人知道，在尽头一定是个大拐弯，通向另一条路。孩子们并不这样想，看到车前的印度洋，吓得哭了起来。

近三小时的车程，由大道入小道，顺利抵达了沙漠。之前书上平面的石阵，瞬间成了立体。

突然在想：很多场景只有亲历，才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包括美，也包括不尽人意的。而他们，却是最实在，最本真的东西。

沙漠里，只有一条单行道，说是道，其实就是两边摆上石子，宽约4、5米的沙路，车就行驶在这条“路”上。有点像小时候和朋友的游戏——在地上画一个圈，告诉同伴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地盘。

进入沙漠后，是且走且停的，看到不错的地方，就下车来，走走逛逛。脚踩黄沙，绝不同于水泥地，沙中那微微下陷的感觉，似乎也有赤脚被泥土包围的温暖。

头顶是骄阳，陷入黄沙的鞋子似乎也带着些许温意。除了黄沙，大概更多的就是石头了，这些石头很有意思——直直竖立，奇形怪状的。同伴开玩笑说：要是在这里拍婚纱照，多好哇！女人的想像总是浪漫的。

石头是一大特色，风也算别样的景致。行走其间，除了沙，除了石，大概就是在耳边呼呼作响的风吧。很喜欢这风，感觉它夹着骄阳，抚尽黄沙石林，温温而来。

于是猜想着这片沙漠的由来：也许，多少年前这里是深海底，奇形状的山体，强大的漩涡激流将山体摩挲切割，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海底石林；又是多少年，海水下降，直至海枯，但石没烂。这片海底石林就彻底暴露于骄阳；又是多少年，风蚀雨淋，那些坚硬的石头就自然留存下来，成了今天的风貌……

顺着这个臆想，于是将耳边呼呼作响的风，也想像成了那曾经呼呼而来，摩挲深海石林的，神秘莫测的激流，漩涡。

出沙漠，回到大道，车行几步，又停在了路边，只因一同伴要去看银白的沙丘。

说来奇怪，齐腰深的灌木丛中，时不时可看到一座座沙丘，像小山，大约一两层楼高吧——这沙丘怎么来的，不得而知。

和同伴穿过灌木，靠近沙丘。到了，似乎也只是看看，感受一

下风，和骄阳飘过沙丘的热气。离开，同伴捡了几块石头，带走。
在想：不知这石头，是否也像作家莫言《蛙》中秦大师捏泥娃的土——在河底沉淀了3000年？

回到车上，又绕去了海边——大家要在回程前，近距离靠近印度洋。

茫茫大海，苍苍无尽，海风吹拂，海浪来去……

回头，依旧赶路。

张志华

中学教师，作品散见于各报刊。

末日爽约了

张秀美

小时候做错事了，怕老师骂、父母打，我就希望脚下的路永远不到头，该遭受的就挨不到我头上……这怎么可能呢？就打骂吧，无所谓，我可以承受，又不是末日！但我忽然就下了狠心，乞求世界末日降临，山崩地裂，在翻滚咆哮的通天烈焰中，一切都化为齑粉，不复存在；什么错啊谁还计较，自己都成空气了，哪里还举得起巴掌怎么会再有不依不饶的毒舌。

因这个念头，我做过很多类似的梦：为了躲避火舌灼烫，我在火山的缝隙间跳跃着躲闪，脚不着地……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环顾四周竟空无一人……

当然，末日不会如期而至，我依然在茫茫的时光中，迷茫又痴迷地寻找着自己的坐标，在倦怠与失意时追问疾行的光阴何时会静止下来——我居然在潜意识里滋生了末日情结。

其实在很多年前，关于末日的呼声就甚嚣尘上，有人如传福音一样热心传着末日：把钱花光了吧，什么事都别上心也不伤心，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须牵挂……那段时间，想到末日的来临，很多人的心情都特别好，再也不必为即将消失的未来买单而发愁了。

1999年按时抵达，我闺蜜很郑重地说：我告诉你啊，今年就是末日，我妈妈可开心了，她的病是治不好的，现在她也不要治了，就等着呢……

不料想，千禧年一脚破开大吉之门，举世为之欢腾……很多人的末日希望却破灭了——末日情结居然是一个群体症啊。

有人为了末日之说而潜心研究玛雅文明。到底会在哪一年呢？末日末日，芝麻开门……终于，答案出炉：2012年！专家还强调说，玛雅预言特别准，前面几个都成真了。这次精准到月日：12月21日！冬至日！

天！这让我相当纠结：冬至是二姐的生日，也是她的乳名。她出生在冬至日，父亲翻了一下老黄历，说就叫冬至儿吧——老家习惯在名字后面加儿化音，顺口顺耳。我真的不想这一天是末日，起码让二姐过完生日嘛！又可以长大一岁，多经历一年。

然而时间的脚步无法阻拦，12月21日就在眼前。

好像是为了远远逃离，也好像是为了静静等候，我决定旅行，去了偏僻的古镇。住在逼仄的小旅馆里，每天外出寻找风景和小吃，起早贪黑，很晚才回，沉重的心思都在无所欲的散漫中稀释了。

传闻中的末日在冬至日，本该冰天雪地，却阴冷潮湿，冷湿之气纠缠着我的左肩，不知哪一年的寒气那么厉害，穿透了我的肩骨，一点儿风一点儿湿都受不了。想到晚景，我不免担忧，那疼痛应是现在的数倍吧，而我对疼痛极度敏感，是近乎末日的感觉啊。

那晚有月，恰逢月蚀。月亮一点点被蚕食，世界陷入一片混沌，月亮气息微弱，却没有屈服，拼命挣脱，一丝一丝从黑暗里爬出来，如同帝王蝶逃出鬼门关一样的破茧而出……我盯着已经圆满的月，竟然有些许遗憾，末日没有光临，12月21日只不过是时间踩下的一个脚印。

后来我查过很多资料，竟然都没有记载这天的月食，可我真切地目睹了月蚀的过程。难道我那次的出游，古老的小酒店，阴冷的寒气，难缠的疼痛……都是梦境？如今回头，我仿佛仍看得见自己趴在小酒店的窗口，呆望着天空，眼前的那一片黑暗，心里那一阵阵膨胀的恐惧……

末日之约泡汤了！我叹了一口气，也舒了一口气。此后，日出月没，月圆星稀，星河璀璨，天地永恒。红尘破不了，破了也没关

系，我将修补一下，去找一个好人牵手，到小贩中心吃最有人间烟火气的老婆老公饼……

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得已流浪了地球，成为外星人，在浩渺的宇宙间漫步，最终化为一粒有知觉有情义的尘埃。那我希望担任一颗小卫星，围绕着你旋转，听你指挥，一面明一面暗，半是温热半是凉，时而圆润，时而骨感，还要任性地玩几天失踪。看不见我时你怅然若失，打探我的消息，在我的轨迹之外翘首遥望……在你的眼里，我是窈窕善变的嫦娥，挥舞着长袖，牵动你的情丝和意念。

张秀美

来自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新加坡从事华文教学。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和煦阳光绵永轻洒，暖照粉白相间的书房，喜悦和幸福淡婉洋溢我的心扉。我把一束新鲜的满天星装进心形玻璃瓶，借此告诉自己，满天星喻意我生命中的幸福心语，幸福的源头是我和缱绻文字的恋恋情深，一段维系了30年的缠绵情缘。

时光是一条温婉潺湲的溪流，隽永文字宛若一簇簇满天星花瓣，飘落的花瓣，轻轻荡漾七彩记忆的碧波，泛起动容季节的潋滟涟漪。第一簇花瓣柔婉飘落，搅动第一段10年的烟霭倒影波纹。犹记初次相遇，那是1988年1月，初春绵绵流泻芳菲诗意时节，小学老师在课堂上教导学生写作，文字悄悄地在我年幼的心中萌芽，留下淡抹妆容。我开始走入文字的世界，用朴拙方式来写作。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把作品投稿至报刊的儿童园地。每回作品刊登后，母亲带我去报馆领取稿费。文字，洋洋挥洒一幅妩媚春景。

小六那年，我有幸获选代表学校参加一项写作比赛，并且获得生平中的第一个奖项。除了现金之外，奖品还包括一本年轻作家书写的小说集。封面上的书名与落花相关，那一片妍丽花瓣，悠悠飘荡在童年的时光溪流，等待流水似年的涤荡后，娟秀花颜成为我的写作意象。从初次相遇至小学毕业，我和文字谱写了一段青涩懵懂的初恋。

升上中学后，功利主义至上的价值观蒙蔽了我的心灵双目，我和文字维持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五年的中学生涯，我和文字见面相处的时间不及一季花开花落。那一抹淡妆容颜，逐渐在午后的阳光中褪却色彩。

20岁是我的人生分水岭，高中毕业后，正值追梦年龄的我，渴望去繁华大都市开拓新视野。1999年7月，我整装行囊，离开熟悉的家乡，投入岛国N大的怀抱，追寻象牙塔生涯所绽放的璀璨烟火。或许我和文字的情缘尚未终结，或许我对青涩初恋仍然存留一份眷恋，在选修大学科系时，我毅然选择中文系。与文字再度相遇，我的人生书册掀启漂泊篇章，我的身份转换为异乡追梦者。

年少轻狂的我未曾想过，璀璨烟火的背后隐藏着漂泊的秋心絮语，片片烟愁卷过他乡旅人的心坎。成为异乡追梦者后，我体验当房客的愁苦滋味。与不相熟的人同住一屋檐下，失却家庭的温暖，深埋心坎的蚕丝心言只能向记事本倾诉。为了排解积结心中的郁闷，我经常流连N大的中文图书馆，借阅文学书籍。在文学的繁花世界里，我采撷幽婉古典和缤纷近代交织而成的绚丽花叶。

古典韵意的诗词，蕴含情深意重的诗句，令我为之动容。我徜徉于婉约花间词，恋栈《蝶恋花》词牌。我偏爱纳兰容若写的词作，诉衷天上人间的深情依恋，“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我把喜爱的词句打印在彩色纸上，配以彩蝶和花卉的斑斓图案，制作成书签，夹在课本中，吟咏一阕瑰丽词心。

近代文坛前辈书写的文学作品则是另一道绮丽景致，诗歌、散文和小小说的绰约风姿盛开。我阅览中港台和新马作家的书籍，在形形色色文类和风格迥异的庭院中漫步游走。文学庭院弥漫一股馥郁花香，沁人心脾，可以让我有一片静心喘息的空间，暂时卸下心灵驿站的倦意。我在这座庭院中费思量钻研前辈们的写作技巧，暗自许下心愿，期盼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前辈们一样写出感动他人的作品。繁花意象的文学，淡雅闲静地为我和文字的相恋铺垫一层绵依秋水。

宁夜温柔轻泻幽兰思语，抬头凝望浩瀚夜空，家乡的人文风景，家人的欢馨笑语，搅动我心涧的绵情牵挂。过往我和文字编结的初恋情梦，点点滴滴浮泛，片片翻飞。那一份淡淡的眷恋，炽火再度被点燃，为了与文字再续前缘，我重新执笔写作，透过文字来

抒发心中的千愁万绪。幽幽心事折几段，织一帘悱恻情思。

爱恋重新被点燃后，每个静思夜，我都会腾出一两个小时，独自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笔勾勒散文或诗歌的轮廓，涌动的感情涓涓溢流在方块文字心墙间。与文字相处的分秒片刻，我格外珍惜，因为每一段共处，每一刻真心的陪伴，构筑我和文字彼此之间的心灵契合。

第二段10年，从20岁迈向三十而立，书写一份倩语相知。十年的秋风细雨日子，萧瑟秋风曾两度飘卷我的人生，抖落一袭落寞身影。修完大学课程后，踏入社会谋职，异乡人的身份标签让我亲身体会被拒于门槛外的愁苦。几经人事浮沉，我觅得一份糊口之计，暂时摆脱失业的困境。然而，时隔五年后，秋风再度卷落枯叶掩疏窗。一股裁员风暴席卷我的人生，我在一夜之间失去生计，意兴阑珊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不知该何去何从。在一片凋敝残景中，文字默默地陪伴在我身边，用其微薄的力量，一点一滴化解我心中的郁结，我深切体会陪伴的可贵。永夜悄悄离场隐退后，明媚晨曦淡然映照我的人生，我重新看到一丝希望，振作起来，开启人生新篇章，踏上新工作的轨道。

我与文字共谱一份相知情，第三段10年，文字为我牵引生命中的幸福密码，倾心相守。2009年7月，三十而立之时，芊绵诗叶纷飞季节，我有幸遇到我的一生挚爱，K。我和K共同怀抱韵致诗意的文学梦，文学铺垫我们的感情基础。和K相爱让我亲身体会古典诗词所描述的情感意境，“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和K且行且珍惜10年，每一段共行的人生路，烙印的纷繁记忆片段，我以情真意切的文字来记述。离别、思念、牵挂和守候这几个主题贯穿我们的故事，梳卷春夏秋冬诗季的边缘。思念K的情感承载霏霏重量，逶迤辗过10年的思情日子。为了追寻鸿鹄之志，K如迎风飞翔的风筝，飞往繁华的东方之珠发展学术研究，而我则留在兰花瓣吐露深情心语的岛国，把泱泱思念翦书成一窗绵亘等候，“瘦断玉腰沾粉叶，人生那不相思绝。”

“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在我和K彼此的生命中是一道伤痛门槛，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地域上的距离，还包括生与死的离别，因为死亡的阴影笼罩我的生命，是我耗尽心力却无法摆脱的束缚。K的出现是苍天赐予我的恩泽，在生与死相互厮磨的急诊室内，我最牵挂的K，他的容颜、温文儒雅的言谈、深情回眸的微笑，让我紧紧抓住那一秒瞬间，向苍天发出卑微祈求。苍天施予悲悯之情，延续我荏弱的生命，谱写我和K的故事。

一份守候，两种情思，K为我有限的生命诠释守候的含义，守候那一抹暖意曦光，温煦初泻。而我也学习为K书写守候的另一层含义，守在原地，守候他的归期。我把飘逸的文字串连梳结，织成一篇篇动容文章，“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斐然文字不仅牵引我和K的相爱，也牵引我和本地文坛前辈们的相识之缘。我从不曾想过，文字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汹涌暗潮期，引导我走上写作的道路，卑微如我所写的拙作能够获得前辈们的青睐。偶尔，当灰心的阴云遮蔽写作的天空，前辈们的一句简单的鼓励，犹如散发暖情的晴阳，拨开迷濛云雾，温暖我的悒郁心怀，让我汲取力量，继续执笔写作。我和前辈们的每一段相识绽开为生命中的春意喜悦和云涛感动，仿佛兰韵花瓣缀满一树诗情。我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只要有一个人愿意阅读我的拙作，那就是为我的生命描绘一抹幸福色彩。

文字编织的七彩情意结，串连了我和K、文坛前辈们，以及同辈朋友们。文字打开一扇窗，让我眺望窗外的云舒云卷天空。透过写作，我认识了数位志同道合，以诚待人的朋友，友谊的婷婷花瓣在狭隘的世界里欣露笑靥。每回和朋友们相约出席文学活动，文学路上有人愿意陪我共赏旖旎风景，清纯文学梦在我的心湖丰韵延伸。朋友们在文学小径上与我共行一程，更在我的人生柳暗处飘洒一片花明。数度进出医院，病痛的折磨导致我承受言语无法描摹的难受。朋友们适时的安慰宛若山林间一泓清泉，为我凝滞的生命湾注入活涌生命力。

走过生命中的重重山水，我感恩可以和文字相遇，并相知相守，编缀如诗如梦的烟雨情。因为繁丽文字，我得以执笔言情，书几许动容，书写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体会纷扰人间的幽思情怀。在文字的盈翠世界里，不论是悦然阅读，抑或是静心写作，又或者是出现在文学小径上的有缘人，每一段有文字相随的时光都是缱绻心扉的幸福时光。满天星的簇簇花瓣是我生命中的幸福诗语。今生唯愿持守初衷，与嫣然文字共梳兰馨结，让时光溪流蜿蜒荡漾幸福烟波。

黄龄愨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2002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主修中文与经济。曾获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佳作奖，2007年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季军。著有散文集《人间烟雨情》和《动容情思》。

隐藏在农场深处的「山芭」味

林淑芬

提到新加坡，不管是国人也好，旅客也好，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新加坡这个高楼鳞次栉比的繁华城市还会有“山芭”味十足的地方。克兰芝就保留了这样一片人间乐土，整个地段容纳了几个农场，包括了宝莱坞蔬菜农场。

这个农场的诞生，完全源自于一对夫妇对大自然的喜爱。本来打算移民去澳大利亚珀斯的林氏夫妇决定在退休后，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打高尔夫球上，不如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夫妻俩意外看到一篇关于新加坡农业业的报道，开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为了成立农场，他们到克兰芝农村向仅剩的农民求经。在对耕植业不熟悉的情况下，夫妻俩排除万难在2000年成立了宝莱坞蔬菜农场。除了耕植业，他们也保留乡村文化尽一分力，为学校开办教育团，给城市的孩子接触大自然。

农场中也有一间古早味十足的小餐厅。名字相当特别，叫做“毒藤女小餐厅”（Poison Ivy Bistro）。开始还在想，毒藤女不是有毒的植物吗？老板给餐厅取这个名字也是相当大胆的。后来见到性格大刺刺的老板娘，才明白这间餐厅的名字太符合老板娘的个性了！走进餐厅就好像走进时间隧道。刷上明亮油漆的墙壁上就如一个小小博物馆，记录了宝莱坞蔬菜农场成立至今的历程。餐厅内四处挂着镶在相框中的旧照片，这些照片都是老板娘点点滴滴的回忆。桌上摆着的花瓶插了一些枯叶、枯枝，但是不显得突兀，反而使整个餐厅带着简朴不做作的美。

来到这特别的餐厅当然要点他们的特色

菜——蓝花椰浆饭。在等待上菜时，我们也点了餐厅的招牌饮料——红糖宝莱坞奇诺咖啡和无花果茶。红糖宝莱坞奇诺咖啡的甜味刚好，本土加西洋味，把两者的优点融合在一起。无花果茶没有加糖，淡淡的天然甘甜是夏天解渴的好饮料。幸好我们是早起的鸟儿，整个餐厅只有我和外子这两名顾客，因此佳肴无需多候就捧了上来。看到那一个硕大圆托盘中排列整齐的各种菜肴，实在是令人垂涎三尺。除了炸得金黄色的鸡翅外，还有豆干炒长豆、煎蛋、清炒空心菜、脆脆的花生和江鱼仔、天妇罗菜叶和香脆虾饼。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那用蓝花点缀的蓝花米饭。米饭透出淡淡的蓝色，好像一颗颗珍贵的宝石，慵懒地窝在白色的瓷碗中。色泽这么美丽的米饭当然要让相机先“品尝”！迫不及待开动了，先尝一口蓝花椰浆饭。椰浆的味道不浓，但是口感不错，松软度刚好。除了平常我不大爱的豆干让我喜欢不起来以外，空心菜也得不到我的欢心，总觉得清炒时其味道有些涩涩的，不如和峇拉煎一起炒成的马来风光美味。合我口味的是那鸡翅膀，外层是让人看了食指大动的金黄色，内层是腌制得相当入味的鸡肉，咬下去是软嫩的，滋味浓郁。天妇罗菜叶裹了不知名的菜叶，面皮炸得酥酥脆脆地，咬下去时滋滋作响。

餐厅也不忘教育的宗旨，一名服务周到的男侍应生给我们讲解了蓝花做成天然食物颜料的方法和如何把蓝色颜料变成紫色。虽然，蓝花是娘惹食品中常用到的天然颜料，但是惭愧的是，平常我只顾着把食物吃进肚子里，从来没考虑过如何制作这食品颜料的问题。祭好了五脏腑，到柜台埋单。柜台上的一个玻璃罐上贴着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钱是万物之恶，请在这里卸下它”，让我不禁莞尔一笑，当然也顺手把埋单后的零钱放进玻璃罐当小费。

吃饱喝足后，假如就那样离开这个有趣的地方，也太可惜了。这个农场欢迎人们自行参观，还贴心地在入口处摆放地图指引游人。在农场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农场主人的幽默。如在一棵树身布满尖刺的大树前，插着一个牌子：“折磨恶人专用”；在路边

的告示提醒游人若带狗儿，必须记得用泥沙掩盖狗儿的粪便，因为“员工已经有太多屎得处理了”等。走到园中最远处，看到了一个荷花池。大片的荷叶，零散的粉色荷花在微风中羞涩地摇摆。近看池中嫩绿色的荷叶上躺着一颗颗晶莹的水滴，似乎在做日光浴。这样的景物不禁让我幻想，坐在池边的椅子上，喝着一杯香浓的好茶该是怎样地惬意。可惜，我这个‘O’型血特别招蚊子，只好打消脑中构思的良辰美景，赶紧在烈日还没当空时草草结束这个学习之旅。

农场在为城市人们介绍各种植物，让游人感受乡村气息的同时，也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在我们变成钢铁城市的居民后，城市的呆板，生活步伐的紧张，每天和科技打交道带给了我们压力和紧张。我们忘了在自然中曾经享有的平静。乡间悠闲的生活，大自然的美丽都是城市人欠缺的。回归大自然，即使是短暂的那么一点时间，在卸下生活压力时也能带给自己新的希望。

林淑芬

自由撰稿人，文学爱好者。

昨天我去看望书法老师，他摔了一跤，有些中风先兆。老师这几年迅速衰老，其中一个原因是心情总不舒畅。据说郁闷、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瞬间都会使血液变得粘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都与消极情绪有关。

究其根本并无大事，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小事，产生的情绪垃圾最终都影响健康。老师和师母都是我母亲的朋友。我作为晚辈站在师母的角度，能体谅师母的难处，站在老师的角度，能感受老师的苦衷。两人都脾气倔强、个性刚直，但其实内心柔软，且温暖善良，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就因谁也不服软儿。

老师说，上次我给他出的主意挺有效。当他对师母说：“吵架生气时说的话有些过分，我不应该说那些话，对不起。”就这一句话，师母第二天就释怀了。相爱的夫妻，只要有人能够站出来说个软话儿，没有人会没完没了。

老师通常愿意替别人着想，但不擅长表达；一旦受到指责、限制、管束，倔老硬的脾气马上就来，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师母喜欢照顾人，总把管束他人当成爱，把自己的好恶当成他人的好恶，有时缺乏同理之心。

不过，他们的问题是普遍现象，我和马克也一样。好在我们都“服软儿”，意思是都能认错。一看情况不对，我马上说我原谅你，马克马上觉得自己吃亏了。他立刻就说，在你原谅我以前，我就已经原谅了你。

我说我一天原谅你三次，他说我昨晚就原谅你了。我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得不

谅你。他说你一出生我就原谅你了。我想说我当天使的时候……算了。

竹子在狂风暴雨面前不怕弯腰，笔直的大树反而常常被拦腰折断。

最后，马克赢了，他开心了。

师母说老师不爱动，人不动怎么可以？事实上老师喜欢看书、写书法、画画，这些就是老师的“动”。老师得过直肠癌，心脏不好，其实静对这种人来说不是坏事。

师母在家老大，照顾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她一个人，她从早到晚都在忙，爱热闹，因此无法理解老师的需要。老师觉得师母有洁癖，为什么家里的地晚上擦了一遍，早起又要擦一遍？

有位读者告诉我她有些抑郁，最近跟丈夫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她拼命地给丈夫，给到他要逃。丈夫逃回自己母亲家躲几天，她还要一天几十个短信和电话去追。丈夫最后关机，停止沟通。她抑郁得简直活不下去了。

相爱的夫妻，最后相处成了相害模式。

对于生命，任何消极关系都是消耗。不记得哪位作家说过，成熟的作家必须雌雄一体。站在任何一个性别角度，去描写两性或两性关系都难免偏颇。我觉得一个成熟或者完整的人，也应该雌雄一体。站在男性的角度上去看男性的世界，他们的要求和女性的，基本上是没有共通之处。

若无同理心去看自己、他人和世界，其实无法建设任何良性关系。

而且，任何消极关系，都影响健康，对于我们的生命都是一种消耗，无论是亲子关系、亲情、友情，当然最消耗我们的，还是消极的恋爱或夫妻关系。

这位丈夫不擅长沟通，他们和朋友可以谈笑风生，一回到家几乎就变成了一面墙。其实，这只是他们的放松状态。然而对于情感丰富的女性来讲，一天不说上一两万字的话，这一天就会有垃圾没倒完。

我和马克的关系，在结婚初期就是这样的，不过正好倒反。

马克感性奔放，我理性内敛。他的情绪从暴风骤雨到春暖花开，只需几分钟。我一看他暴风骤雨来了，我马上进入屏蔽保护模式。我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回复正常。

我的主要“症状”就是不说话。我生气时真是说不出话来。但他非要冲上来贴着我的脸，逼迫我必须跟他说话，或对他的所谓道歉示好，有所表示。这简直就是强人所难，我极其反感，更加自闭，他就更加激怒。

马克是张牙舞爪，我是死鱼不张嘴，对他的情绪崩溃，表现出漠视或无动于衷。相爱搞得如此狼狈，主要还是不了解。一方面不了解自己，一方面也不了解对方。

马克习惯于发泄情绪，不擅长沟通化解。他情绪变化快，需要经常释放，因此，我必须让他定期倒垃圾。但真让他倒垃圾时，他又变得非常恐惧，全身披戴盔甲。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原来，他认为谈话就意味着要面对指责，我终于明白了马克为什么经常发脾气。

我说今天专门倾听你的不满，你说说对我有啥不满吧。他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一听这不满还真不少。我说你慢慢来，一件一件说，比如从认识我那天开始。

结果，在我的启发下，马克坐在那里说了四个半小时！四个半小时，从新加坡飞到厦门了！我坐得脖子僵硬，腰都开始疼了，他还没说完。起初，我还拿笔记一记，准备他说完，我可以解释一下。

四个半小时后，马克说得心花怒放，他说开心了。原来他只需要倾诉，并不需要我解释、安抚或解决任何问题。

我说我概括一下，大致是两个问题：价值观影响对钱的想法和使用，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各种误会。他说这样看也没什么大事啊，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呢？我说你现在心情好些了吗？他说好多了。

对于要说话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机会说话，其实不需要解决方案。

多数情况被倒垃圾的是男生，他们不了解女生实际上只想有人说说话，但所有男生最怕的就是“听抱怨”。想象一下，有几个男生能坐四个半小时，不能站起来上厕所，不能去喝水，不能打断对方，必须专心致志、目不转睛认真地聆听对自己的控诉？

我要是心理学专家，这四个半小时的聆听，能赚八百多新币呢！

后来，我不等马克发疯，一看他开始找茬，我就让他“控诉”我。每次都从认识我那天开始说起，说了有两三年。慢慢地他自己都说烦了，越说越没什么可说的了，他的抱怨渐渐地减少了，最后竟然消失了。

抱怨是一些人表达情绪，甚至是表达爱的方式。我也从完全自闭，到慢慢地敞开心扉，学习把一些感受告诉他。结婚第五年，我开始把一些想法写在自媒体微刊《宽余时光》上。

世界上相爱的人非常多，能摆脱消耗模式的不多。止耗有解吗？

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别人无法给我们所需要的。清楚地告诉对方自己的需要，越具体越好。

记得一个朋友，在给老公的建设夫妻关系良性发展清单上写道：关注孩子成长，体贴老婆，爱护家庭……

对于男生，这样的建议没意义，不如写成：定期参加孩子家长会，周末做一顿晚饭什么的，能让男生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比如我，累时说一个字都太多了，我必须让马克了解，我有自闭症。给我时间和空间至关重要，逼迫我没有意义，越逼迫越适得其反。

当然，我也极大地改变了这种自闭模式，我写累了，就去找马克说说话，每天我都安排一个喝咖啡的时间，让他倒倒垃圾或抒发一下情绪。

其次，爱就要充其量地了解对方的需要，不要给对方自己认为

需要的。比如师母喜欢动，她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动，其实健康没有模式，动静因人而异。

再比如婚姻，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生活方式。

康德就坦率地说过他认为婚姻是一种消耗生命的关系，他无力掌控这样关系，选择把全部精力放在自身。有人认为他自私，但他集中精力专注地写出了对人类有贡献的伟大哲学著作。

两年半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是爱的最高境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总体上尊重对方，以同理之心去看待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及一切关系，接纳他人与我们的不同，充分允许别人做自己，至少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爱。

把爱发展成一种积极的情感关系和人际关系，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好地停止消耗，良性发展。

孙 宽

原名孙宽余，祖籍北京，国籍新加坡。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在香港、新西兰、美国等地学习和工作。做过播音员主持人、商人和教师等。2016年开始写作，创办自媒体微刊《宽余时光》。著有文集《遇见都是初恋》宽余时光系列。

小吃店编制的亲情故事

陈家骏

机缘巧合，观看了几集香港摄制的，有关饮食的节目。节目介绍了许多各具特色的香港餐饮，让人对香港的饮食文化，又有了多一层的认识。如新开张的小食肆，或是历史悠久的餐厅；有时是因为餐厅老板的特殊身份，有必要加以介绍。原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短片提出许多问题，总是在观看之后，让人深思。

一些历史悠久的小吃店，抑或是餐厅，年轻的第二代愿意接手，不为别的，只因年轻人不忍看到日益年迈的父母日夜操劳。一名原本在电脑行业服务的年轻人受访时说，一日与父母坐下吃饭，忽惊觉父母的双鬓早已染上飞霜，于是决定不时请假帮父母的忙。刚开始帮忙，一日下来，他才惊觉，从食材的准备，到开档做生意，直至一天的结束，不是“辛苦”二字可道尽。基于“不忍”，他决定辞职回家帮忙。另一名年轻人则是不忍心看到父母大半辈子辛劳开创的小店，在父母最后无法支撑下，就此画上句号。他父母卖的是传统糕饼——鸡仔饼、芝麻饼等，全是手工制作。可以这么说，每一块糕饼，都是一份心力及经验的结合体。他从初始的不太会做糕饼，到最后的游刃有余，间中所下的苦工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时代的进步，他也希望给传统糕饼注入现代元素；不过，在提出改革计划的过程中，因父母的守旧，不愿改变，导致两代人频频发生争执，到最后两老看到儿子对于糕饼的改良，果然奏效而愿意妥协。新时代的信息流量快速而且量大，年轻人受到启发，从而引发不同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终归一句话，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也不一定

是不对，也不一定是不好。两代之间，有必要好好沟通。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饮食行业的不易为。如果要结束行当，影响的不止是自己，还有其他人；也因此，餐厅的摊主做任何决定，皆要三思。该名摊主说，他的档口是家庭作业：大哥负责西餐，二哥负责车仔面，姐姐充当服务员，一家子一起干活，一做便是接近一辈子的事。许多客观因素，加上心力皆疲，他实想结束营业，另谋高就。但哥哥、姐姐的将来会是如何？电视记者访问他的姐姐：在一起工作，兄弟姐妹是否会有摩擦？姐姐面无表情地回应道：小小的摩擦肯定是有；大家天天见面，都知道这一整天下来发生了什么事。闲下来时，大家几乎是无话可谈，又何来争吵？但当记者问到她的弟弟疼不疼他们这一家子时，姐姐忍不住说：他是爱哥哥、姐姐的。眼神流出的，除了关爱之情，还有疼惜。她继续道，因弟弟的不忍心，所以努力支撑着这家店。饮食业赚钱吗？摊主是不是看在利润的份上，才会苦苦经营？

夜深了，镜头紧跟在摊主身后，直到他把店面清理好，准备回家，一路尾随。在他走入巴掌大的屋子里时，此时耳畔传来摊主的旁白。他低沉的嗓音道：时间晚了，家人都睡了，他不想开灯，怕吵醒家人。他走两步，直接躺在一被褥上，拉起被子，道了声：晚安。镜头下，在聚光灯的边缘，是模糊的纸箱、纸盒，拉拉杂杂的物件。随着灯光渐暗，这一辑的故事也落幕了。

还有另一家庭档口，情况异于前面所提。这小小的一片店，店主是退休的爸爸和辞职来帮忙的女儿。女儿说，父亲退休，日日在家。太空闲的日子，她唯恐父亲会闷出病来，于是掏钱和父亲一起开了这家店。店十分小，只能容纳几个人，大家齐坐下，谁要在店里行走便成问题。女儿说，有时处理了当天的琐屑事，已是半夜两三点，回家后早累得不成人形；没想到第二天起床，这才发现清晨六点，父亲已到店铺准备开档做生意。做女儿的说，他们这些老一辈子的人都是超人，说完摇头。她在说话时，会不时瞥一眼在柜台后忙着的父亲，眼神里是有许多的不舍。她舍不得的是父亲如此劳

累，却又高兴父亲变得这么有活力。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什么都不做，才是享清福；殊不知，人有活下去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能不断地动手做事，能不断地在生活上动脑筋，存在感便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生活的价值，取决于“动”多少；什么都不动，人便活得没有意义。

前些日子，在新闻中不断读到本地的几家老字号小吃店、小档口，摊主因年迈，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只好选择结束营业。后来，新闻变成这样的报道，转述摊主的话，若有人肯出钱，便把烹调奥秘和招牌一并送与。其实，这个改变，应该是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老人家实是舍不得这苦心钻研多年的手艺，就此消失。看了这样的报道，有时会觉得难过。为个人，还是为家庭付出，永远是一场拉锯战。像香港这样的子承父业的案例，本地记者是不是也该查寻？我们都相信，人心肉做，孩子因不忍而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完成并继承父母的事业，在新加坡也应该是有的。总之，这样的故事，读来总让人心里掀起不小的波澜。我总认为，在传统的文化素养、在潜移默化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人性中最美的孝心，是一种天性，也是本性。

印象较为深刻的其中一集，受访的是街头一角，一家小吃店营业的最后一天。记者问小吃店老板的太太：你难过吗？受访者道：难过是当然的；不过，难道要哭出来才叫难过？这一天，大家最是忙碌，许多搬离这一区的街坊邻居，听说这是小吃店的最后一天，都纷纷回来光顾。记者问一名食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食品？受访者说：“老实说，食物不是最好吃的，但大家熟了，吃着、喝着、聊着，便是一种人情味。”小吃店之所以结业，主要是租金贵。另一家米其林榜上有名的甜品店也打算结束营业，理由是业主看到甜品店“升级”了，顾客也多了，于是将租金涨了百分之120。这实在是十分不可思议。不知这些业主，是否读过《下金蛋的鹅》的故事。鹅给宰了，金蛋也没了。新加坡的食品价格不是也在不断上涨吗？追根究底，还是因为租金贵了。以往跑步累了，便到附近

组屋楼下的小小饮料店买豆花水，开始时是一杯五角，几个月后，五角变八角，一年后，一杯变成了一元两角。这涨幅超出百分之五十。租金上涨，受苦的是摊主，他们最后的选择多是结束营业，业主大可说再找个人把铺子给顶下。话是这样说没错，但这样的恶行循环，这样国家，“民”无法“安”，“国”又如何“泰”？

终于，到了小吃店打烊的时间。

店主做最后的收拾：该拿的拿，该扔的扔。其中一面用毛笔写上各种小吃店出售的食品的镜子。店主的太太说，这个跟了他们很久了，要带走。

镜头下，人都走光了。

长满岁月痕迹的铁栅也给关上了。此时大门像个老朽的嘴巴，想说一些话，可仔细一看，看到的，却是他一张因悲伤而扭曲的脸，正无声地哭泣……

陈家骏

曾任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高级讲师，现执教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文学语言学部。著有《午后是猫儿散步的天地》《踩着黄丝带走回家的路》等。

时间都是光，但凡不要泯灭它。

每一天一件琐碎都可以很抢眼，比如搭地铁被女人高跟鞋踩一下、午饭时候公司鱼缸里的金龙莫名飞跳出来，又或者不小心与肥胖的女人相撞，你身体还在震荡而对方望着你在傻笑，你便会体会到——矮小之不能承受之重。

理发。我喜欢修理头发，喜欢一对一的感觉，可以单独同另一个人交流自己的需求。成年后，都钻进流行发型屋，指定发型师来修理头发。更换了许多不同的发型，才发现变得最多的是光与阴盘旋的年轮。越新潮的剪裁，越怀缅曾经父亲只懂和理发师说的：“飞短”。

在家的小市镇，五脚基上的理发店在当时的大人们都喊“飞发铺”，门边总是会挂上个会旋转的彩灯，传统式的讯息传递，以免修发人迷路。天一黑了，便与街灯相依互献。父亲推开两扇自由来回的小木门，我小小个的低一低头弯个身就钻进去。墙壁上几乎贴满了明星海报，过时的不过时的，就一堆男女。若要等候，随意翻阅妆台上的漫画。龙虎门、天子、中华英雄，80年代风靡的港漫，尤其黄玉郎，四方麻将头挂一副眼镜，嘴唇上似给一列火车拉黑过的髭须。老夫子，黑白篇页，六个格子，人生百态，王泽巨著。

“早晨啊大哥！带窠记来飞发啊！”身穿白衬衫的Uncle会放下报纸脱下老花眼镜，立即起身。“照旧，帮他飞短。”以前的理发椅铁稳在地，小时候觉得它们长得很Transformers。Uncle拍拍椅子调回原来的位置，把一条木板架在两柄

扶手之间（孩童专利）。我很自然地伸出双手，父亲二话不说地把我抱坐上木板上去。噢，看见镜子了。扮鬼脸，挤眉弄眼的，从头到脚都被镜子照进去了。Uncle拿一张白布甩一甩，围在我脖子上，再用一枚发夹咬住。我一颗头钻入一朵云的小不点。转过头，爸爸的脸就在隔壁。顿时，和父亲的高度相当合并，我在镜子里和他打招呼。

Uncle示意他的女儿来给我飞头毛，他给我父亲洗脸刮胡渣掏耳朵。他取一块小毛巾塞进父亲的衫领，先用湿毛巾把脸给抹抹，打开罐子取出刮胡膏，白色的膏分布均匀涂在父亲的脸腮上。接着，拉开银色的刮胡刀，技巧地、慢慢地将埋在膏下的须毛剃刮。然后，到我了。Uncle女儿牵起我的头毛，让剪刀张口嚼碎，飞发走黑丝遍地万千。忽然，一阵不间断的电动声响在耳边。“把头往前压低一点。”女生轻轻地按我的头，拿起电动剃刀在后部修剃最后的步骤。皱眉紧闭双眼，刺刺带痒的感觉蔓延脖子四周，没风吹也凉了一季，鸡皮疙瘩是颗颗分明地印在臂上。抖音终止，女生除下套我身上的白布，用小毛巾拍拍粘我脖子上的头毛，再给抹抹婴儿牌爽身粉，小功告成。父亲还在掏耳朵，我再一次和镜子里的他打招呼。

如今“飞短”这词已经没在我耳里再循环，它只能吐生吐长在他嘴里。现在偶尔路过任何发型屋，都爱往里头瞧一瞧。大部分人不看镜子了，看桌旁设置的小电视或手机。我却还是那么爱从镜子里看发起起落落，镜子里的我曾用目光剪辑段段丝丝记忆。发那么重，一落地，便也能打发寂寞。

往日如光的密码，偶然接驳，打通后来的天长地久。

欧筱佩

生长于大马霹雳州怡保，新加坡永久居民。曾获新华文学青年诗歌奖、新加坡金笔奖、大马槟州华微型小说优胜奖、嘉应散文佳作奖等。作品散见于新、马、港台报章与文学杂志刊物。

为避开吵杂喧闹的人群，我在潮州城住了一夜便搬离，来到大山脚边的度假村。从网上得知这山脚下有一间环境清幽，景观特美的温泉度假村。对此产生莫大兴趣。尽管家中大弟猛泼冷水：哎！骗人的，把水加热了，就叫温泉。对我来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抵达汕头机场，立刻向来接机的堂弟询问。他说：是地下热水，当年艰苦岁月，吃的是大锅饭，家中不能升火，我常常偷偷带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番薯叶，用那滚烫的热水，把番薯叶烫熟喂猪。后来表弟也说，那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基地，他曾和同龄的同伴藏身在那儿受特殊训练。他们利用乌鸡山作为天然屏障，躲避敌人的攻击；在大冬天里，就是这地下热水让他们不被冻僵，又能把从邻近村落偷来的鸡蛋烫熟。在那苦不堪言，饥荒挨饿的日子里，让他们尝到人间的美味。

我果真入住温泉度假村。那是一家装潢颇具特色的酒店，论规模中规中矩，论格调也就一般；流在小沟里滚滚冒烟的水，说明这里果真有天然温泉。

搬离酒店那天，表妹婿来接我，说：姐，我带你去看一个秘密基地！外人鲜少去！

我愣住，瞪大眼，问：秘密基地？不就是这里吗？

表妹婿神秘地微笑，摇着头。为了好奇也难得大家都有雅兴，便相偕前往。车子沿着崎岖不平的小径徐行，周遭僻静，林木森森，只闻虫声唧唧，没见人烟。车子颇颠簸，坐在车里摇摇晃晃。我们开始放慢车速，最后只好弃车步行。

十多分钟后，眼界逐渐开阔。正午的阳光是炫

目的，投下刺眼的光辉。极目看去，荒草萋萋，树茂草繁；就在那高低起伏不平的斜坡上，累累的石雕群，神奇又梦幻熠熠生辉地伫立在草坪上，数数约也有百件之多。它们或蹲或坐或站或躺或卧，或仰望或俯视，神态各异，姿势不同；真是千姿百态，造型迥异，蔚为奇观！

沿凹凸不平的小路走，先入眼帘的是左边《八仙过海》的石雕群，那些我们小时候熟悉的神话人物个个活灵活现出现在眼前，如铁拐李，如吕洞宾，何仙姑等等，有的神情滑稽可笑，有的道貌岸然。来到较平坦的羊肠小路，路两旁共伫立了12对石雕，共24尊，原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孝。孝子身高半左右，有的有家人相伴，有的孤身一人。每个孝子身上都钉块牌子，写上名字及四句诗。

沿着石阶拾级向上行，野草及膝的右边草坪上，18罗汉或喜或怒或悲或哀或乐，嬉笑怒骂笑看人生百态。再上一梯阶，圆圆的一个平台，18座裙带飘逸的观音，一座座法相庄严，慈眉善目，示相度化世间苦海浮沉的芸芸众生。

叹为观止之余，以为到此为止，该画上完美句号。那知不然，最精彩的压轴好戏是：身高约二米的送子观音像，凛然庄严地屹立在直径一米多的平台中央！至此，才是全场最出彩的焦点。

居高处，放眼四周，心有戚戚焉。在那段饱经摧残的苦难日子里，似乎唯有宗教才是救赎普罗大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心灵！而就在这荒山野岭，深山老林中有这么一大批保存完好，抚慰人心的石雕群，是多么难能可贵！《送子观音》不就是寄予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心中的愿望？

我诚心地祈愿这群赏坡上清风，观林间明月，日饮甘露，夜沐星辰，不食人间烟火的诸仙众佛们，能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继续在这小块与世无争的净土上自在逍遥，不要沾上半丁点商业色彩！

梅 筠

原名辜楚霞，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安。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秋风萧瑟萌南洋》等八本集子和一本合集。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

五十多年的情谊

民
迅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在加东中正中学总校高中部求学的时候，全班有40个左右的同学，毕业离开学校后都各奔东西，有钱者谋求更高学位，进入大学求深造，没钱者离开学校后就去找个职位。在60年代初，大多数的同学都生活贫困，想再深造也没有机会，只有到社会上去寻找工作，幸运者很快就找到工作，我算是幸运者，得到母校校长的帮忙，介绍我到格兰芝村的导群学校去任教。

高中毕业后同学各分东西，居住在新加坡的不同角落，但是，交情较深的同学多数都有联络。开始十多年，大约有十个同学和我有互相联系，常相约到某个地点喝茶聊天。成家立业之后，家务事忙，加上居住的距离较远，便再也没有继续联络。毕业离校至今已经五十多年，和我几十年不断联络的只有三个同学，一个姓陈、一个姓罗，另一个姓蔡，三个人和我住家距离都很远，我住在武吉巴督区，陈同学住在榜鹅，罗同学住在樟宜。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至少会有三次在不同的地点聚会，喝茶聊天，但几年前，我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无法到远处去，只能要求他们中午时分到我家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聊天，然后由我请吃午餐，这是我最难得的友情。

另一位初中一时和我同班的蔡同学，虽然只相处一年，但是友情深厚，离开学校后到现在五十多年，每年来都有来往。可是这一年多来，他已经失聪，每次我打电话给他，都是由他的太太接听，然后转告他聚会的地点。前几天，忽然想到好久没有和他联络，便打了个电话给他，想约

他来咖啡店喝咖啡聊天，然后用午餐，他的太太接听后，告诉我她先生现在无法走路，出门必须靠轮椅，由女佣照顾。我听了真替他难过，我便对她说：多两天我到他家去看他。她的太太告诉我，他们已经搬家，把四房式卖掉，买了一间三房式组屋，还叫我不必到她那边去，她先生常说他要到武吉巴督，意思就是要找你聚谈。找一天让他坐上轮椅，让女佣推着，一起到咖啡店去。她说等多几天再和我联络。

五十多年来和我交情很深的还有一个同事。我在导群教书的第二年认识。他姓林，由于我们常在课余时间交谈，放学后一起到附近的咖啡店用午餐，或是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由于他住的远、加上校长对教师非常苛刻，第二年他就申请到别间学校去任教了。这位同事比我小两岁，离开学校五十多年，我们每年轮流到对方居住的市镇见面，在咖啡店喝茶聊天。五年前，他忙着照顾孙子，每年只能在学校假期才能相聚。三年前，才几个月没有联络，哪里知道有一天早上，我翻阅《联合早报》，忽然看到讣告栏上出现他的相片，我心里涌起一股不知如何形容的难受。当晚我和老伴到殡仪馆吊唁，一到灵前，我禁不住哭起来。他太太告诉我他是患了胰脏癌去世，当时医生说只能活四个月，果然四个月就归天了。哎！人生如梦，谁也无法预测自己的生命。唯有希望他在天堂过得愉快。

生命无常，将来自己会怎样走完一生，我们自己无法做主，一切由老天安排，无论如何，我们每天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就是，过一天赚一天！一个人的一生最多只能活到一百岁，但能活到百岁的有几个！不管你能活到几岁，最重要的是要走时无病无痛，那是最大的福气。世上多少人能如此，毕竟是一个未知数。

民 迅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以写散文为主，著有多本文集。

友人传来一组照片，说是由黑白还原彩色。原来现今科技还真的厉害，当年的黑白照也能变回彩色？云南园梦回系列之彩色梦幻是这一组照片的题目。1973年，工管系银财组云南园庆中秋。多少年了？46年，近半个世纪了。是啊！大家都已坐六望七，友人说的。当年的意气风发，是否真的：灯火相传，点燃希望，照亮前程。

“照亮前程？”当然。有人已成商界奇才，有人是上市公司老板，有人捞得风生水起，当然也有人郁郁不得志。同人不同命啊！信哉。

当然也有人英年早逝，奈何！

梦回云南园，最值得珍惜的是当年纯纯的友情。那些一起上课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起嬉笑的日子。如今，除了少数仍有联络之外，其余的，都已如东逝水了。和我最要好的桂楠，自嫁作医生妇后，已没有来往了。当年她结婚时，还是我们当姐妹的，还为此而请假呢，伟大吧！平英呢？如今可安好？亚妹呢？回太平了吧！玉贞，好想念你啊！

在云南园的一千多个日子，除了念书，上图书馆找资料，上建国堂做电脑作业，最多的，是在学生楼活动。跳舞、唱歌、演戏。还有观摩会、迎新会，我好像忘了我是工管系的学生。不喜欢工管系，从第一天进南大，迎新会、主任致词、学长训话，我就打从心底不喜欢工管系。想转念会计，又因第一年的会计科成绩不好而不敢轻举妄动。第二年读的成本会计于是尽全力，也只拿了个A，没有特优，失望之余也只能留在工管系工业组。我看不惯她们的涂姿抹粉，她们也

看不惯我朴素无华。就有别系的女同学对我说，衣着太朴素，别人会以为你是左派的。什么左派右派的，我可不懂。我是来念书的，不是来搞政治。

但还是忘不了第一年在永祺厅包膳，因为膳食不好而频频用筷子汤匙敲打桌面的那些恶作剧同学；到图书馆念书累了到顶楼美伦吃包子，然后把玻璃杯子丢下楼的实验；整座女生宿舍被小偷潜入不见的只是笔记和日记而钱却安然无恙的离奇；研讨课时拿满分的作业被同学“借”去参考而不被通知等等。

毕业后最想进政府部门，却因为是铁饭碗啊！面试时因为英语不灵光，被喷了一鼻子灰。面试官一点也不留情。“你在大学里都干了什么？英语也没搞好吗？我现在给你机会，是送你上死路。到时报告写不出来，哭都没有用。”

后来是因为陪同学申请进教育学院，糊里糊涂地进了教育界，起初还能学以致用，教的是会计。到后来情况改了，不想以蹩脚英语误人子弟，便改教华文。这一教，就教了30年。

是啊！30年，这可不是短日子。就如任职报馆的朋友就很狐疑。“你怎么一呆就呆了30年？没想过跳槽吗？”她就是早报晚报新明的跳来跳去，但，不也还在报界吗？

不能学以致用，许多人都认为太浪费了。还有人认为是大材小用，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自认绝不是什么大材。能够作育英才，也算不错了，只要不误人子弟就好。

就像刚毕业时，玉贞就叫我利用空档时间好好去上会计课，取得一纸文凭然后当个会计师。可是教务繁忙，加上生性也不那么进取，也就这么一天过一天了。

回想前尘往事，有苦也有乐，有喜也有悲。往后的日子，但愿是“夕阳无限好”，而不是“惆怅近黄昏”。

灵犀

退休中文教师。著有《花雨中的梦》《青春别走》《总有一条路》《冬恋》等。

谁要是悲伤

辛
华

《谁要是悲伤》是中学时代上音乐课时唱过的歌。歌曲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它带有进行曲式的音符，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就是不知创作者是谁？歌纸没写，只知道是一首本地创作歌曲。

《谁要是悲伤》在那个年代经常被人传唱，记得电台的一个“歌曲教唱”节目，也曾经教过。后来听人谈起创作者生活很悲伤……说的人没有继续说下去，也没人敢问，留给年轻学子一个很大的问号。至今仍不知作者曾经有过怎样的生活际遇？

第一次听到《谁要是悲伤》以铜乐队伴奏这首歌曲，便是由儿童剧社、青年剧社联合演唱的，间中还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朗诵。

当这首歌在脑海里几乎被淡忘时，忽然7月13日早报的讣告版登了吴鼎风（马人）逝世的消息，享年87岁。于是开始有人在手机群组里互传这首歌，终于知道他就是《谁要是悲伤》的创作者，也一睹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一众友人刊登的追思挽词，形容他是“人民音乐家”。也许他还创作过其他曲子，我并不知道，但最广为流传的应该就是这首《谁要是悲伤》：

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奔腾的海洋，海
涛奏着生命的歌，一片激情地歌唱。活着就不该悲伤，活着就应该向上，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海洋。

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初升的朝阳，朝阳光芒万丈，朝阳充满着热和光，活着就不该悲伤，活着就应该向上，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朝阳。

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雄鹰在翱翔，英勇的

雄鹰扑向江面，在风涛里高歌引吭，活着就不该悲伤，活着就应该向上，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雄鹰在翱翔。

但愿在时光的长河里《谁要是悲伤》会一直传唱下去！

仅以此文缅怀令人钦佩的音乐家——吴鼎风（马人）先生！

芊 华

赤道风出版社出版人，新加坡作协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

又逢父亲

唐洪贵
(中国)

有些时候，我感觉父亲还在某个地方活着，他知道我的一切，但我找不到他。

偶尔做同样的梦。梦见父亲，又黑又瘦，很虚弱。他说去了很远的地方，好不容易赶回来了。在梦里，我庆幸父亲没有去世，仅仅出了一趟远门，但又迷惑，眼前的父亲好陌生。

去年回家，在富荣歇脚，看见街边卖洋芋的老人，很像我的父亲。我一时恍惚，莫非父亲已经投胎转世？……这个念头太荒唐，父亲去世二十多年了，即便投胎转世，也还是一个年轻人，而不是眼前这样一个老人。我有些紧张，有些胆怯，迷迷糊糊地挪到他的面前。

我看他那张黑脸，木刻似的皱纹，稀疏焦黄的胡须……他也惶惑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父亲一样的卑微，一样的怯懦，一样的善良……

“小伙子，你不像是来买洋芋的哦，没关系，看啥嘛，这是沙土洋芋……”他老鸭腔调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我的父亲。我好像得到了解脱，有点失望，也有点尴尬。

买了洋芋回家，告诉母亲，我遇到父亲了。母亲说我是疯子，疯子才胡说！

父亲去世前一年，我的孩子还在月子里，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偶尔大小便也会失禁。但他怕剩下的日子里再已见不到自己的孙子，硬叫我把他从医院里接了出来。他抱着孩子，看着孩子粉嘟嘟的脸，呵呵地笑着，笑得老泪纵横。

晚上，我给父亲换了新床单，在他床下搁了便盆。刚睡下不久，父亲大便失禁了。我很生气

地说：“爸，不是给你搁了个盆吗？你偏要拉在床上！”

父亲一脸的歉疚，搓着手，喃喃自语：“老不中用了，咋就没有搞赢呢，还是拉在床铺头喽。”说着，父亲脱去帽子，想用帽子去揩床单。

我忙说：“不用了，搞得烦！我明天去洗。”

“还是我去洗，你不要吵醒他们母子俩。”父亲用的似乎是祈求的语气。

大约凌晨4点的时候，朦朦胧胧听见断续而又迟疑的敲门的声音。因为当时我困倦得要命，只是神智模糊地翻了一下身，又睡过去了。

6点过起床，发现父亲床上空空如也，慌忙开门。大片大片的雾气摇摇摆摆争先恐后地挤进门来。雾气中，灯柱里，我的父亲一脸乌青，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旁边有一个盆，盆里是刚洗过的床单，拧成了粗绳状。显然，父亲怕影响我们睡觉，到楼下公共洗衣台去洗的床单。

我的心被蛰了一下，心疼而带着怨气对父亲说：“不是说我洗吗？谁叫你去洗的？”

“你白天忙，看你累得遭不住（受不了）。”

“那你要洗唻，白天去洗嘛。”

“白天人多，你这又是单位，不比我们乡下，怕影响不好。”

“你关啥子门嘛？”

“我出门没有关紧，可能是风干的。”

“多冷啊，你……就在这冷地上……”我哽咽了，忙扶他进屋。

“没啥子的（没关系），我敲了几下门，又想起会吵醒你们……娃娃吵，明天你又要上班。”

我低下头，假装扶他上床，撩起床单的一角，揩去了汹涌的泪水。

半个月后，父亲终因医治无效去世了。

二十多年了，生活忙碌，很少想起父亲了。一个人走了，就

像红辣椒落在地里烂掉，就像核桃落到地里生了霉。有时想起他，又觉得他像一个模糊的影子。父亲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在他那个年代，对他来说，照相，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我有办法看见他的样子。父亲去世前几年，因为浮肿，脸变白变胖，很像我现在的样子，于是我端详镜中的我，虽然不很像父亲，但至少能看见父亲的轮廓。如果还想看得真切一点，生动一点，我就快速掠过穿衣镜，一边扭头看镜，我的脸，酷似父亲的脸，一晃而过……

唐洪贵

来自中国，在中学任教。

故乡的小河

（中国）
欧正中

故乡的老家门前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河水一年四季都在潺潺地流着。我离开家乡许多年了，河水依然奔流在我的心里，因为那里珍藏了我童年许多美好的记忆。

河水来源于山谷，干净清凉。那时，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会沿着河边走上两三里路。提着鞋，光着脚丫，踩着细软的河沙，享受这凉凉的河水浸润肌肤的快乐。有时，我们会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静静地望着河水出神。河水在布满细石的河床里，激起层层细浪，演绎着一曲精彩的交响乐，乐声并不雄壮，但绝对悦耳动听。如果口渴了，我们会在有水草的地方，趴下身子，美美地喝上一气。

冬天的小河会呈现“山高水低，水落石出”的景象，但绝不会干涸。越来越多的石头露出了水面，石头的表面被河水冲洗得十分光滑，各具情态。石头上还流露出各种花纹，在它们的衬托小，那平静的河水似乎少了几分寂寞。

但只要春雨一来，河里便开始热闹起来。河水不断地往上涨，慢慢浸过石头，那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石头，让原本单调的河水又多了许多画面感。石头又像一个个琴键，让河水不断地奏出各种美妙的音乐，河流开始唱歌了。昼夜不停，不知疲倦地唱着春天的歌谣。这时候，母亲会把睡了一冬的床单、被套收拾好，背到河边，选择一块光滑平整的石头，用洗衣棒不停地敲打，沉重而有力，富有节奏，似乎正在敲醒沉闷了一冬的河床。我在一旁，把母亲洗过的床单、被套，逐一放进河里，让河水帮我清洗。随着气

温的升高，小河便真正热闹起来。这时候，河流水位升高，水流湍急，水声喧嚣。水性好的，会在大中午来到河里游上几十米。我们这些旱鸭子，则在水浅处扑腾，累了，就静静地卧在水里，看鱼儿在身边绕来绕去。夜晚，我们会在河边歇凉，看星星在河里一闪一闪，忽隐忽现。听河水的喧哗，和着两岸稻田里的蛙鸣。享受着清风从河里带来的阵阵凉意。直到夜深，睡意袭人，我们才渐渐散去。

夏天的牛儿也特别的恋水，只要听到河水声，便迈不开脚步了。兴奋地哞哞叫着，非要到河里去洗个痛快，才会上岸。趁着牛儿洗澡的机会，我们也会在河边尽情嬉戏。打水漂，看谁打的个数多，看谁打得远。玩累了，就在沙滩上踩脚印，写大字，然后用河水一遍又一遍地冲平。当然，有时我们也坐在石头上，望着远去的河水出神。

进入秋季，河流水位开始下降，水流平缓而稳重。放学回家时，我们会把书包丢在岸边。光着脚丫，下河摸鱼。鱼儿常停留在石头下的缝隙里。我们小心地把手伸进去，突然伸手一捉，虽然能捉住鱼儿的时候很少，但手碰鱼儿的感觉就足够让我们惊喜了。其实，我最爱捉的还是螃蟹。我知道螃蟹总爱躲在水浅处的石头下。只要看见石头下方有一个光滑的新鲜的小洞，搬开石头，下面准会有一只螃蟹。如果是在河边泥土里有一个这样的洞，里面躲着的则是一只大螃蟹了。要想捉住大螃蟹可得费点功夫。伸根小小的树枝进去，让螃蟹钳住，然后把螃蟹拉出来，这办法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奏效。因为螃蟹看似笨拙，其实不傻。刚拉出一小段，螃蟹就松开了它的大鳌。有胆量的小伙伴直接把手伸进去，结果往往被螃蟹的大鳌钳住，痛得哇哇直叫。我总是把手沿着洞的右边壁小心地伸进去，当探测到螃蟹大鳌的准确位置后，再迅速地用手指捏住大鳌，快速地往外拉。当我把一只大大的螃蟹放在小伙伴们面前时，他们常常佩服得五体投地。

许多年没回过故乡了。不知道那条小河是否改变了我儿时记忆

的模样。但河水的淙淙声依然时常潜入我的梦乡，让我的异乡梦里多了一曲故乡的乐章。

欧正中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在《词刊》《微型小说选刊》《延河》《今古传奇》《散文诗世界》《小小说月刊》等多家报刊杂志。获得2018年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优秀奖、2018年“北岳文艺杯”山西晚报全国小小说大赛三等奖、《中国校园文学》第二届教师文艺赛中学组二等奖。

谢谢你愿意聆听我的故事

黎星晴
(中国)

“施暴者向我道歉时顺便指出我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被欺凌，尽管我应思考自身不足，强大自己，但如果他真心向我道歉，这不是他该对我说的话。”我发微信向朋友诉苦。

“你要放下过去。”他劝我。

“我无法放下，他们说我是因为同性恋才欺负我的说法本就是他们想将欺凌我合理化的借口。小时候，我和同班一个女生是朋友，他们甚至谣传我和那位女生已是校园情侣，导致那位女生不理我。”

“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原谅他们，我做不到。但我不会让自己对他们的仇恨影响现在的生活。你将过去的事写成文章有什么用，是和自己置气吗？谁会去管别人，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关心你？”

“即使没有人关心我，将过往无法释怀的经历书写成文章，分享给他人，我每次都会获得片刻的宁静，愤怒的间隔也不似从前那样频繁。”

“我不知你将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撰写成文发给老师们的行为是想引起他人注意，抑或博得同情，但假如你某天过得开心，便会知道我试图告诉你的的是什么，我会一直支持你。”

与他的后续对话，已切换至临近新年，爷爷忽然病发住院，我与爸爸轮流照顾爷爷。

我们再次谈起校园霸凌这个话题，我告诉他当年因为那群恶霸，我甚至不敢去厕所和公共浴池。

“他们不让你去厕所吗？”他问。

“不是，他们下课围在我身边欺辱我，我不敢

去，怕他们跟踪我。”

他追问，“那你有大小便怎么解决？忍着吗？”

“对，忍着。”我回答。

“你不去公共浴池，那你不洗澡吗？”

“我会选择自认为不会遇见他们的时间段去洗澡。”

“听得我好心疼，如果当年我在你们学校，我会出手帮你，他们就不敢再欺负你了。”

“你不一定能帮到我。”我悲观地评价。“我们学校当年不止我班有班级混混，比我们高一届的也有。”

“我有正义感，力气大什么都不怕。”他回复我。

“万一他们排斥你怎么办？”

他听后无奈的叹气。

如果当时他真的在我们学校，并在施暴者开始欺负我没有多久便即时制止，是有可能阻止霸凌者持续欺辱我的。



假如当年老师负责任即时制止霸凌者，如今便不会有一个痛苦万分，无法走出霸凌阴影，只能将痛苦经历撰写成文发给他们缓解抑郁的我。

去小镇公共浴池洗澡某天不巧遇见同学，他虽然不是欺凌我的人之一，我仍害怕他会把浴池遇见我这件事宣扬出去，他友好地与我打招呼，而我不敢理睬，我害怕霸凌者知道我去洗澡后，会想扒我衣服看我裸体，拿我取笑。后来，别人提起那位同学洗澡时遇见我，我撒谎称他认错人，我没有在浴池遇见过他，那名同学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承认这件事，他为报复宣称我明明是男生却自己是女生（我曾因避免霸凌，将自己伪装成女生），是为了更好地亲近女生。种种迹象皆表明霸凌者与同学从未认为我是同性恋，他们认为我是喜欢女生的异性恋。

失学两年后，转换一个新环境继续学业，从此，我再没有将自己伪装成女生避免欺凌，自然地进出公共厕所与浴室。

“我很想反问那些质疑我撰写校园霸凌文章的人，他们和我究竟有多大仇恨，居然在知情我经历校园霸凌六七年后抑郁退学，淡然评价这一切只是孩童间的无害玩笑。他们和霸凌者或者对方家长有着怎样关系？袒护纵容施暴者。他们可以认为事不关己，有权利选择漠不关心。但他们没有资格评价校园霸凌是玩笑。谢谢你耐心聆听我的故事，安慰我。虽然我偶尔也会脆弱迷茫，但不会因脆弱将玩笑误认成霸凌。”

用微信将这段文字发送给他，我意识到自己如此幸运。

上学期间作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没有人想要和我做朋友。

现在，却有人愿意耐心聆听我的故事。

真心鼓励，支持我。

谢谢每一个愿意花费时间阅读我所写文字的你。

爷爷住院十几天后出院，爸爸回家后对我们讲述爷爷休克时叫嚷着奶奶的名字。

听闻此事，我眼眶湿润，遭遇霸凌期间，我最希望的便是这一

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我醒来后，奶奶在自家院中照顾着她的蔬菜与母鸡，爷爷忙碌地打扫房间，起床后我便可以如同过往每一天般无忧无虑地玩耍。

我不得不面对现实，虽然它现在是残酷的，但我喜欢生活中简单的美好，比如迎面过来的微风，清晨的爽朗气息……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便可以释放片刻抑郁与压力，第二天醒来后安静地躲在温暖床被里微笑。

黎星晴

原名杨松，作品曾在《澳门故事期刊》发表，经由台湾博硕文化出版过《暮色中的我们》与《泪芒》。

“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上帝就是这样对待爷爷的。

爷爷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的中国社会很复杂，经济和社会很落后，农村更是萧条。爷爷三岁的时候，曾祖父就被抓去当兵了，到底是在哪个“军阀”服兵役，一直到现在也无法考证。曾祖父走后，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似的，再也没有回来过。在那个兵荒马乱、饥饿横行的年代，曾祖母从小就带着爷爷上山摘野果、挖野菜、挖观音土，把野菜煎熬成稀饭，用来填饱肚子度过艰难的岁月，孤儿寡母在窘境和饥饿中坚强地活了下来。

在那个年代能填饱上肚子都是一种奢侈，读书更加不敢奢望。爷爷这辈子没上过学，这是他一辈子最苦恼的事情。爷爷八岁的时候，厄运再次降落到了爷爷的身上，爷爷生了一场大病，病奄奄的差点就断了气。那时乡镇里没有医院，家里没有钱请郎中给爷爷看病，曾祖母就自己上山挖草药，回来使用煤砂罐药罐给爷爷煎熬吃。爷爷从阎王殿那里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病魔却夺走了他的左脚，注定爷爷这辈子的人生是在颠簸、坎坷中度过的了。

爷爷渐渐长大，他的左腿也渐渐地萎缩了，他内心开始自卑了起来，不敢抬头看人。因为他的左腿是残疾的，根本使不上劲儿，挑担东西，甚至是走路，那只残疾的左腿总要用尽力伸长用脚尖垫到地面上，配合着右脚，才能勉强地向前挪一步。受到伙伴们的凌辱，爷爷可以忍受。对于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来说，做不了田地里

的农活，是一种羞耻。爷爷哭了，哭得很伤心。曾祖母便安慰爷爷说：“除了那条左腿，你和别人一样，也是个完美的人。”曾祖母又说：“一朵漂亮的玫瑰花，它的根茎还有刺呢，更何况是人！”

爷爷不仅腿残，而且脑子也“残”，村里人这样评价爷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有父亲的爷爷更是过早地当起了家，爷爷成了曾祖母的好帮手。有一次，曾祖母叫爷爷拿家里的鸡蛋去集圩上卖，临别时，曾祖母再三嘱咐爷爷说：“一个鸡蛋卖一个铜板，少了不卖！”幼小的爷爷嗯嗯地点头应是。于是，爷爷拿着用竹篮装着的二十多个鸡蛋一路跛着脚颠簸地来到集圩上。爷爷在街道的角落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然后把鸡蛋摆放出来，这时他才发现竹篮里有几个鸡蛋烂碎了，蛋黄液粘着其它的鸡蛋，粘粘的。爷爷到路边扯来黄金树的叶子，把鸡蛋上粘着的蛋黄液擦干净。集圩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街角摆卖鸡蛋的爷爷。一直等到下午，大阳晒得爷爷满头大汗，仍然没有人来问津，幼小的爷爷有些沮丧了。爷爷的那条残疾的左腿引起了一个有钱人的注意。那个有钱人走向了爷爷，同情地问：“鸡蛋怎么卖？”爷爷吞咽了一口干渴的口水，小手擦着脸上肮脏的汗渍，噘着小嘴说：“一个鸡蛋一个铜板！”那个有钱人瞥了一眼爷爷残疾的左腿，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爷爷的头，说：“两个鸡蛋三个铜板，你的鸡蛋我全部买了！”爷爷第一次来集圩上卖东西，没读过书，也不会算数，爷爷就照着曾祖母的嘱咐说：“一个鸡蛋一个铜板，少了不卖！”……那个有钱人咯咯地笑：“两个鸡蛋三个铜板，你的鸡蛋我全部买了！”爷爷坚定地说：“不卖！一个鸡蛋一个铜板，少了不卖！”那个有钱人是有心想帮助爷爷的，爷爷没懂得按照有钱人购买他鸡蛋的价格，每个鸡蛋他就会多赚半个铜板。最后，那个有钱人叹气地摇了摇头，按照爷爷说的“一个鸡蛋一个铜板”的价格全部买走了鸡蛋。爷爷高兴地攥着铜板小跑着回家，他学会讨价还价做生意了。回家后，爷爷就把今天在集圩上卖鸡蛋的事情告诉了曾祖母，当时家里有其他妇女，爷爷一说完，家里的妇女便咯咯地嘲笑

了起来。一下子，爷爷卖鸡蛋的“傻事”便在村里传开了，说爷爷“一个鸡蛋卖一个铜板，两个鸡蛋三个铜板都不卖！”真是傻到家了。这件事，一直到我出生懂事后，伙伴们仍然以爷爷卖鸡蛋的“傻事”来讽刺我，村子里也有人以此事来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说一个人可以缺心眼，但不能缺脑子。

爷爷被村里的伙伴和村民们嘲笑，爷爷又伤心地哭泣了起来。曾祖母用粗糙的手擦拭着爷爷的泪眼，安慰地说：“嘴是长在别人脸上的，随他们怎么说，做事对得起良心就行了。”从那以后，爷爷发奋图强，上山放牛的时候，便跟同他一起放牛的老人请教学习，渐渐地认识了铜板、银元、纸币等，学会了算数，认识了称杆上斑斑点点的斤两或数额，爷爷再次到集圩上卖东西或买东西时，没有做个“傻事”，再也没有受到欺负。曾祖母人前人后总夸爷爷能干，说爷爷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精灵鬼”。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爷爷的一生跟塞翁一样的传奇。

正当爷爷年轻力壮的时候，国民党便在村里宣传征兵了，家里只能留下妇女和男孩，16岁以上的健康男子都要去当兵报效国家。爷爷说有几个男人跑到山上去躲藏了起来，后来被抓住了，被皮鞭毒打一顿之后，双手被反绑着送到了“前线”报效国家。有一个男人竟然挣脱官兵逃跑，结果被官兵当场开枪打死了，村民们好多天都不敢去收尸，深怕“株连”到自己家人。爷爷的左腿有残疾，幸运地逃过兵役的劫难而留在了村子里。村子里儿子被抓去当兵的村民们，便开始羡慕起爷爷来，说他的腿残疾得好，能躲过动乱的劫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爷爷曾经对我说过，为了躲避服兵役，村里的吴大爷为给吴家留下血脉，曾残忍地把他儿子后脚跟的筋脉割断，让他成为像爷爷一样的残疾人。因为谁都知道，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村子里的男人去当兵，几乎都像曾祖父一样有去无回，生死未卜，到死连尸骨都没有找到。村子后山的曾祖父的坟就是一座空坟，没有曾祖父的遗骨和遗物，是爷爷为纪念曾祖父而建的空坟茔。爷爷说，村子后山上有好多座像曾祖父一样的空坟茔，每到阴

霾天气的时候，后山上的孤魂野鬼就会出来哭天喊，寻找它们失散的灵魂和归途。

上帝夺走了爷爷的一条腿，却送给了爷爷一双能手。

爷爷在生活中找到了自信和尊严。爷爷说，他16岁的时候，他便扛着犁耙下地犁田耙地，拔秧种田，打谷子收玉米，是个干农活的能手，成了家里的劳动主力。农闲时，爷爷便到村后砍竹子回来破篾，编织竹篮、撮箕、箩筐、竹席、竹椅等，等到集圩日时，爷爷便挑着生活用品的竹编到集圩上卖，换回柴盐油米。爷爷还是个石匠，村子里做房子用的石门槛、石墩，生产生活使用的石磨、水碾等，好多村民都请爷爷做石匠，特别是给他们的祖宗灵位刻碑立传，村子里及附近村屯好多墓碑都出于爷爷的手艺，这是大家公认的。爷爷用它完美的双手，创造了奇迹，也赢回了失去的自尊。爷爷不在沮丧，慢慢地适应了“独腿”的人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奶奶走进爷爷的生活，爷爷的人生才变得更加完美和精彩。

那时，婚姻几乎都是媒人牵线撮合而成的。奶奶刚开始不愿意嫁给爷爷，她并非是因为嫌弃爷爷是个残疾人，她更恨自己也是一个残疾人。两个残疾人组合成的家庭，村民们一定会瞪白眼看不起他们不说，往后的生活怎么办？没有健康的身体，在农村怎么耕田种地，怎么养儿育女？奶奶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事情。奶奶来到爷爷家看家之后，伤心地哭着回去了，爷爷也不再勉强奶奶，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的缺陷。

姻缘冥冥之中好像自有天意安排似的，命运在有意地、滑稽地在捉弄爷爷和奶奶。奶奶知道，村里健康的男子几乎都被抓去当兵了，想找个健康的男人嫁人也是很难找的，人家也会嫌弃她是个残疾人的。媒人再次到奶奶家说媒，分析了村子里的实情之后，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奶奶动了心。爷爷和奶奶两个同病相怜的残疾人在媒人牵线下便走到了一起。

正常、健康的家庭，生活都困难，更何况两个都是残疾的爷

爷、奶奶，他们的人生除了坎坷之外，是不会有平坦的。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相亲相爱的爷爷和奶奶却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全国解放之后，母亲出生了，给爷爷和奶奶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爷爷说，他有残疾，奶奶也有残疾，门当户对，一家人在一起很和谐。

家长里短，爷爷和奶奶也有不和谐的时候。爷爷说，最不和谐的是和奶奶一起使劲搭配同做一件活路。奶奶嫁到爷爷家后，爷爷一家人就准备建新房子。那时候村子里没有车、也不通路，很多活路都是靠肩挑人扛的。爷爷拿着斧头到坡岭上砍木头做泥坯房的横梁，奶奶便拿着镰刀修割成材木头的枝杈，两人配合得很默契。轻的木头，爷爷便用肩膀扛着往家里搬运。爷爷扛不动的木头，奶奶就得过来帮忙。爷爷抬一头木头，奶奶抬另一头木头，在坡岭的山路上一起颠簸着回家。爷爷和奶奶一起抬着一根木头时，爷爷才发现奶奶的右腿是残疾的，本以为奶奶和他一样都是左腿残疾。一左一右的残腿一起合作抬木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境况，谁都能想象得出来。爷爷的左腿一颠簸，木头的重量便往爷爷的肩膀上重压，奶奶的右腿一翘起，木头的重量便往奶奶的肩膀上重压，永远没有找到平衡的支撑点。爷爷、奶奶在颠簸地向前迈步，肩膀上的木头也在颠簸，甚至是在翻滚。有几次，爷爷和奶奶连同他们肩膀上的木头一起跌落进坡岭边的水沟里。吃一堑长一智，爷爷在颠簸、摔跌中变得聪明了起来。抬木头时，爷爷和奶奶脸朝脸，倒着身子抬木头，这样爷爷残疾的左腿和奶奶残疾的右腿就找到了平衡地支点了，一起颠倒，一起使劲……一座崭新的新房，就是在爷爷和奶奶的颠簸、翘起行走中建成了，永远地屹立在村庄里。

生命的诞生和爱的力量在支撑着爷爷和奶奶的家庭，使它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爷爷和奶奶连续生了六个女孩，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男孩。父亲入赘过来后，直到我的出生，爷爷和奶奶激动得哭泣了起来，因为我是个男孩，为爷爷和奶

奶在村子里争得了“尊严”。现在，爷爷子孙满堂，儿女孝顺，四世同堂。爷爷滋滋地笑着说，他这辈子知足了。

爷爷一生就是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度过的，爷爷所走的路，从来没有平坦过。爷爷和所有普通的人一样，在平凡的人生道路上，没有辉煌，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爷爷自己懂。爷爷经常告诫我们说，他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没害过人，对得起良知和社会。上帝让他做了人，他就做了人该做的事儿。

爷爷临终前，从床底下拿出三个竹筒，对母亲和几个姑姑说，这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他就要走了，这些积蓄留给奶奶。爷爷淡然地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奶奶，从来没有让奶奶享受过清福……奶奶紧紧地握着爷爷惨白冰凉的手，哭成了个泪人。奶奶噙着泪说：“上帝很公平，拿走了你的左腿和我的右腿，然后再把我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有来生的话，还愿意陪伴你一起走……”

2019年6月17日，爷爷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一天，享年87岁。爷爷驾鹤西去了，爷爷的人生在这一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完美的句号。

喜怒哀乐，成家立业，柴米油盐，春夏秋冬，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莫文师

笔名文思，壮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曾在《河池日报》《河池文学》《当代广西》《广西歌海》

《中国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曾获《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河北省第二届散文大赛奖，小说曾获《小说选刊》全国征文奖；作品入选《2010中国散文经典》《广西微篇小说精选》《2018中国年度微型小说》等年度选集。

搬书工

读文史的什么没有，书最多，一到搬家就头痛。多半的物品都有感情，而书最难割舍，愈难割舍，要搬的东西愈多，到最后只能出动有“力”人士，终结搬家。

当然，搬自己的书是应该，买那么多书常被骂是活该。但租期将至，也只能与时间竞逐。买好箱子，将较好的书装箱分类，该寄回老家的，该寄去托卖的，该继续留下的一一分好记，此环节最忌违犯错，一犯错整个顺序都乱了，然后酿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还有一些书，干脆就捐到图书馆与系所去，一举多得。

较普通的书就用塑胶绳捆绑，整理完之后，租赁的房间活像是个二手书店的仓库，只差没有交易买卖的窗口。幸好房东没有到房收租的习惯，否则原有的房间恐怕会认错。一个人整理书往往是孤独的，最大的收获是可以翻到许多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好书，但一翻起书，就耽误许多整理的时间，把整个进度拖慢。所以我常找学长或同学充当搬书工，就连我的女友也是，一台摩托车就能乾坤大挪移，将上百本书籍往新住处移动，将十几个三层柜及四层柜移走或回收。当然，搬书工也是为了提醒我时间，还有协助一些杂事，主要的打包与搬运都还是靠自己。

而我们之间流行着一段话，就是：“出来搬，总是要还的。”哪天你拜托别人搬，可能很快就轮到你帮他搬，毕竟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请搬家工，只好如此。

记得帮一位学长搬家，只是从原本的那栋搬到隔壁，搬完后已经整个虚脱，因为是从原本的

徐梦阳
(台湾)

四楼，搬到隔壁的五楼，而且没有电梯，真的很累人。幸亏学长早在搬家前就做好准备，四处到影印店搜集或购买影印纸的盒子，方便搬书，把书整理好，装进箱中，一趟接一趟，那些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等经典，好搬许多。

最大的难题，大概是他老家留给他的原木书桌，那个重达几十公斤，我们总共花了五个人，才缓慢地搬走，而遇到狭窄的楼梯还得闪避，抓角度移动，整趟搬家就属那桌子最累人，因为又重又难搬，搬完之后，大家已经累到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不过想到快搬完了，大家轻松了不少，学长又开出晚上吃好料的条件，每个人顿时充满活力，没多久就完成任务，学长交还钥匙，结束忙碌的搬家日。

我们之间常戏称要组一个搬家公司，专门服务读文史的客人，因为这类的客人应该很难找到适合的搬家工，一来怕自己的书被乱丢，二来帮忙的人也不会装箱，所以我们这群人很适合担任这个打工。本来想想是说说而已，后来另一位学长真的派任工作给我们，去协助一位拥有上千本书籍的学长搬家，我们这群搬书工就像小蜜蜂，嗡嗡嗡，花了好几天才搬完。后来，代价还是只有一顿好料的，我们忘了考虑读文史的也没什么钱，多半只能友情赞助，只好吃的时候多吃一点，然后开公司的梦想还是算了，因为自己的都搬成那样了，哪可能当成职业。后来有一次学长要开书店，找我们再去帮忙，我们都拒绝，因为实在太廉价了！

徐梦阳

七年级生，台湾嘉义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目前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近几年才开始写作，偶尔写诗，多写散文、小品，亦有杂文与评论，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

陀螺小记：转下去，不要死！

（中国香港）
唐雯彬

这是个复古的时代：古城墙，残墙断垣，美；砵仔糕，小时候的味道，香；打陀螺，地上转圈圈，帅……

“现在的小孩大概都不再玩这玩意儿了。”我老公在大鹏古城看到有卖陀螺的摊位，便停下来告诉我道：“小时候我们哪有什么电子产品玩，那时自己动手做陀螺是件值得自豪的事。要是谁做的陀螺转得好，大家可是要抢着玩呢！”

“你们自己做？”我惊讶道。我老公来自农村。家里的桌椅、我们新房的衣柜和我老公小时候骑过的木马均出自于他父亲之手。这多少带点《啥是佩奇》宣传片里那位李爷爷的土味。

“是呀，你不信？”我老公本想过年回家翻出来给我瞧，可惜时间太长，找不到了。

于是年后我买了只陀螺。寄到家时，老公兴奋不已，拆了就要在家转。毕竟这城市屋内就这么点儿地，哪像他们农村，够鸡啊、鹅啊、狗啊等随处乱跑。

“好啦，下去试！”我提议道：“我也好久没玩这鬼东西了。”

周日的小区都是遛娃的家长，互相之间并不熟。家长仔细看着自家小孩，不像农村，放养在外也放心。城市里据说就是圈养也冷不丁冒出个人贩子，难怪现在家长都不好当，一刻不敢松懈戒心。

我老公将棒子一段的绳子顺时针缠绕在陀螺身上，然后擦地迅速向外撩起木棒，陀螺就这么跳了两下，找了个落脚点，舞动起来。

“活了！”我老公像个小孩，弯下腰，一下、两下抽打着转动的陀螺。

“我也想玩！”

“让我试试！”

“下一个我！”

“我先来的！”

“我先！”

七嘴八舌顿时围过来一群小孩，后面跟着他们各自的监护人。

“叔叔，怎么转的？”

“能给我打打吗？”

“为什么打它，它转得更厉害？”

“木头能在水泥地上转？”

孩子们的问题像十万个为什么，一股脑儿扯向我老公。

我忙上前示范，帮老公解围。可惜我的陀螺总演示不活，于是还是要老公亲自出马讲解，顺便带着我玩。

看孩子的家长们一开始很不放心地叮嘱孩子别跟陌生人玩，但后来他们也随孩子加入我们，成了大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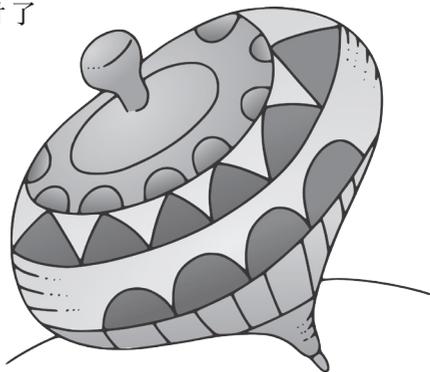
“爸爸，你还打不过我！”孩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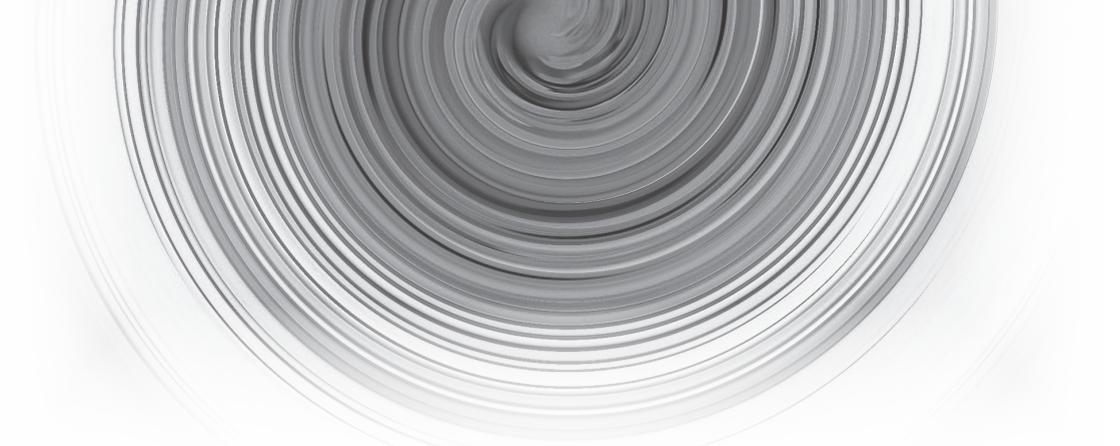
“奇怪了，好久不打了。没想到这小小的木玩艺儿还要讲技巧！”家长感慨道：“小时候都挺会玩的，现在大了，反倒不会玩了。”

说着，家长摇摇头。孩子们一个个越打越顺手，甚至拉起在玩手机的妈妈道：“妈妈，妈妈，这个比手机好玩。你看我！”

妈妈依旧看着手机屏，应付了声：“哦，我看着呢！”

我却认真看着这一个个中年顽童和他们的下一代，围着陀螺争啊抢啊玩：一代是隔了太久没玩；另一代则是打出生就没玩过。





这两代人本存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却因为陀螺成为平等的玩伴。

而我们也与这些邻舍因为陀螺而彼此接近，不再设防。

天色渐暗，打不准陀螺了，眼看着陀螺越转越慢，我老公一鞭、两鞭想要救活它，嘴上不停喊：“继续转，千万别死掉！”

可惜晚饭时间终究要到，理性的大人免不了要拉不尽兴的孩子回家。

“不打了，我们回去看动画片！”有家长劝着哄孩子回家吃饭。

而我老公这个不小的顽童还在路灯下鞭打着陀螺，只为不让它停下来。

那一刻，老公回到了他的小时候，我也放下了手机。

“继续转下去！”我望着手执木鞭的老公，心想：永远不要忘记童心、不要停下旋转！

打在陀螺身上的这一鞭鞭，映出小时候的一幕幕：我逃课不读书，奶奶抽打在我身上的鞭子，很痛却很怀念。

现在成年了，没有人再会给我鞭子吃。我唯有借着陀螺提醒自己：转下去，不要死！

唐雯彬

杭州的根浮萍于香港。小说曾发表于《皇冠杂志》和《香港作家》，散文曾见于《皇冠杂志》和《讲义杂志》等平台。长篇小说《爱的纪念》（繁体版）于2019年6月在港台出版发行。

现代人对于井的认识，最熟悉的应该是油井。尤其当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经常可从萤光幕上目睹伊拉克城外一些被破坏的油井浓烟冲天，然后世界各地有车阶级者忍痛给加油站多拿了因油价上涨的几块钱。

至于井的存在和用途，甚而井的形象也大多不清楚或完全不知道；游客们如果到过马六甲，当然会去参观有名的“三宝井”；这个成为历史文物重点保护的“名井”，已被四周铁条围绕，井口也罩上一张大钢网，让人无法靠近井边，也就见不到井的真容了。

另一个充满悲情的名井便是北京旧皇城内的“珍妃井”，老佛爷在逃亡紧迫时刻仍不忘辣手摧花，硬是把羸弱红颜珍妃推下那口小小的土井；想不到年纪轻轻的珍妃被谋杀后，竟能名扬后世，连带那口其貌不扬的小井，也成了观光客的景点。多少文人雅士在井旁徘徊和凭吊，天马行空地想象珍妃的万种风情。

我的儿女们还能对井有印象，是在逃难到达印尼丹容比娜岛上橡林中，临时栖身营地时，难民们每天要轮流到附近的一口石井打水。那口井居然供应着几千位难民的食水，当然只限于饮用及烹饪。洗澡洗衣服都要走到好远的小溪，克难生活也充满欢笑喜乐，因为希望在明天，大家都在等待西方国家的人道收容。

我童年在闽南家乡生活过两年，五六岁稚龄，对于大宅院前的那口老井，早已不存印象。回到异域成长的过程里，由于父母浓浓的乡愁，在双亲口中，不断诉说着故乡的种种人、事、

物。在俩老的讲述中，点点滴滴的朦胧记忆，仿佛长了翅膀般相继地飞了回来。尤其庭前的古井，在清晨母亲和婶婶一起蹲在井旁洗刷衣裤，我往往和亲族同伴绕井嬉戏，笑闹声和慈母的呼喝声就经常绕梦翩翩显现。

在厦门市翔安区古宅大路村家乡那两年，母亲体弱，常抱恙在身，父亲独留南洋谋生，大宅院中我与弟弟又都要母亲花精力照顾。幸得红花婶婶对我们的垂爱，她做事勤快，妯娌情深，粗重活儿都包办了；打井水是最吃力的，因此，母亲洗衣时几乎全是婶婶打水。虽是自家人，但这点恩惠父母却念念难忘，所以在乡思的回忆里，都不知对我们三兄弟提过多少次了。无非要我们明白，得人恩泽一定要回报。中国改革开放后，父母亲对红花婶婶的儿子一家的扶持支助，真正落实了报恩的美德。

少小离乡老大回，阔别半个世纪后，再回到故乡，真个人事已非。见到童伴也都不能辨识了，不少乡中长辈们还津津乐道地对我说些早已烟远的往事。

终于见到堂兄弟们及他们的父亲、仍独居大夫第宅院的老叔，七十多岁的老叔很健壮，满脸欢笑地和我相握；遗憾的是红花婶姆早已往生，无法亲口对她说声感谢。

大夫第已破落，仍住了几房人的儿孙，对我这个一去半世纪的同族亲人都见面不相识了。加自叔叔带我参观前后进及祖先灵堂，自然要向列祖列宗的神位躬身再三，也向祖先告罪，做为黄家子孙，对列祖生前未能定省晨昏死后也无法祭祀，说来真是不孝。

到了庭前，骤然发现那口古井，在我极度的震撼中，古井依然静静地躺着，彷彿早已料到离乡的游子，不论离开了多久也不管走了多远，总有一天会回来，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好，根却扎在神州大地上的深土里，永远被紧缚着。

古井风光不再，只成了游子记忆中美丽的道具，幽幽深邃的是黄浊污水。由于已无人再使用，也变为死水了。我徘徊在井的左右，苦苦思索半个世纪前，晨昏的热闹情境，当年母亲和婶婶井边

洗濯，我和弟弟及童伴们绕井嬉戏，竟已如梦幻泡影，存在过又早已烟消云散了。

赶紧在井旁拍照，按下了多次的快门，无非想把古井的本来面目带回，好让儿孙从相片中认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故乡古井，甘甜的井水养我育我，也曾经盈溢了几许动人的故事。在几年前的一首诗作中我写下这些诗句：

回乡时、笑呵呵的岁月
让冷寂的祖厝，和那口
渐渐衰老的古井
诉说我走后五十年的风霜

整整半个世纪，我才再踏足故乡的土地，才再来到古井前，心中的无限感慨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啊！唯有把浓烈的感情冲击压抑进诗里，让诗去化解游子深沉及无奈的乡愁。

古井渐渐地走入了历史，先父母和红花婶婶的魂魄也早已安息；来与我寒暄的乡人，怎知井旁踟蹰唏嘘的外客是当年的稚子呢？

心 水

著有两部长篇小说、四册微型小说、四本散文集、两部诗集。



欧筱佩

诗人

问：

一百年后的年轻人会面对什么问题？请为他们选择三部必读的当代作品。

答：

云在地上跳，草在天上跑；猫在抽烟，人在发癫。

第一部：《还原》- 人类不必担心人口老化的问题，天地归还大自然，回到最初没有人的时候，世界就完美了。至于死人，一批让他们烂到土里，滋养大地，另一半留给秃鹰（它们不够吃才秃头的）。

第二部：《传承不是福音》- 传承不是一种福音，进化才能演绎创新。传统是遥望的作品，惦记它暧昧它，但没有必要和它在未来共结连理。

第三部：《假装文学》- 伪装爱情、假装文字，禁足一切真相，只让真相溜得更快。

著作目前不明下落（还没有写）。

时光 旅人

专辑

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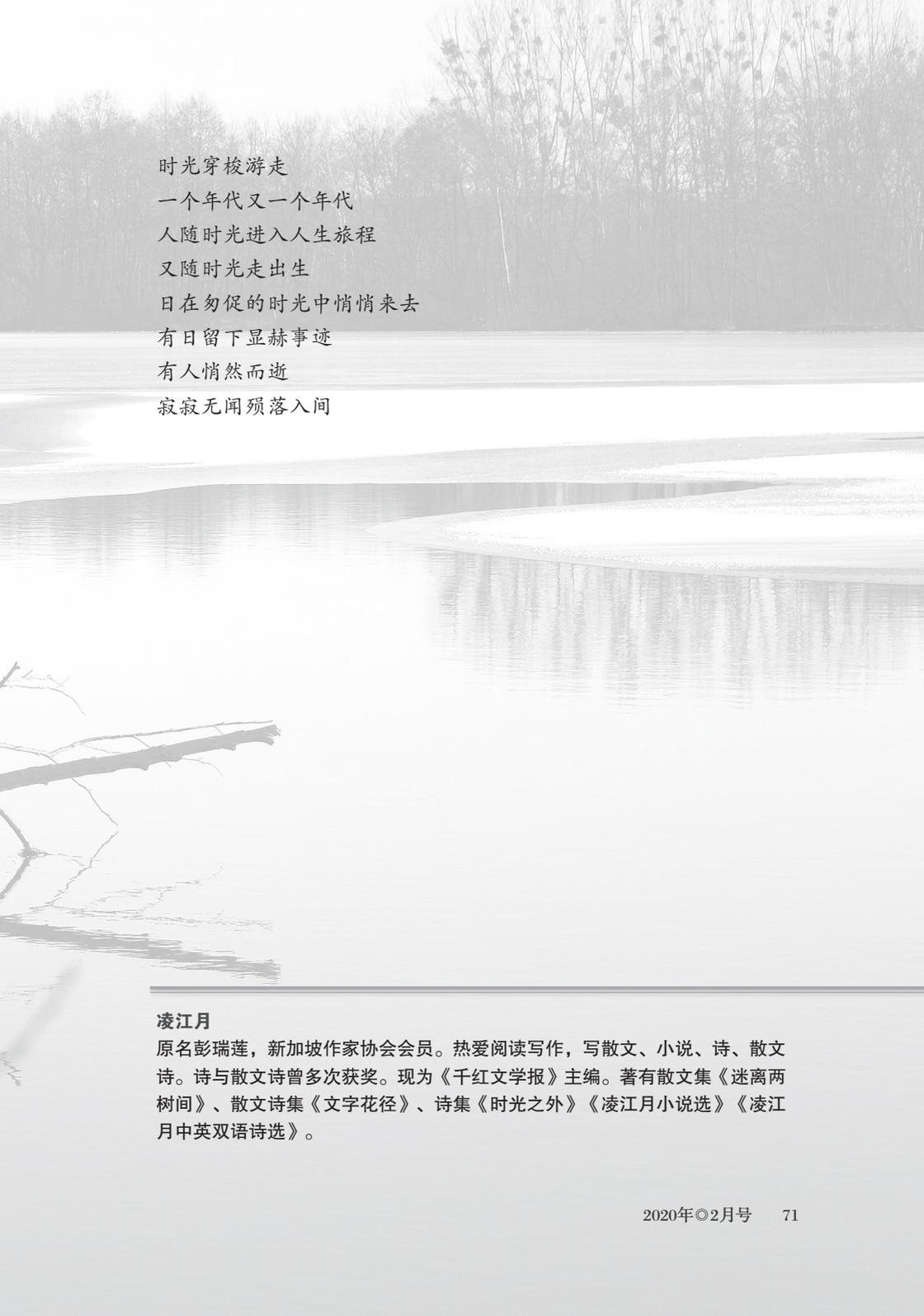
时光旅人

时光不曾现身
也没发出声响
更不曾为你我通风报信
它总是静悄悄无声无息
可能是一阵风
一阵雨一抹云彩

在日升日落的倥偬里
尚未觉察
已是擦身而过的瞬间
刹那的不知不觉
时光已过了十年八年
甚至短暂的一生

人在时光旅程里
时而模糊混沌
时而精明透澈
度日如白驹过隙
竟也抽不出手来把它握紧

凌
江
月

A serene winter landscape with a frozen lake and bare trees. The scene is captured in a soft, monochromatic style, with the water reflecting the sky and the surrounding trees.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时光穿梭游走
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
人随时光进入人生旅程
又随时光走出生
日在匆促的时光中悄悄来去
有日留下显赫事迹
有人悄然而逝
寂寂无闻殒落入间

凌江月

原名彭瑞莲，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热爱阅读写作，写散文、小说、诗、散文诗。诗与散文诗曾多次获奖。现为《千红文学报》主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散文诗集《文字花径》、诗集《时光之外》《凌江月小说选》《凌江月中英双语诗选》。

时光的短诗

初春

自由着自由
追逐着追逐
浪遏飞舟
花瓣以叱咤的形状怒放
找不到放弃的理由

盛夏

又一次赶不上聚会的热闹
总在丢失后怅惘
紧随高歌
空寥戛然而止
猝不及防

深秋

敬我一杯醇酒
沉淀着沉淀
结晶着结晶
摇晃一轮
皎洁的月明

雪冬

原谅所有的蹉跎
饶恕你和我
岁寒的厚雪
将过往深埋
漫溯时光的深幽

穆
军

穆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中学教师。著有散文集《走近狮城》
《生命中的温差》《爱的礼物》和诗集《秀色诗篇》。

眼睛眨一下
世界就在你眼前改变
像经历了一个世纪
或者是前世与来生的转替
昨天还是花朵盛开的季节
今天却已是落叶满地
早上醒来时听到的啁啾
到黄昏却只看到瘦长的身影
屋外茂盛的老树
装饰着盛夏的绿叶
儿时熟悉的景物
点缀着童年的梦
或许若干年后
这里只剩下一丝残留的记忆
而我
只能像一个孤独的旅人在当中穿梭
尽管一切的发生只在
一瞬之间

刘瑞金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五月诗社理事。1999年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青年艺术奖（文学）。著有诗集《若是有情》《用一种回忆拼凑叫神话》《寻找诗》以及散文集《众山围绕》《说散就散》，并且主编《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等。

TOJI 时间

经NAC安排，2013年到韩国参加土地文化馆驻馆作家，交流与写作，为期三个月。所在峰峦围绕，山谷农家绿水。我觉得，TOJI的时间因为安静就生长，有鲜明的形象。

1.

轻轻的
白云山遮住惺忪的脸
农家清早便下田
翠翠的稻穗生长
床帐收起
白云山醒了

2.

站在石桥看早晨
晨曦一抹，淡淡的红
铿铿溪水桥下过
鸟飞来
枝丫清响，淡淡的红
水流一急了就珠跳

3.

向晚绕去看
几株枫树
用红妆打扮
半辈子的心事
一些仿佛明白了

林
高

4.

桃子老太太
梯子上下来一步一步
晨光映在她脸上
两个桃子给你吃
那边水喉洗一洗
叽叽咕咕我明白

5.

据说不得不
TOJI有wifi
于是分裂为二
白天不以为然
听枫树下虫叫
读书，写作，想想
当晚上以为然
白云山偷偷告诉我
半夜一阵雷雨后
月亮出来天空很好看

林 高

2015年国家文化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被追逐的滋味》
《林高散文集》《笼子里的心》《林高文集》《林高微型小说》等。

青涩行

阳气初生
骨架犹羸
你坚信授一杠杆
能让时序转动
九鼎变天

在青涩的长夜
你不介怀
当一位默默无闻的
捕萤人，经营一座
人工灯塔

那个美好的年代
小小螺丝钉也活得如此
实在，在荆棘上昂首阔步
你不亏欠任何人

挥起瘦弱的小拳头
批龙甲、搏虎头
打黑、打黄、打红、打假……
打那只戴冠的沐猴猴
让它脸青鼻肿
不成人形
（别手软客气
它压根子就
不是人！）

青春无悔
堂堂剑气发自
干将莫邪
烧赤了
眉间那把
公道
尺

蔡
宝
龙

蔡宝龙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现任南洋艺术学院讲师，著有散文集《傲鱼的故事》、艺术文集《五色流光》《客尘好雪》等。

隐痛

藏在身体内部的伤口 游走于骨髓
它不发作 刀刃样 等待时机

夜

这个秋天 我无处落脚
泪水喂养着城市斑驳漆黑的夜
扶住季节 我听见母亲隐动的灯盏之下
一针一线的温暖 重重叠叠

秋叶

一阵风从身边掠过 告诉我
列车一趟一趟地 北上南下
黑铁的背面透着忧伤

冬日下午

依住西窗 西窗是清贫的 简单的
雪花苍茫而来 几树老梅 暗香浮动
谁的寒指 轻叩门环 小巷斑驳悠远
你要的酒 我刚刚烫好

叶 子

新加坡永久居民，从事教育工作。诗歌曾在中国的《诗刊》《星星》《诗林》《诗潮》《诗选刊》《佛山文艺》《西部诗歌》等刊发表过。

叶
子

半世纪转身之旅

郑景祥

HIMAS射得太远遗忘出发那天
梦想只顾乘坐F-35壮志凌云
往昔悄悄躲进218SG潜艇
沉沉睡去

习惯每个国庆都要劳师动众提醒
国防已穿越时光进化到4G
追溯璀璨烟火的源头
差点遗忘二战军刀胁迫下
平民拿起学生气枪练习自杀的勇气

分家后有一种隐忧
英国人拉着独立的耳朵大声说：靠自己
2万6000驻军兴高采烈在1971年回乡
硬把20%国民生产总值打包带走
留给这片土地三万个被裁退的恐惧

怎么才能让每个丢失的生计都找回饭碗
每个弃置设施不荒废成了最大议题
时间把英军留下的军事船坞改成胜宝旺船厂
辜加兵驻守的绝后岛美化为圣淘沙
陆军总部堆砌成福康宁山
军事基地翻新为肯特岗国大校园

但殖民地从小被英军庇护宠坏
已几乎忘记怎么保护独立
陆军只剩1和2 SIR两个七成外包步兵连
把两艘破旧炮舰修补好就是整个海军
至于空军
没有半架战斗机也叫“空军”

当第一任总理在独立后的第一次国会
被外籍准将半逼半送到会场
白皮书决议国家命脉不能捏在他人手里
于是军警匆匆结合催生MID
内政兼国防部长日夜加班赶制武装部队

总理写信求救只换来两句淡淡祝福
最后只能靠以色列乔装成墨西哥人来顾问

1967年修正了好铁不打钉法令
9000名热血年轻征召为第一批壮丁
再把AMX-13坦克从二手市场买进
加上V200装甲车和霍克猎人战机
五国联防只是拉人壮胆的表象
五年编制三军才是安全的底气

时光又穿越回2018年底
邻居船舰越过大士港界试探修养底线
回看半世纪军力落差
这次不再怯场
有一种选择性容忍叫克制

史说：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还在靠英军防卫，谁知英国决定提早在1971年全面撤军。李光耀寄出两封信，要求印度和埃及派军事顾问协助建军，回信只是祝福新加坡幸福繁荣。吴庆瑞临危受命主管新设立的内政兼国防部MID，经历50年岁月更迭，新加坡从一个寄人篱下的阿蒙，跃身东南亚军事力量不容小觑的国家。

郑景祥

1971年出生于新加坡葱茅园。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文学）、全国诗歌创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等，著有诗集《三十三间》及散文集《忘了下山》。

乘地铁出勤

乘蓝线地铁出勤
人们挨挨挤挤地站着
手指头在手机上滑动
我坐着神游樟宜海南园
三百依葛路的故事在上演

地铁噪音与人声
组成现代交响乐
止不住的思绪
在樟宜十条石穿梭

人间蒸发的苏马巴路
光武 星洲露天戏院
米粉厂 椰林
半世纪前的人和事
一一被唤醒

作者是樟宜人
先父是半个樟宜人
樟宜人的生活
有酸有辣有苦有甜

沉浸在回忆里
猛然听到市中心的中英文站名
我从《人猪共食》篇章里抽离
回到了现实

冰
秀

冰 秀

原名陈秀元。退休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

最后的结霜桥 (外二首)

命与名相依
结霜
注定化水四散的宿命
昨日累积昨日与昨日
再天长地久的集市
取或舍有时，留与流有期
岁月天河如网
总有争执纠结
保住茶杯，仍保不了茶茗

溶解之前
蹲看贩卖昨日的种种
一方寸土摊开一座华城
城堡，陈宝过去和估值未来
寻寻觅觅
脚尖遇故友
几经风尘的宝贝
当初傲慢的身价
今日躺下只剩谦卑
识货温情认领
二手生命依然精彩
带走另铺情节
结霜不再
桥，只剩脚步声

龙
永
华

裕廊露天影院的 1985年

星空下裕廊露天影院燃起第一根庆生烛
快乐诞辰岁岁年年数到十五，停
停了。青年喧闹与周末狂欢停格在那
没有不散的宴席
往事再发黄也珍贵
银幕上谈情说爱
广场车阵内卿卿我我
风吹乐章
雨打车窗
更忘不了
那年那晚那场那条
见首不见尾的车龙
大家一起火热民族英雄电影
李三脚的形象动作咆哮追仿成癖

鱼尾狮传奇

传说，被一从未见过狮子的王族发现
咆哮的雄浑高音
山也惊叹，树也惊呼
满头蓬松鬃毛潇洒飞扬的英姿
天也动容，地也动情
船只离岸的回首

波光粼粼的海跃出化水成浪的鱼
之后，印记是鱼，也是狮
入水能游，登陆可吼
从此，鱼尾狮身的神话坐落河口
名扬四海
四海迎宾

龙永华

生于新加坡，2014年获中国德孝廉微型小说全国征文大赛三等奖。著有小说集《不关猴票的二三事》。

歌词两首

一起坐时光机开到未来

关起车门 离开
摇上窗
用两人的孤独和速度 留住依赖
这个喧嚣城市飞快 安静了起来

我想和你 一起
坐下来
一起坐拥满城夜景 坐时光机
从梦开到遥远的星 穿越到未来

连路灯都点亮你的眼睛
连岁月都用寂寞 迷乱我脑海里 的地图
连绿灯都放行
流星的轨迹 有我们许下的愿在
我们一起流浪到远方

连路灯都相信我们的方向
连时光都会记住 你少年轻狂 的模样
连绿灯都放行
牵牛织女星 有小王子和玫瑰在
我们一起流浪到未来

周
德
成

勿忘我，因为美景在望

不管白云做苍狗
沧海掩埋桑田谁来守
诗行两句 吟月一双
写故事千言生命一段

不管城市多整齐
宇宙星辰多凌乱拥挤
五指指纹来算一算
曾经的黑夜请别淡忘

就算青春再纯真
落叶是字字列队成阵
百年种出 发的风霜
来换一次的 风景在望

勿忘我 因为时间在望
勿忘我 即使天狗会忘
勿怪深院锁 清秋漫漫
月圆缺 青春不枉

勿忘我 即使远方在望
勿忘我 即使明天在望
勿怪清秋锁 青春浪漫
人相约 情深一往

勿忘我 因为美景在望
勿忘我 因为天天在望
勿愁眉头锁 前路漫漫
诗一阙 岁月不枉

周德成

剑桥大学博士在读，曾获新加坡文学奖和金笔奖。著有诗集《你和我的故事》等。

诗歌三首

踢毽子

剪下光线中每一个暗影
挺立且倨傲的站姿
与世界对抗
我们曾拥有天使的羽翼
最后展翅成
老鹰猎杀的飞翔

剃掉彩云的翅膀
制成毽子
让羽毛在脚上
天空底下自由高飞

失语术

用手语，于失效日期
翻译一段逾期的陈旧感情

摊手，长短不齐的情话
零零碎碎起落的手势
反复琢磨蕴含深意的暗号

仅以双眼
审视彼此听觉神经的业障
是谁？于一段无言关系，选择
严重重听

无
花

伤痛你抚平了吗？

粗糙手掌

抚摸镜中脸上浮印

相似却陌生的

五官，滞留凹陷处积水

时间是平面的殇

我伤势不轻；你刚好相反

复原期不宜拖得

冗长，会忘记如何疼痛

镜子里你依旧沉默

如一道初愈的疤

我转身向阳，你刚好相反

无花

七年级早产婴，游居于柔佛州新山与新加坡。诗作散见于马新各大报刊，著有诗集《背光》。

十月的雪落得太早

——悼英国集装箱39名遇难者¹

钟韵宜

十月的雪落得太早，
陌生而透明，
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古旧的台阶上。²
你的笑容，疲乏的青春，
甜腻的奶茶。

向往的伦敦
街道建筑地标的万花筒，
念不出的字符。
亲戚传送的照片，
高楼大厦 摩天轮 大笨钟
啤酒 炸鸡 fish and chips，
还有鹅毛一样的雪。

驶过午夜的艾塞克斯，
十月的雪落得太早，
纷飞在笔直的高架公路
灯点点斑斓。
皑城的美甲店，
大表姐刚拉下铁栅；
二堂哥三堂哥在华都街的餐馆，³
剥着辣椒洋葱。
伦敦没听见，
雪十月的静谧。

听说英国人见面时总爱问天气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你对着手机练习了无数次

How's the weather today?

柔软同触碰舌尖的冰花，

融化，

Tam biệt,⁴

你给五个弟妹买的奶油蛋糕。

你误上了车，

十月的雪落得太早，

你和三十八个你们

像一尾尾冷藏的鱼

翻动着身体

奋力拍打着集装箱。

你闻到了母亲厨房里河粉汤的热气，

然后你僵冷的眼瞳 冻彻的呼吸

缓缓

飘散，

越南河静省干禄县，⁵

在十月的雪落尽以前。

- 1 2019年10月23日，英国警察于伦敦以东艾塞克斯郡（Essex）一个冷藏集装箱内发现39具尸体。经调查后证实39位遇难者为越南公民，为偷渡到英国伦敦工作铤而走险。遇难者被发现时，集装箱处于密封状态，内部温度可降至-25℃，箱子内侧有血迹和血手印，他们因逃离不果而被活活冻死。
- 2 冷藏集装箱的拖车途经欧洲大陆时，一名年轻的遇难者在比利时城市布鲁塞尔用手机发送照片予在越南的家人。照片中，她正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的台阶上喝着奶茶。
- 3 皓城（White City）、华都街（Wardour Street），伦敦地名。
- 4 Tạm biệt，越南语，离别的意思。
- 5 集装箱内的一名女生在临死前发送简讯予远在越南的母亲，“对不起，妈妈，我出国的计划没有成功。妈妈，我太爱你了。我快要死了，因为我不能呼吸了。我叫Pham。来自越南河静省干禄县”。

钟韵宜

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荣誉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人。2013年获新加坡教育部博士学位研究奖学金和陈嘉庚高级学位奖学金，现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新加坡作家协会副财政，大士文艺促进会理事。

Your company is like tasting a glass of fine wine

被你的气质打动

Enchanted by your grace

和你共处好似品尝一杯醇酒

Your company is like tasting a glass of fine wine

倾心且沉醉

Exhilarating and drunken

你是平淡中划过的一道彩霞

You are the evening sky sparkling a mundane
existence

甚是欣喜

Thoroughly pleasing

和你共处好似品尝一杯醇酒

陶宗旺



窈窕淑女

Beautiful girls

寤寐求之

Desirous to all

一切美好始于此

All happiness begins here

你是诗的泉源

You are the source of poetry

你是美的结晶

You are the epitome of beauty

相见恨晚

We met late

始终相见

But we still met

迟到好过缺席

Late better than absence

爱不再缺席

Love no longer absent

陶宗旺

本名周伟立，1977年生，新加坡人，祖籍潮州揭阳。毕业于牛津大学。2003年成立异质诗社。著有诗集《支吾》《匿名的忧郁》《中途爆胎》。现为量化对冲基金创办人。

木梳

木梳如犁，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人世间的器具大致如此
将杂乱无章理顺，让芸芸众生愉悦
木梳仿佛是个没有欲望的奴才
它的身体越来越油腻，它的牙齿
也越来越润滑。有人直言
用久了的木梳，无异于手的延伸
但我知道，它一直在忍
总有一天，它也会像哗变的碗筷一样
露出新鲜的锋芒

白头

昨夜，群星退隐
雪似一勺细盐，下得克制
唯见群山白头，不见黄土皓首
苍茫况味，独立于尘世之外
心如止水
青山总以依旧示人，唯在此时
方才裸露一切
岁月不仁，终会带走所有悲喜
越是掩饰，就越接近真实

吴 辰

生于1988年，安徽铜陵人，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业余撰稿人，作品见于《诗刊》等。

吴
辰
(中国)

京戏 (外一首)

节奏被锣鼓敲打成时间的刻度
穿过狭窄的街巷，走进略加修饰的剧情
路径被人为改过，更靠近主题
四平八稳，点点入折

褂子肥大，洗不掉岁月的痕迹
装得下一部红尘，家里家外事
踱步，背对时光，踩着别人的影子
等自己出场，去一场京戏里藏身

京胡叙事，没顾得上抬起眼皮
不卑不亢的眉宇间，江山永固
前门内外，泾渭分明
故事满口京腔，在掌声里落地生根

大碗茶里沉浮，嗅觉翻过红墙碧瓦
洞彻天涯之暖，咫尺之寒
桃花心事，被一串冰糖葫芦安慰
目光问路，喊出一片辽阔

一段理，娓娓道来，把翅膀对天空的承诺写在匾额上
正宗的老字号，在泥土里播种梦的芬芳
惊诧。一个姓氏，被几声京韵扶起几世
声名远播，响彻四九城

北
(中
国)
城

一切纷扰，被一双眼皮隔开
抵达一片净土。忘我

暮色里的乡愁好像在炊烟中散尽
拿一把扫帚，扫净自己的影子
清河路旁的垂柳上不再挂着一片片心事
环卫工人已铲除了每一声叹息

看看背地里的阳光怎样明媚
听听冰封河面下的水，是顺流还是逆流
量量他乡月的厚薄
摸摸身后凛冽的刀锋

旧债，被时间套色
月光推窗，落在脸颊上，风干了那滴即将凝固的
泪
眼里的尘，被一脉山水洗净
大声喊出一片久违的蔚蓝

慌乱，苍白
生活的目光扶墙站起来
春风路过，读出时间的遗言
三月河开，燕归来

北 城

原本郭海，内蒙古奈曼旗人。作品散见《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草原》《人民日报》等海内外报刊杂志，并多次获奖。

寂静的蓝 (外一首)

寂静的蓝
天空把星星的苦难收藏
寂静的夜色中
只剩几许孤单的蓝在守望

手扶月光的色泽
谁能把空旷的天空看穿
在寂静中等待的
是与月色对白纯洁的一丝蓝

秋风瑟瑟的夜晚
跪拜的佛教徒被风吹醒
手中的羊皮经卷撒落在古道上
和寂寥的蓝遥呼相应

在一颗柳树下
一只蚂蚁从洞中探出半个脑袋
神情专注的看着
这个充满蓝色诱惑的世界

何
军
雄
(中国)

低着头颅走过，一些事物
从我的梦里出逃，以奔跑的形式
把一些人从头到尾的忘记和遗失
不该从一棵树预知明天的天气
我看见一群蚂蚁的异常
于是我徘徊在那里
看蚂蚁的举动，一切正常
我才以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远离
起初搬动石头的不是蚂蚁
而是一只蚂蚁的思想
那些美味的骨头被带入洞穴
让蚂蚁的后半生有了着落
当夕阳逐渐下沉，我还在徘徊
我想我会遗失在昨天的时光里

何军雄

甘肃会宁人，中国诗歌学会、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大西北诗人》主编。作品发表在《中国诗歌》《星星》《诗林》《延河》《飞天》《青春》《奔流》《岁月》《太湖》等国内外报刊，获各类文学奖项二百多次。著有诗集《雪地上的书生》《风吹故乡》《春日》。

一条河穿过 (外二首)

一条河水穿过，一座村庄或是小城镇
枯水时期，河床干裂
暴雨滂沱，溢水越堤而过
迅速冲毁卷走，鼓动常态滑坡
生活一半是悠然一半是蜷缩
2014年的后北京岁月，聚少离多
“留守祖坟之地，就这样子了——”
阐述也是表白。有些形态是注定跨越不了
欠缺水源之地，希望日益枯竭
春天苜蓿、香椿、梨花开放的盛况
一样挽回不了落寞与餒丧
我是不能接受你
希望快速消陨仍旧坚持苦守
来自河流常年穿越之地，从无涝旱之忧
我依然选择追逐更青山峦更绿水势
犹如你不了解我
多年看尽穿透天涯事
磕碰又在原地兜转
消费有限岁月，梳理恒温记忆
满足原则性，我们继续浪费生命

(马来西亚)
李国七

放眼两岸，村落疏疏落落
泉眼枯竭，深绿山涧已成远古传说
溪水、白云、湛蓝天空等过留意象
落到留守老人的眼瞳
见不着希望的敞亮
歪脖子柳树今年是要砍伐了
易生快长，柴火也好修补猪栏也罢
曾经的向阳向阴之说
来到万物急促以追赶为常态
唇齿间迸裂的只剩“金钱”
疾苦众生的梵音
回到自己和自我
忒忙，我甚至遗忘死亡
顺着时代考验屈折地走
迂回、折中、妥协
从两岸枯荣看到自己

比即将腐烂消逝更加悲催
比枯水黑水更加绝望
而我们并不知觉

植被

我正学习丢失情绪
厘清一些植被的最后行程
撇开虚无的承诺
寂静盛开的野花
深处沉潜的菇菌
早已远离原生态圈子

调研的某一刻
我顿时疏落植被一部分
尘埃灌满脸庞
身体与扬沙一起敬礼
星子稀疏，月儿失联
飞鸟绝迹无踪

不能畅言，只以一种郁闷
灌溉幽暗黑漆的眼瞳

李国七

1962年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曾任海事工程师，现从事企业管理与顶层设计咨询师。曾获花踪诗歌奖、马来西亚马来语国家文学奖、乡亲中篇小说奖、嘉应散文奖，以及中国主办的小小说二等奖等文学奖。作品散见于澳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地刊物。著有散文集《来自海上的消息》等。

伤痕

每每深夜才会出现的幻影
 就算允许我囫圇吞下
 一整颗月光
 那曾经受过的伤痕
 却总还是让我弓起一整座身子
 蹙缩的睡成婴藏子宫里的胚胎模样
 试过无数次冷冷的咆哮及低吼
 企图自行疗癒被无形捆绑的泪水
 但结痂的它仍然
 自由来去于无形间
 梭巡皲裂的烙印
 一遍一遍

贻

所有伪装的前身
 都曾经是清晰面貌的，颜
 纷扰紊乱的境域
 活成越来越难以分辨的，曲解
 一若握在手中的精品
 容或，分崩离析那一天
 才知晓连自己最真实的人生
 一路走过来的记忆及人事
 亦模糊为一段段踌躇的，心事
 自问及答辩

吴国金豪
 文学爱好者。

吴国金豪
 (马来西亚)

诗颂岁月

真相大白

严冬踏上我峥嵘的额头
举起降旗，向时间俯首
我逼理发师出手，修理
叛徒后雪融如梦遍地霜

秃

从前总拼了命疯长，剃刀
再利都割不尽遍野的寇首
如今，登临绝顶
反倒不畏风寒

炼狱

杀鱼身成鱼丸
投入油锅，瞧那
蹦蹦跳跳的岁月
撞得焦头烂额

死神

恨不得冲出口去
咬死你，可惜
牙已蛀齿已松
而你站在不远处，邪笑

王（菲
律宾）
勇

酿

把诗写进皱纹
溢出岁月酩酊的酒
香，醉倒天涯
凝望的眼眸

诗生

真想把一些文字杀死
这样，它们才有
投胎的机率
于是，我听见夜半纠心的尖叫

皱纹

由浅至深的路径
从额头从眼角从掌心
蔓延开来，把整个人
织入撒向无尽藏的网

微醺

当清泉在喉中流窜
明月早已逃离松间
街灯推着地上蛇行的
影子赶赴黎明的约会

忆

抽刀断水水便佇立在
眼前，亮成一面镜子
刀锋旋转，镜裂脸歪
所有的心事倒背如流

锄头

我不啃老，我专啃土地
啃得春天满脸齿痕
齿痕里，不是口水
而是一条条回家的路

王 勇

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菲律宾安海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马尼拉人文讲坛执行长。著有《开心自在》等诗集、散文集、评论集13部。



穆军

作家、教师

问：

你会选择回到历史中的哪段时光以搜集写作的素材？
为什么？

答：

若能选择，我想活在宋代，在那一段悠然的时光做一个女词人。

宋代是文学历史上多么婉约的一段。皇上鼓励大家伙科举考试，凭本事吃饭。考上官后可大大方方买田置产，歌儿舞女。宋人最爱去的地方歌台舞榭，天天酣歌曼舞，歌词从哪里来？这是多么丰富的创作需求啊，我努力生活，搜集素材，落笔成词，以满足娱乐圈的需求，我写的宋词词风清丽，用句典雅，流传于市井和庙堂。一不小心，就得了“李清照第二”的雅名。

光是想一想，就够激动。

时光 旅人

专辑

微型与
闪小说

颐年

早就听说这摊潮州炒粿条特别好吃。

刚打了这行字，发现指下键盘按钮积满灰尘。他停下手，决定先弄干净了再说，要不心里憋着。

撕来一小团棉花，沾点水，用一把小剪夹着棉花，沿着一排排按钮间隙擦一遍。果然奏效，小棉球黑乎乎。

新式键盘无线，这台老键盘还要连线。几天前，从储藏室里找到它，本以为是儿子丢弃的废品，不料仍是好的。

擦完键盘手指感觉舒畅轻便，他按回车接着打：

大前天，是大前天中午。当我走到那儿时，人家没开档。一问摊主那老头人不在。

他想去按回车却瞅见键下边沿仍积着尘土，细细一圈，决定多撕点棉花，每个按键再擦几遍。

明天再去找找，人怎么就不在了呢？

佟
暖

佟 暖

原名杜国俊，生于1950年，自由撰稿人。作品曾多次获奖。著有合著诗集《我的歌献给一切》和微型小说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等。

坐火车回家，车厢里小孩的哭闹声，夫妻的抱怨声，朋友的闲聊声，不绝于耳，吵得人心烦意乱。我只得把头转向别处，忽然看到对面一人，手里反复把玩着一张百元钞票。仔细看来，原是那钞票上缺了一角儿。这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哎——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了啊。脚收一收，收一收了啊。”一老乘务员带一小乘务员售货。小的推售货车，老的吆喝。

“泡面咋卖的？”那人问了句。

老乘务员也不回答，麻利地掏出一碗，拿热水呼呼地冲了，放到那人桌上，才说：“五块！”

那人笑笑，说：“我就问个价，可没说要买。身上就剩这一张100块了，缺个角儿，您看这……”

俩乘务员脸色就变了，“你不要，问价儿干啥？”吵！无结果。俩乘务员一合计，反正这面冲也冲好了，缺个角儿的100块也还是100块，卖给他得了。终于接过那100块钱走向下节车厢。

我起身上厕所，跟在售货车后。没走出多远，老乘务员低声向小乘务员卖弄道：“那碗过期的面这不就卖出去了么！”他得意地眨眨眼。

我回到座位时看到那人边吃面边发微信道：“老婆！好消息！那张缺了角儿的假币花出去了！”

邻座儿的小孩儿问他妈妈：“妈妈，魔高一丈前面那句是什么啊？”一脸倦容的母亲突然被吵醒，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杨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在读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杨
春

爸爸的木盒

杨
松

早年家中有一个深棕色的雕花旧木盒，它是父亲生前的珍藏品。红木质地的木盒古香古色，雕花精致。不知木盒是多少年的古董了，听说还是祖父遗留下的，祖父过世后交给父亲，父亲交给母亲保管。父母亲一生默默守护着木盒，不论战乱和搬家，都视其为家传之宝。

父亲生前常年在外谋生打拼，在家平时又严肃寡言，我年幼时都不敢向他问起木盒子的来由。

记得儿时，有一次见母亲正小心翼翼清理木盒，向母亲问起木盒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母亲微笑道：“你不要问，长大就知道了。”盒子是锁在母亲房内的一个木箱里，我脑中总萦绕着问号，盒子里藏有什么秘密？

又过数年，我向母亲询问：“妈，我已经12岁了，长大了，你告诉我那木盒里有什么宝贝？”

“要问，就问你爸爸吧！”我不想遭爸教训斥，伸伸舌头，只得作罢。

记得我儿时曾发梦，迷迷糊糊中偷偷打开木盒，须臾间盒子里冒出一股浓烈青烟，烟雾缭绕，忽隐忽现一仙风道骨着穿白衣的老人由盒内冉冉升起，频频向我招手，引领我飘风向远方，猛然狂风骤起，惊醒一身冷汗，越发觉得木盒神秘莫测……。

韶华岁月流逝，80年代末升上中学，我就读本地一间英校，更觉得华文难学。大学里书本全是英文，我离开中华语言、文化越来越远。回家与讲方言的爸妈搭话，仿佛隔着一堵墙。我与这个家似乎越来越疏远了，父亲唯有摇头深深叹息。

流年岁月悠悠，父亲年老病逝。

我们陪伴母亲黯然神伤数月，母亲方才慢慢清理父亲遗物。

母亲将木盒从木箱中取出，有些激动道：“孩子，这木盒是你祖父嘱托你爸爸要好好珍藏的东西，你爸爸弥留时，嘱我以后打开盒子给你们好好看，让你们仔细想……”

母亲慢慢打开木盒，我们屏息，盯着看着。

木盒里是泛黄、有些残破的两张旧照片，一张影的是一间老旧的乡村民房，另一张是曾祖父母和祖父几兄弟的合影。

“你爸爸说，相片是你祖父在唐山老家时照的。当年你们祖父离开家乡下南洋，老家的曾祖父将这木盒和相片交给你们祖父，带着木盒飘洋过海，历经艰难到石叻坡谋生，一直到你爸爸好不容易养大你们呐。”母亲默然片刻，悠悠轻叹：“唉，这也许是祖辈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吧。”

木盒里还有父亲生前亲笔写下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孩子，不要忘记我们先辈的悲苦历史，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我默然沉思，父亲的勿忘遗训和嘱托令我心潮澎湃、翻腾。

木盒仿佛打开了一幅历史画卷，离乡背井先辈筚路蓝缕，艰辛开创，仍然不忘教育子孙代代传承中华文化，令我深省。我们可说皆是随影着时光的旅人，匆匆而逝数十载人生中，所有背负的快乐和悲苦皆会过去，唯有先贤的嘱托须牢牢留存记忆中。

杨松

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北京师大，香港中大理科哲学硕士。著有散文和短篇小说集《星空》以及散文集《狮城抒怀》。

3月3日，凌晨4点40分

毛丽妃

一

所以，我来到了世界。时间是那一年3月3日，凌晨4点40分。

爸爸说，时间只是一个符号，它没有意义，不需要记得，最好遗忘，忘得越彻底越好。

二

故事始于一个月色凄迷，美丽的夜晚。清风幽幽地沉吟着，柔软如歌，醺醺然带着醉意，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发热的脸庞，教我禁不住意乱情迷。于是，我冲动地纵身一跃，来不及理清思绪，更来不及询问命运，便已投入一条温热的生命之河。这河深不可测，幽暗而神秘，庄严而遥远。我隐隐望见前方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朦胧的亮光，那是光明的彼岸吗？身边蓦地出现了无数的同伴，看他们奋力地拼命向前冲，我慌了！慌乱中萌生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促使我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誓要超越所有的同伴。

不知道游了多久，游得精疲力竭，似乎再也撑不下去之际，突然发现那明亮的彼岸就在咫尺。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强迫自己用尽最后的力气奋力向前。接下来我听到碰的一声，原来自己已经轰轰烈烈地撞上了一块礁石，还穿破了她坚硬的壁膜。这时，我知道我已经万劫不复了，瘫软无力地挣扎了几下，便晕了过去。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狭窄但安全的空间里，载浮载沉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形体、有了心跳、有了头、身体、四肢……接下来我慢慢地膨胀，伸

展。我完全不由自主，任由摆布，但惧怕里开始渗入几许期待。听说，我将开始一趟庄严可畏的旅行。

三

3月3日，凌晨4点40分。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最初的世界是阴郁昏昧的，就如那条充满奥秘的生命河流。我恐惧地四处张望，在我的视线还没有涉足窗前之际，整个空间是被夜色覆盖着的一片漆黑。直到我的目光游移到另一端的窗口，我才终于看到那个不圆满但十分明亮的月亮。她诡谲地对我微笑着。

周围一片哭声，凄凄惨惨戚戚。一个生命的结束，伴随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天空中的愁云惨雾掩盖了应该发生的喜悦。

若干年后，爸爸说，我是带着火把来到这个世界的。一把熊熊的烈火，把他过去意气风发的岁月焚毁，连同母亲的骨灰一起埋葬，然后将他熬炼成坚硬的钢铁。

四

我亦曾刻意遗忘那一年3月3日，凌晨4点40分。然而，它却成为我记忆中无比深刻的一个符号。

原来时间有它的象征意义。生生死死的秘密中，永远深藏着一个真相。

一个月色凄迷，美丽的夜晚。清风幽幽地沉吟着。

我心里充满了感恩。

毛丽妃

文学爱好者，教育工作者。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爱的谎言

刘
燕
(中国)

这天晚上，刘江华忍不住对妻子陈佩说：“亲爱的，我们结婚整整十年了，你都没有怀上孩子，肯定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有问题，要不咱们明天去医院检查一下？”陈佩点了点头说：“好吧，一切都听你的。”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便来到医院，分别作了详细地检查。医生说，检查报告要下午才出来，让他们先回去。下午，刘江华碰巧有事，不能前往，只好让陈佩去取。

到了晚上，刘江华匆匆忙忙地赶回家，问陈佩检查的结果如何？陈佩耷拉着脑袋，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检查报告递给了刘江华。刘江华接过来一看，心中暗自窃喜，原来问题出在陈佩身上，之前他一直怀疑是自己的问题，现在好了，他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自卑和愧疚了。刘江华温柔地将妻子搂在怀里，安慰道：“亲爱的，没事的，只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要不要孩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实在想要孩子，咱们就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吧！”

然而，刘江华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他是三代单传的独子，按农村的说法，没有孩子就是断了香火，刘江华的父母哪能同意呢？自从刘江华结婚后，父母就天天巴望着抱孙子，现在知道陈佩是一只不能下蛋的母鸡，便立刻给儿子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不和陈佩离婚，他们就去死。刘江华无奈，只能含着泪与陈佩离了婚。

在父母的张罗下，刘江华很快就和另外一个陌生的女子结了婚。可是三年过去了，后妻的肚子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在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催

促下，刘江华只好领着后妻再次来到医院检查，令刘江华吃惊的是，后妻一切正常，这就意味着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怎么可能呢？三年前的检查报告现在他还揣在身上，黑字白字写得清清楚楚，但为了证明自己，他还是重新作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医生说刘江华排出的精子是死的，根本无法生育。刘江华不信，拿出三年前的检查报告对医生说：“这张报告单是你三年前为我检查的，结果怎么会如此大的偏差呢？”医生接过报告单一看，顿时脸色惨白，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他为一对不育夫妇作了一个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男人死精，不能生育。女人问：“这种情况可以医治吗？”他摇摇头说：“你男人是先天性的，无法医治。”女人听后神色暗淡，哽咽着说：“来之前我就有心里准备，没有生育就没有生育呗，我只求医生能将检查报告改成我的问题。”他听后坚决地说：“不行，绝对不行，我是一个医生，得尊重事实，况且这样做也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女人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如雨下，苦苦地哀求道：“医生，我求求你了，他这些年太不容易了，为了这个家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人家的白眼，如果让他知道自己不能生育，肯定会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卑中。我男人最好面子，如果他连这点尊严也没有了，日后叫他如何在别人面前抬起头啊！”他被女人的爱感动了，于是开出了平生唯一一张虚假报告。事隔三年，他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心软，竟害了女人一生的幸福。

刘 燕

文学爱好者。

乡长不让我修路

吴
剑
(中国)

持续多天的降雨引发山洪，将村里的公路冲垮了。为了及时抢通道路，天一晴下来，我便迅速组织村民，带上板车、铁锹、撮箕和十字镐等工具向现场而去。而恰在此时，我的电话骤然响起，一看，原来是黄乡长打来的，赶忙接听。

“喂，吴村长吗？”黄乡长急切地说，“听说你已组织力量去抢修公路，这可是大好事啊，值得肯定。不过，我说呀，这修公路的事，你们就别管了，先放放吧！”

我暗忖，黄乡长不让我们抢修公路，难道上面会另有安排？便感激地说：“黄乡长，我们村还有大量的水果等着运出去呢，这几天大家都愁死了，如果道路不能及时修通，大家的损失就大了。这路，我们还是自己修得了，就不麻烦政府了。”

不想，黄乡长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他严肃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听不进别人的话？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闹出事来，我可承担不起责任哟。”

“可是……”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路就是不许修，这是我的命令，你想得通也得听，想不通也得听！”不待我解释，黄乡长打断我的话，态度十分坚决地说。

我心想，黄乡长既然把说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肯定自有他的道理，便唯唯诺诺地说：“黄乡长，既然如此，我听从你的命令，马上把大伙带回去。”

一晃，几天过去了。因为一直没有听到黄乡

长有关修路的任何消息，我一急，径直就跑去了被山洪冲垮的公路现场。在现场，只见不少车辆在公路垮塌的两头接转着来往的村民，准备外运的水果则堆满了公路两旁。想想之前我曾夸下海口，说天晴后，立马组织力量抢修公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直到现在，塌方的路段都还迟迟没有动工，这让我感到心里十分内疚，情不自禁便掏出手机，拨通了黄乡长的电话。

“黄乡长，我们这路被冲垮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一个多礼拜了，仍然没有得到修复，这不仅给村民们的出行带来了不便，更影响到了村里水果的外销，我看到那些堆放在公路边的水果，一直没能及时运出去，心里就感到像被猫抓了一样难受。”

“是真的吗？”黄乡长听了我的话，显得异常惊讶。

“黄乡长，当然是真的，我怎么敢骗你们领导？不信，你抽时间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嗯，好，好，好，太好了！”黄乡长说。

“那么，黄乡长，这路……”黄乡长一声一个“好”字，但这“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则让我感到很纳闷，我欲言又止。

“吴村长，是这样的，”黄乡长似乎意识到了我的顾虑，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包县长，原本准备要到我们乡来检查抗洪抢险工作的，当时我就已经考虑到了你们村，因为包县长突发疾病，到医院一住就是好几天，一直到昨天才出院。幸好，你们村里的公路还没有修，不然，我们就没法给包县长再补镜头了。”

吴 剑

贵州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检察文学》《小小说大世界》《微型小说月报》《闪小说》《三月三》、香港《新少年双月刊》、美国《明州时报》、新西兰《先驱报》、印尼《国际日报》、泰国《中华日报》《新中原报》等刊物，并入选《中国当代微小说精品》《2016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星光闪耀——2016年中国闪小说佳作选》等。

拐杖

走出公证处，已近晌午。大壮驱车匆匆往乡下赶。他的心像归巢的鸟儿一样急切。他为母亲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多年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父亲十年前去世后，偌大的老宅就母亲独守，显得格外空旷。大壮每次从城里回乡下，都劝母亲跟他住，母亲总是用“不习惯”来搪塞，硬是不进城。其实，大壮清楚，有哮喘病的母亲是顾虑跟他们一起住，给他们添麻烦，特别是怕影响孙子小宝的学习。

大壮将车停在老宅的大门口，高喊了两声“娘”，没有应答，就拎着拐杖，直奔厨房。母亲果然在烟雾腾腾的厨房里忙碌着。

大壮连喊了三声“娘”，母亲才听到。母亲的听力也大不如前了。大壮的眼里顿时溢满了泪。

“娘，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大壮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那是什么？”母亲疑惑地说。

“娘，我不去城里那个厂工作了。这是咱们村的山林承包合同，承包期30年哩。上午去忙合同公证，耽搁到现在才回来。娘，今后我可以天天在家陪着您了！”

“那怎么成？那怎么成？”母亲惊愕地说。

“娘，以前您是我的拐杖，以后我要做您的拐杖。”大壮望着满头白发的母亲，将那根乌黑锃亮的拐杖递到母亲手里。

讲个故事

多年没回老家的老王，春节前回到了老家。听说发小老方得了胃癌，便去县医院探望。老王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是，形容憔悴的老方仍然叹息连连。

“老方，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就发生在我生活的江城。十年前，江城医院的一个重症病房里，住着两个病人，一个才32岁，一个已66岁，都是肺癌。那个年轻人，整天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从没露过笑脸。那个老头呢，一边打吊水，一边兴致勃勃地听收音机里的京剧，不时还跟着哼几句。不打吊水时，他就下床在医院里转悠，逢人就拉呱，一脸笑呵呵的，没病人似的。”

“那老头咋能这么坦然？”老方惊奇地问道。

“也有人问那老头这个问题，他呵呵一笑道：‘得不得绝症不是我能决定的，但让每一天都快乐却是我能决定的。与其在愁苦中死去，不如在快乐中离去。’”老王说。

“后来呢？”老方问道。

“一个月后，那年轻人在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老王沉默了片刻，指着自己，笑眯眯地说，“至于那老头嘛，至今还活得好好的哩！”

望着眼前精神矍铄的老王，老方的嘴巴惊得半天合不拢。

兄弟

安德烈病情恶化，急需骨髓移植。心急如焚的安德鲁回家后，对父亲说，要参与哥哥的骨髓配型。然而，回答他的却是父亲的摇头。

“为什么？”安德鲁问道。

“因为——”父亲犹豫了片刻，狠狠地抽了一口雪茄，说，“因为你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什么？！”安德鲁惊诧地望着父亲。

“是该告诉你真相了。18年前，我在诺曼底的前线作战，最激烈的那次战斗中，一枚手榴弹突然落在我的身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好友杰克逊猛地将我推向一边……等我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榻上，而杰克逊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你是杰克逊的儿子。那时候，你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与杰克逊曾私下约定，无论是谁，如果在战场上不幸牺牲了，活着的就照顾对方的家庭。”

“那我的母亲是谁？她在哪里？”

“玛丽，”父亲叹息了一声，幽幽地说，“她在你出生时大出血，也走了。”

“不，我不相信！我的母亲是劳拉。”

父亲默默地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拿出一张已发黄的医疗诊断单，上面赫然写着“永久丧失生育能力”的字样。

望着父亲装着假肢的左腿，安德鲁的眼里溢满了泪。

程思良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会会长，《闪小说》主编，出版闪小说集《迷宫》《前行中的闪小说》等著作十余部。

逢年过节，妈妈都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家？我每次都告诉她，越是节假日，我的工作越忙哩。妈妈听后轻轻地挂了电话。

这次来电，妈妈还问我：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你们也该歇歇吧？

我不知怎样回答。我在海关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更加繁荣强大，过境来往的人员，越来越多，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时间像流水一样，一晃，我就退休了。想起了家乡的妈妈，我决定带她到香港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去旅游，一家人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清晨，在香港，港岛的街道人稀车少，我对妈说，背你过马路？妈的脸上像太阳的光芒，刹时灿烂了，我弯下腰，背起了妈妈，刚走了几步，泪水就涌了出来。

此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警察。他掏出罚单，盯着我：不守规则，罚2000元！哭？哭也得罚，危险呐。

我自言自语：太轻了……不轻，两个人罚4000。警察头也不抬边开罚单边说道。

我哽咽着：妈妈太轻了。

我抱过妻，抱过儿，也背过儿，背过妻，可我却第一次背母亲，妈的身体竟是那么轻，我腾出右手抹了抹泪眼婆婆的脸庞。

警察细细打量我背上的母亲，半晌才蹦出一句，妈妈无辜，你该罚。转身离开了。

廖东平
文学爱好者。

廖东平
(中国)

摔了一跤 (外一篇)

赵明宇
(中国)

马县长今天去沙圪塔镇考察。沙圪塔镇位于县城西北45华里，路不好走，又堵了车，到镇政府的时候，已是中午10点多了。刘镇长和乡干部在大院里迎接，门口挂了一幅横幅：欢迎马县长来我镇考察工作。

马县长在县一中做过教师，刘镇长是马县长的学生，私下喊马老师，显得亲切。刘镇长在乡镇工作多年，听说县交通局局长老焦该退休了，他已经跟马县长打过招呼，想回城接老焦。他知道这次马县长把他这里作为试点，也有给他增添政绩的成分。

刘镇长说，马老师啊，都这个点了，还是先吃饭吧，咱不违反组织纪律，在机关食堂吃便饭。小笨鸡，野蘑菇，熬大锅菜。马县长说，还是先去村里看看那几个贫困户吧，天还早呢，吃饭的事儿，不急。刘镇长就让秘书通知附近几个村的村长，做好汇报工作。

出门的时候，马县长微笑着指了指门口的横幅说，我这个学生，会做文章。刘镇长说，县太爷来视察工作，可是大事情呢。马老师您低调，今天没带记者来啊。马县长笑笑说，小刘啊，来坐我的车，跟我聊聊工作。

小轿车缓缓驶进一个村子，村长一边介绍村里的情况，一边带着马县长、刘镇长向一个贫困户家里走。刚下过一场小雨，路滑，马县长从贫困户家里出来的时候，走在前面，脚下一滑，跌坐在地上。刘镇长紧跟在马县长身后，伸手去扶马县长，也扑通一下跌在地上，比马县长摔的声音还响，比马县长摔得还要狠。马县长只是跌坐

在地上，屁股上沾了泥，而刘镇长跌坐在地上，又躺到了，脊背上也是泥，一翻身，前胸和膝盖上也沾满了泥巴。

村长和大家赶忙把马县长和刘镇长扶起来。刘镇长铁青着脸斥责村长，你们村这破路，咋搞的？

马县长笑着说，没事的，没事的，怪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怪我脚下不稳。

刘镇长说，马老师，我陪你去县医院拍个片，查一下吧。马县长说，不就是摔了一跤嘛，我没那么娇贵。走，看看下一户。

看了下一户，刘镇长说该吃午饭了，真的该吃饭了。马县长说，午饭，我就不吃了，回县里还有几件事情要办。

晚上，刘镇长带着营养品来看望马县长。马老师，都怪我，没把村路修好。我以后做了交通局长，让全县的每一寸公路、每一条街巷都平展展的，保证永远不让您再摔跤。

马县长给刘镇长倒了一杯茶说，我的学生，我的刘镇长，你思路活跃，反应灵敏，很优秀啊，但是你接老焦这事儿，恐怕是弄不成了。刘镇长一听，头就大了，老师，我在乡镇工作十几年了，回城这事儿还需要您这个大靠山啊。马县长呷了一口茶，笑了，其实，今天上午我在村里摔的那一跤，是故意的。

刘镇长愣住了，他感觉自己真的摔了一跤。

老梅

坐在我对面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姓梅，今年84岁，声音嘹亮得让人为他没有当上歌唱家而惋惜。我陪他吃过一次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用拐杖把地板杵得咚咚响，饭量大得惊人，啃大骨头比年轻人还要利索。已经记不清他是第几次来我办公室了，但是我知道他每次来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我办。

这一次，他进门就说，赵主任，老朽这厢有礼了。我给他让座，又倒了一杯茶端到他面前。他红光满面地掏出一个本本说，我加入省作协了，这是会员证。

我愣一下，寒暄了几句不咸不淡的祝贺词。

老梅问我，咱们元城县，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省级作协会员？我讪笑着说，别看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对这事儿还真的不清楚。

老梅捋着胡须说，如此说来，请组织上出面，给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发个贺信，或者命令街道办事处为我开个庆功会。

面对这个老顽童，我想尽快把他打发走，没时间和他扯淡。我冲他笑笑说，你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还得请示一下杨书记。

老梅听了，从沙发上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说，这是全县的荣誉，我为元城做了贡献呢。我是全县第一个80岁以上加入作协的作家，第一个出自传的耄耋老人。

顿了顿，老梅又说，还有一件事儿，能否让我做政协委员？

我说，这事情我更做不了主。

那我找杨书记去。老梅有些生气了，转身就

走。我不敢拦他，80岁以上的老人就像瓷器一样，谁敢去碰？只得丢下正在起草的一份文件，紧走几步跟上他，陪他去见杨书记。

县委书记杨金山说，梅先生，你都一大把年纪了，闹啥闹？老梅说，杨书记你咋说这话？我咋闹了？电视上那些政协委员还有八九十岁的呢，我咋就不能呢？跟他们比起来，我还算年轻的呢。

杨书记哈哈大笑说，梅先生，我先帮你沟通一下，回头答复你好吗？老梅说，这事儿您可要放在心上。我加入省作协，如果在古代也算是举人了吧？这样算来，在中国历史上80岁以后成名的只有三个人，可谓古今三人：一个是姜子牙，80岁出山做丞相；一个是宋朝的梁灏，82岁中状元，《三字经》上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再就是我老梅，84岁成为省作协会员。

杨书记笑得眼睛出水，说这事儿还真的严重了啊。

杨书记向我丢个眼色说，赵主任，梅老先生的事儿你负责协调一下，我还有个会要参加。我知道杨书记是让我把老梅打发走，就说既然杨书记安排了，梅先生你先回去听我的通知。

总算把老梅劝走了。

杨书记回头问我，这个梅老先生到底是咋回事儿？我只得如实回答。老梅是元城北街的商户，经营中药材，有三间临街门店。老先生略识文墨，早年创业坎坷，文革中受过打击，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已经是江河日下了。如今在家无事可做，写起了回忆录。后来拿着一沓子文稿找到县作协主席老袁把关，老袁撺掇他出一本书，还可以加入市作协。去年，老先生的回忆录自费出版了，也加入了市作协。谁知道老先生的作家梦越做越大，让儿子带他去省城，要加入省作协。有了一本书，领导见他年龄大了，特批他为省作协会员。

杨书记说，老先生实在是精神可嘉啊，以后你可以代表我从精神上鼓励一下。

过了几天，老梅又来找我，送来一份大红请柬说，我到街道办事处去了几次，街道办事处总算答应我了，他们出面，我出资，为

我召开庆功会。恰巧我的书房落成，请你过去喝喜酒。

推不过，我只得去了。元城北街一栋两层小楼门前摆满了鲜花，锣鼓喧天，比商场开业还要热闹。小楼上竖起一块灯箱广告牌，写着“作家梅来香书房”五个大字。

上得楼来，高朋满座。我环顾四周，除了老梅的回忆录，并没有其他的书籍。老梅握着我的手说，老朽感谢县领导光临指导。我说，梅先生，怎么不见书房有书？老梅说，我这是写书的房。

我恍然大悟，笑笑，上台致词，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跟大家一起合影。

老梅弃了拐杖，双手打拱，像个红光满面的新郎官。他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请大家尽情发言。以后这个书房将开辟成我梅来香的故居，成为元城文化圣地，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推开窗户，眼前一亮。原来书房后面是个小花园，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像个多姿多彩的童话世界。

赵明宇

1970年出生于河北大名。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邯郸市小小说艺委会主任，《当代小小说》杂志主编，大名县人民政府史志研究员。

轮

今天初一，大儿子说：“妈，穿上雨衣，我送你去我弟家。”她小心翼翼地看看儿子，张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雨水顺着雨衣流到了她身上，似乎也淋到了心里，到了二儿子家里，她受了风寒，好在身子骨还可以，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就好了。

又是初一，“妈，我骑三轮车送你去我哥家。”她小心翼翼地瞅瞅儿子，话到嘴边什么也没说出来，外面风真凉啊！似乎能凉到人心里，到了大儿子家，她身子到底不如以前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冬走了，春来了，年年如似，这把老骨头啊！倒也禁得起折腾！她在两个儿子家里轮着住，一家一个月，每到初一不管身体如何，无论外面是刮风还是雨雪天，她都会被很准时的送到另一个儿子家里，今天天气很好，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妈我送你去我哥家。”“儿啊！妈一动就浑身疼。”她眼巴巴地望着儿子，眼中透着希冀，但很快她眼中的光便淡了下来，沉默的儿子哼哧了半天说：“我动你轻点。”

她还是去了大儿子家，这次她没有等到下一个初一，两个儿子长长地舒了口气，可很快儿子的笑脸就僵住了，他们看到了母亲脸上也带着同样的微笑。

楼上楼下

这几天她失眠了，她家的楼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她一回家楼上跑步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第一次她觉得肯定楼上有什么事情，忍着头疼着，那声音一直持续了一小时。

第二天，楼上更加过分了，在客厅跑过来跑过去，这还不算完，跑了十几趟后，又开始到卧室跑，吵得她头疼欲裂，中午想睡会，跑步的声音让她无法入睡。她都担心自己的房顶是不是会塌掉，即使这样她也忍了，劝自己楼上楼下尽量和睦相处，万一是孩子小不懂事呢！可人也该有点自觉啊！

第三天她刚想睡觉，楼上的跑步声又响了起来，从客厅到卧室，这个声音，弄得她心烦意乱，太阳穴一蹦一蹦的，她腾地坐了起来，怎么这么没素质，又不是住在村里，这是单元楼啊！有心找上去，算了再忍忍吧！

第四天，第五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听着头顶上传来的声音，她头疼欲裂，天天失眠，为了睡个好觉，她还去老家睡了几晚上，可这也不是办法啊！当楼上的声音再次地响起来的时候，她实在忍无可忍，穿着拖鞋跑了上去。门打开了，她一愣：“怎么是你？”那个一脸微笑的是她楼下的邻居。

这几天没睡好吧？她点头。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反问。

“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住着，一个星期你就受不了了，我在你家楼下半年了，你家孩子天天跑都把我都弄成神经衰弱了，只好跑到你家楼上来了。”他说道。

今年不评职

我发现自己是真傻，或者说是自不量力，前年评职我竟然傻傻的和邻村学校的校长一起参评，虽然我教龄长，年年优秀，还长期在一线，可那又怎样呢？

去年，我又犯了傻劲，评职称的人里面没有校长，却有一位年轻的校长媳妇，我觉得自己比不过校长，还比不过校长媳妇吗？一分之差狠狠地打了我的脸，仿佛又一次笑我的不自量力。

今年在教委帮忙的同事告诉我，今年凭职我绝对没问题，既没有校长，也没有官太太，我肯定能评上。几个同事都提前说让我请客了，我笑着说：“今年我不打算评职称了。”同事都以为我是开玩笑，直到最后见我真的没有参加，大家很是不解，我却很高兴，一改往年没评上职称的消沉，同事都觉得我是受刺激了，其实我明白我精神很正常，也是真的高兴。

我要是评上职称涨了工资，今年我好不容易申请的公租房就不符合标准了。

王月寸

河北省晋州市人，中国闪小说学会会员，当代微篇小说协会理事，中国闪小说72星座，2013年和2014年闪小说新锐作家，曾在印度《国际日报》、泰国《中华日报》以及《天池小小说》《检察文学》《青年作家》《赤壁》《喜剧世界》《闪小说》《金山》《微型小说月报》《文苑》《蒙自文学》《中国微型文艺》《小小说月刊》等中外报刊杂志发表作品。



艾禺

作家、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

问：

倘若你可以自由穿梭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会选择哪一部？你又会在作品里做些什么？

答：

我会选择凑佳苗的《告白》，它是一部探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推理小说。我会希望在那个四岁小孩森口爱美被溺毙后进入她的灵魂然后从水面浮起来，开始在案发当日出现的下村直树和渡边修哉两个同学之间游走。我要让这群亲情缺失、精神空虚的学生重新发现真正的自己，思考他们的定位。我在梦境出现也好，直接以“鬼样子”拉着他们的后腿也行，只要他们不再把自己困在一个自制的框框里毁灭自己。虽然他们终究是凶手，但鬼并不小气。



蔡蕙襄

数据分析师

问：

假如你可以和过去的一位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伟人见面，他/她会是谁？你会和他/她谈些什么？

答：

我会想和鲁迅见面。鲁迅曾说过：“再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出生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我希望能与鲁迅讨论现今的社会与教育制度，一同探讨现代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以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我也想进一步了解鲁迅的一生。

时光 旅人

专辑

短篇
小说

她拖着行李箱上了列车，整个人几乎傻掉了。车厢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难道没有其他乘客吗，是因为夜班车的缘故吧？

没想找太多借口，反正没人更好，安静地睡上个好觉，醒来便到目的地了。

空荡荡的车厢要坐那里都行，偏她还是按着车票上的号码寻找着自己的位子。她是个很讲原则，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她不喜欢逾越。

可偏别人喜欢，一个老头正坐在她所属的位子上。

原来还有其他人。

“老先生，您坐错位子了，这位子是我的。”她礼貌地走上前去提醒着。

“你坐其他位子吧！”老人看了她一眼，完全没有要让位的打算，继续安稳地坐着。

“我要坐我的位子。”她也没要妥协，摆起脸色。“其他的位子没人坐，你要坐哪里都行。”

“永远自己都对，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方竟然不客气地批评起她来了。

他谁啊？还真有点火冒三丈。

火车的鸣笛声在她的怒气即将爆发的时候“呜呜”响起，车身也开始徐徐摆动。她站不稳身子只好赶紧坐下。两人面对面，大眼瞪小眼。

根本没打算再换位子，她要证明自己没错。你要和我作对，来好了。

窗外的风景移动着，由清晰转为眨眼便过，渐渐模糊；灯火微弱的光像被穿成一条线般游动着，再慢慢转暗，从城市走入村庄。

“回家啊？”老人突然问。

干嘛要回答一个陌生人的问话。她装着什么都听不见，埋头滑手机。

“是应该回去的，本来就应该回去的。”有完没完，老人又说话了。

“怎么样，会回来吗？”妈一个星期前给她挂了个电话。“做祭，回来吧。”

“我很忙……让我……想想吧。”她找不到借口，敷衍应着。

做了祭，逝去的人能得到什么？妈就是传统，要按着老规矩走。

还有，值得为那种人做祭吗？

她从小就对爸没什么好印象。那个每次放工回来就只会坐在家门口抽烟的男人。家事都不管，只有妈一个人在操劳；又爱发脾气，功课差一点就挨打，自己没读书，有什么理由对别人要求那么高？

人家的爸都懂得疼惜自己的孩子，就自己的爸爸不会、不懂！

中三那年，她在火车站附近唯一的便利店里找到份临时工。家里什么都缺，她的学费完全没有着落。想着赚点钱也就解决难题，没想到很快便被爸发现，操着木棍敲破便利店的大门把她扯了出去，还警告店里的人以后谁要再顾她就打断对方的腿。

从此像个灾星，大家都躲着她，就怕惹了她的父亲。

她18岁选择离家，离得远远的避着爸。虽然成绩可以继续上大学，但她还是决定放弃，家里还有其他弟妹，父亲的“无能”害一个人就好，无需全家受罪。

远离是好的，可以忘却某些对方的不是，感觉爸存在的价值，起码会让她想起曾经和爸爸在山坡上一起骑脚踏车的事，那时有过一种短暂的快乐萦绕着。

离家两年内她终于决定回家一趟。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想给家人一个惊喜。她拖着重重的行李箱，里面塞着买给家人的礼物。爸

的礼物最难买，因为自己从来也没有在意过对方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最后选择买了虫草、人参几样药材。因为每次在电话里都听妈念叨着爸的身子不好，那就补一补吧！

她的出现果然令全家愕然，仿佛天外来客般。爸看着她，嘴巴像噙了一口水，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

晚饭过来，她走出厅来当圣诞老人。弟妹们兴高采烈拿着礼物都回房去了，妈也喜滋滋地拿着围巾进房照镜子。

“爸，这是买给你的。”她把一袋药材递到对方面前。

刚才分礼物的时候，她已经感觉到对方神色不对，此刻接过袋子的手猛烈地抖动着，突然站了起来，朝敞开的大门走了出去。

妈从房里出来，两母女对望了一眼，似乎有预感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只见爸走到门外的泥地上，把袋子里面一盒盒的药材都倾倒出来，然后用脚猛踢开。

“阿茂，你到底在做什么？”妈惊慌地呐喊着。

“我不稀罕她的东西，我才不要她的东西！”爸狂吼着，像一头失控的狮子。

她怔怔地望着爸发狂般的举动，只感觉对方脚下践踏的不是什么药材而是她的心，血都涌出来了，一直窜到嘴边，嘴里有浓浓血腥的味道……

“女儿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还给你买东西，你发什么神经！”妈拉扯着他。

她没有等待接下来爸会如何回应母亲，转身入屋把行李箱拉出来就走。头也不回的走，后面传来弟妹的呼叫声，像似混杂的噪音，要把她的脑子撑爆。

以后都不回去了，她对自己说。然后很有原则的遵循着，不再回家，过年过节就给妈和弟妹的户口打些钱，要买什么就什么吧！

直到去年爸死了，她才知道他病了许久，但不要妈告诉自己。也还真做绝了，连快要死了都不想让她知道，讨厌真有那么深吗？

最后还是要回去的。

爸躺在棺木里，紧闭着双眼，似乎还在拒绝着她的出现。

“不是这样的，你爸不是这样的。”妈站在她身边喃喃说着。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说，还有什么可听的。

转眼又一年了。

“回去看看你就明白了！”依然是老人的声音。

窗外什么也看不见的夜晚以奔流不停的速度在她眼前飞逝，眼皮好恹，重重地压了下来，好像进入另一个黑夜。

是什么时候回到家门口的？

一个老人正蹲在地上颠着手在捡拾地上被踩破的药材盒子，紧张地拍着上面的沙土，紧紧地抱在怀中，抬起头。

竟是爸？不对啊，他不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死了吗？

“我只想她留在我身边，不要离开，她却偏选择走！”爸的脸扭曲成一团，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只希望她和别人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什么都不用担心，难道她真的不明白？”

“她只是不了解你……”妈安抚着。

“我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我要的是……她。”

她傻呆呆地望着爸的背影，终于明白病重了也不叫自己回家不是因为讨厌，而是有爱，不想她担心，心里却是巴不得她能一直在身边的。

眼眶盈盈泪水止不住的淌着。她正想冲过去，紧紧地抱住爸，在他怀里撒娇，可是才刚迈开脚步，却猛地摔倒了。

列车突然刹车，她是从座椅上狠狠地摔了下来。

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在列车上，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她狼狈地爬了起来，只见老人对着她笑。

“怎么样，这趟时光之旅还有收获吧！”



“什么时光之旅？”一时抓不到任何头绪，她愣愣地看着对方。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你，你也不应该放弃他。”

“我们……回到了过去？”

“不是我们，是你。”老人指着她，回头望向窗外，轻松说说，“天亮了！”

黑暗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远远的水平线上透出缕缕红霞，一点紫红缓缓升起，慢慢慢慢地，咸蛋黄跳了出来，顿时朝霞满天……

“是天亮了！”她不自觉地附和着，目光从车窗外移回车厢，却顿时吓了一跳。坐着的老人竟在一瞬间不见了。

她惊慌地站了起来四处寻找，以为老人只是走开了。长长的车厢，是空的。

“小姐，这趟班车就你一个乘客。”临下车的时候，列车员对她说。

回家的路上，她慢慢明白，这一趟列车之旅也是趟时光之旅，让她看清楚了自己和父亲，自以为是的行为是如何在对方的胸口捅刀。

宁静的后山上，香火冉冉，母亲和弟妹们因为等不到她出现都先来上坟了。

她远远跑着过来。不能再迟到了，爸等不到她一定会焦虑的。

“你回来就好了！”妈看到她出现，紧把她拉到墓前。“你女儿回来了，阿茂，女儿回来了！”

她看着碑石上的照片，爸笑得很慈祥，好像跟她说，“回来就好。”

仪式结束，大家开始烧着冥纸，希望爸能在另一个世界大富大贵过上好日子。几张金银纸突然在她手上飞了起来，掉到隔壁的墓地上去了。她走了过去捡了起来，才一抬头，一张熟悉的脸孔引入眼帘，不就是那个车厢里的老人吗！

“谢谢您。”她笑了，合十拜了又拜。

艾 禺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曾为电视人，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最新作品为微型小说《心中的火车》和少年小说《沉睡天使》。

有些事无法解释，有些事不得不信。

比如让时光逆转，在一个人死后，获悉他临终前，无法对想说的人，说出口的话。

1

他把一支银针状的仪器植入死者的脑部。仪器衔接着电脑。渐渐地，一行一行的字体显示在屏幕上。

“宝贝，爸决定给你买一只金毛猎犬……你求了我三年……你妈也爱狗，她如果还在，肯定支持你……唉，偏偏遇上这该死的车祸……我已付了钱，单子在钱包里……”

肖光，你把死者的遗愿告诉陈Sir，让他找找死者的钱包。

好的，教授。

2

慎重考虑后，她向男友提出分手。

爱情长跑六年，她愈发觉得不了解男友，与其仿若两个世界的人，很多时候都无法沟通。她知道两人的感情转淡，再拖下去，绝无幸福可言。于是，她忍痛，慧剑斩情丝。毕竟两人交往不久后便住在一起，双方家长和亲朋戚友都知道他们同居。作为女方，提出分手，确实要有巨大的勇气。

不出所料，男友不愿分手，试图以求婚来挽救这段爱情，死命求她再给他时间和机会。她对他说，我若收下你的婚戒，就等于自掘坟墓。

一天，趁他出差时，她毅然收拾行李，在桌

上留下“Goodbye Card”，往信箱里投入门匙，然后头也不回地搬出他的公寓。

能如此潇洒离开，也因为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没有任何结晶。

坐在德士里，她心里呐喊着：巩蓓芸，你恢复单身了！恭喜你！

3

教授，这仪器能读取一个人临终前的愿望，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您的出发点是想帮助死者实现遗愿？

是的。那些走得安详的人，不需要这仪器，因为他们已经把后事交代好。一些慢性病患者也有时间实现他们的心愿。大部分病逝的人都有机会在临终前说出遗愿，但那些突然死去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明白。尤其猝死时，身边没有其他人。

而且死的时候，是睁大双眼的。他们一定有愿望未了。

就像之前被毒贩射杀的一位特警，他死的时候就是睁着眼睛的。他有话想说，却被灭口了。

他没机会把话说出口，所以死不瞑目。我对死不瞑目的人比较感兴趣，他们睁着眼，因为不甘心就这么死了，因为他们还有想要做的事或想对什么人说的话。

所以我们警方便借助您的仪器，读取那特警临死前一分钟想说的话。

根据肖光的记录，那特警想告诫做卧底的同事，贩毒集团已经查到他是卧底了。

那晚警方出动整百警力和十几部警车围剿毒贩，在码头人赃并获。我接到您的电话后，及时通知那卧底，让他在大战前找机会开溜。

警方扫毒成功，那是去年的头条新闻。

您的发明救了我那卧底同事一命。我还发现，因为“时光逆转”

而了却遗愿的人，原本睁着的眼睛，都会自动闭上。太不可思议了！

连这样的细节都被你发现了？果然是当警察的！

4

她和他认识数年了，发现自己喜欢上他却是近年的事。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常一起讨论公事，一起喝咖啡吃午餐。一次加完班后，他说想看一部叶问的电影，问她有没有兴趣共赏。

她想起了不愿分手的男友前天约她看电影，她问都不问片名，就一口拒绝。

“咏春叶问，听过吗？”

她摇摇头，“怎不叫你太太看？”

“她不爱看功夫片。”

“是不是从头打到尾，或很暴力的那种？”

“不是，绝对不是。这部戏叫《一代宗师》，说的是叶问和宫二的故事。梁朝伟演叶问，章子怡演宫二。《一代宗师》有精彩的功夫场面，也有动人的爱情故事，好评如潮。”

“真的？那我就陪你看吧！我喜欢章子怡，当是捧章子怡的场。”

5

教授，我有个疑问。

请说。

既然是读取没有说出口的话，那能不能用在活人身上？

不能。因为银针直插脑部，会致命的。陈Sir，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能用在活人身上，就能减轻你们审问嫌犯的工作了，对不？

哈哈……您这项时光逆转的发明已经十拿九稳了，什么时候公诸于世？

再给我多一具尸体吧，让我进行最后一次的实验。

6

她做出了决定，飞赴德国，先在柏林找份工作，日后在那里定居。

“我在大学主修英文，副修德文，去德国不下十趟。我对那里的景点美食风俗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来德国，记得找我。我会等你来。你太太怀孕了，如果你不来，我也能明白。”

想着她的话语，他神情凝重。

“很高兴和你一起看《一代宗师》。那是我们惟一一起踏入戏院看的电影。戏末宫二对叶问说的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把她那番深情的告白，抄录在我送给你的小卡片上。”

读着她的短信，他心跳加速。

“能碰到你，是我的运气。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你。我把这话告诉你也没什么，喜欢人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

看着她的字迹，他眼眶泛红。

“我能不能有一个要求？喜欢你，我没告诉任何人。我和你的事，没有人知道。我会在柏林等你。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什么不测，你能不能想办法通知我？”

听完她的录音，他含泪点头。

7

陈Sir，我是肖光。我刚看到晚间新闻，有一名战备军人回营参加军训时猝死。我注意到他被抬上车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教授要他的尸体做实验？

是的，这是最后一次了。您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

8

一支银针状的仪器植入死者的脑部。仪器衔接着电脑。渐渐地，一行字体显示在屏幕上。

“老天爷，您能不能通知蓓芸我殉职了？求求您……”

教授双目紧盯着屏幕，脸色铁青，嘴巴张大着，呼吸逐渐急促。

蓓芸？他怎么会认识蓓芸？他跟蓓芸是什么关系？

俄顷，屏幕上又浮现另一行字：“蓓芸，我不能去德国找你了……”

教授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他的拳头紧握，身体颤抖着，额头一条一条的青筋清晰可见。

他怎么知道蓓芸在德国？他打算去德国找蓓芸？蓓芸因为他而跟我分手？

教授，您没事吧？死者有什么遗愿？欸，教授，您上哪儿去？教授……

9

那晚之后，教授便人间蒸发了。没有人再见到他。

肖光博士没有“时光逆转”的完整程序，几个月后，这项研究被院方终止了。

10

盖棺时，他的双眼依然睁着。眼皮仿佛僵硬了，不管妻子与父母如何尝试，都无法让他合眼。

有些事无法解释，有些事不得不信。

柯奕彪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现任华文补习教师，兼任驻校作家。偏爱小说，著有小说集《真相》等，编有《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等。

“莫理我借来做什么，我说几时还你就几时还……”

这语气，好直爽，是40年前易新为我向他的一位朋友借“500元”时说的话。

这些年里，每当他提起这句话，我总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电动火车正朝吉隆坡的方向奔去，这一刻，就在这号车厢座位上，他又重提这句话，我感到不新鲜了，不是滋味了！

气氛陡然凝固起来……

“老赖，”我轻声的说：“上一回你说这话时，还加了一句话……”

正当陷入尴尬时刻，我打破沉默。

“加了什么话？”易新有点不屑地，用他那低沉的声音反问。

“你说……”我以温和口气接下去：“有一位朋友三个子女都大学毕业了……”

听了这句含潜台词的话，他震了一下。

“我后来送了水晶坠牌给你，适合你太太佩戴的！”我继续说。

“水晶坠牌给我？”易新有些激动，感到事态有些不妙，低声说：“回家后，我要问太太，将那水晶牌还给你。”

说完“还给你”三个字，点一点头，不正眼望我，我惶恐起来。

我知道，“送”水晶牌和“借”500元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急起来，将心中藏了多年又不便直说的话吐出来：

“我曾经借过300元给你！”

“哈……什么？”一向坚强自信的易新给我弄糊涂了，低下头，细声追问：“我有向你借过300元？我会跟人家借钱？借来做什么！”

然后侧着脸望我，等待我回答。

“你好像……”我谦卑地说：“为了朋友要开文具店，参股需要的。”

“……………？”他又低下头。

我已经伤到他了！为了安抚他，拉长声音说：“你也借过500元给我！”

易新侧耳听我说下去：“有一天，想和你算一下数目，你说了一句好感动人的话！”

他忽地笑起来，抬起头望着我，严肃的脸显得温文可亲。

气氛缓和了许多……

“你说了一句——‘不知道是我欠你还是你欠我’的话！”

有意奉承他，他反而不好意思的说：“是吗？好感动人吗？”

一时间，两人都要“背负”这句话带来的包袱了……

我从行李包内取出“矿泉水”，缓缓站起来，移步到另一边一个空位坐下；后面座椅零散的坐着几位搭客，我关切地回望易新！

车厢内播音忽然报说火车已来到金宝站，欢迎搭客乘搭马来西亚电动火车，没停下来，“乌……”的一声长啸，向黑暗奔去……

一位身着整齐制服的中年马来籍查票员走过我身边，瞪了我一下。

我再往那里望时，他打盹了，我的心不安了……

易新这趟跟我到怡保，本想见识几座洞穴庙宇，尝一些美食，然后北上太平。

昨天下午，黄女士驾车到机场接我们，我们打算在她家租住两晚，不巧黄女士一批人第三天一早要上“云顶”，第二天晚上不便住她的家，除非跟随她（他）们去云顶；他们会让出一间房给我们。

易新虽然不玩赌博游戏，感于盛情难却，兴致很高，定要上云

顶走走，不去太平了，行程被搅乱。

我以周末会遇严重堵车为由，婉拒去云顶，易新有些不乐；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就由他决定去或者不去。

他犹豫一下，心有不甘，两道浓眉一扬，说：“算了，就去你的什么渔村！”

今天早上黄女士载去吃早点，游了极乐洞，赶去“督亚冷”吃午餐，让他尝尝大头虾，然后在黄女士家休息。黄昏时刻，坐上这列火车，离开怡保……

在火车走动的声响里，细数过去岁月，还有些事值得推敲啊！

某一年，时在9月，我要到祖籍地探亲，顺便游韩江和梅江几个景点，易新塞了300元给我，作为顺风红包；我婉拒时，他说：“拿去，就算帮我买点茶叶！”

我后来上饶平凤凰山住一宿，买了些“单丛”送给他，那300元照样还给他，心里非常感激……想到这里，兴奋起来，拧开矿泉水瓶盖，倒一小口水往嘴里吞，连续喝了几口，感到特别凉快！又庆幸那500元的事，今日有了“交待”，人情上似乎没亏欠他，感到很自在。

火车正在全速前进。

说起易新，他对我可说“义气干云”，他说的那些话此刻在我心中回荡……

这些年来，我们有较多的时间相会，大约一两个月约喝茶，吃些点心。

他跟我到过马六甲，穿过鸡场街，吃了娘惹餐；住宿麻坡巴冬渔村，尝了亚参鱼；租船游柔佛河沿岸，到南亚港拜观音，都玩得愉快。

这趟游怡保，他有点情绪，不爱开口；我作为老朋友，自然充当识途老马，有点难作为了……

他在这些日子了，也许想不通，我借了那500元都四十多年了，也退休多年了，为什么一声不吭呢？没有任何反应呢！

他为人正直，处事有原则，或者已经不能容忍我没“信义”了，或者忘了某些陈年旧事，直到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才对那“500元”有所表示。

我为人一向遵守诺言，感情用事，处世有些天真，他那句“好感动人”的话守了好几十年，最后还是还是没有守好！

此刻我也想不通，我为了什么原因跟易新借钱呢？他生活的那么艰辛，难道是看不开之前借过300元给他？猛然想起他常借用的一句话——“钱财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在回程路上，唯有保持心境平和。

火车来到丹绒马林站，缓缓停下，上来几个搭客，握着带湿漉还未折整齐的雨伞，外面下着大雨，易新还在打盹……

我16岁认识易新，他那时大约11岁，虽然是个小少年，身体结实，散发着一股刚毅不屈的气质。他念完小学后，过了不久，父亲于40岁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他投到建筑业学砌砖墙，从学徒做起，一个时期跟随包工头到过柔佛州笨珍、古来一带干活，也曾到砂拉越古晋，还是做砌砖抹灰的泥水工序。

上世纪80年代，从乡村区搬到政府组屋区，三十几岁结婚，养育儿子，那期间他更换了好些工作，做过自来水管安装技工，一度在货仓库做些什么的，在那二十几年的时光里，我们虽然少见面，每一次的相会，都是他邀约的，两人相见甚欢，交情也日益深厚。

与他相会时，心很踏实。他口才好，说话有条理，语音低沉，有吸引力，也很耐心听人说话。他常说，“闲暇时，难得有几个知己来饮饮茶……”，简单通俗的一句话，透出他是多么重视友谊啊！

目前三个儿子中两个都是理工生，各有了家室，最小的儿子国立大学毕业，都有待遇不错的职务；退休后这十来年里，还有些同行旧友，邀他帮做些零散工作。

他熬过艰苦的岁月，真不容易哟！霎时间觉得他更像我从前认

识的“老赖”了，这两天虽有些情绪，说话还是那么低声委婉；而我直率冲撞，损了情义，让双方好不尴尬，心又不安了！

“到了吉隆坡吗？”易新突然回头向我望，淡淡地问。

“已经过了万挠一带，还需几十分钟吧。”

我于是站了起来，回到先前的座位，将喝剩的瓶装矿泉水放回袋里。

“老赖，今晚我们住星光旅店，”我望着易新的脸颊，热情地喊道：“明天去麻坡海口看候鸟，在渔村住一晚，后天到笨珍走一走！”

“你说怎样就怎样啰。”他冷冷地应道。

我心平气和，咀嚼着开篇他那句充满热的话……

风雨之夜，我们抵达吉隆坡中央火车站……

邓星东

文学爱好者。

小蜜

李叶明

走进母校大门时，卫平明显感受到门卫投来异样的眼神，而且毫不避讳，鄙夷中甚至带有警告。

女儿也察觉到了，悄悄问：“爹地，他为什么那样瞪着我们？”

卫平笑了：“他大概以为你是我的‘小蜜’。”

1

卫平是60后。那个年代，给孩子起名，叫建国、卫国的特别多。父母给他起名卫平——保卫和平，已经算是比较有创意的了。

卫平大学毕业后，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他既没去保家卫国，也没有保卫和平，而是加入出国潮，最后到狮城定居，还在这里生下宝贝女儿，取名倩怡。

给女儿取名时，他煞费苦心。可后来发现，“倩怡”这两个字，是新加坡女孩常用的。

女儿乖巧、聪明。祖母生前说，能养到这样的孩子，真是卫平你的福气！卫平很疼女儿，也舍得花钱栽培她，每年还带她出国旅行，让她多长见识。这两年，他更是有目的安排两次美国行，把几大名校都走了一遍。

卫平有个美国梦，对几所常青藤总是念念不忘。女儿的成绩向来不错。眼看自己的梦想将由女儿来实现，可女儿在选修双文化课程后，尤其是参加了两次到中国的文化浸濡，居然想去中国留学了。

这不，这次回上海探亲，女儿吵着要去看老爸的母校。虽然他也很想回去看看，可心里总有点不

情愿。因为女儿显然是想多看几所中国大学，为将来择校做准备。

可他无法拒绝女儿的请求，于是就有了刚刚进校门的小插曲。中国味十足！

要知道，新加坡大学是没有校门的，更没有这种穿制服、像警察一样的门卫。

走进大门后，倩怡问：“什么是‘小蜜’？”

卫平把搭在女儿肩上的手用力搂了一下，对她耳语说：“小蜜，就是小情人。”

“谁是你‘小蜜’！拜托，你都大叔了！”女儿反唇相讥，并拉开搭在自己肩上的手。

2

女儿想到了，“刚才那个guard是把你当成学校的老师，怀疑你搞师生恋？”

显然就是如此。

卫平当年确实在这里当过老师。他是那年的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是对德才兼备、品学兼优者的肯定。可他是IT专业，在外面机会多，学校里的待遇反而惨。为此，他不得不参加系里的一个创收项目，到广东去做系统。

90年代初的上海，还很落后，浦东新区还不存在。到了广东，卫平发现，珠三角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那里思想解放、百业兴旺，各种新鲜事、新名词、新想法铺天盖地，让他目不暇接。比如“小蜜”，就是在广东第一次听到的。

如今上海不一样了。母校更是旧貌换新颜。硬件设施升级换代不说，学生也显得更有朝气和活力。天鹅湖畔，绿草地上，一群群学生正在玩自拍；图书馆前有人在搞预演，爵士的音符飘扬在蓝色的天空；身旁时不时有人骑着共享单车悠悠地驶过。

女儿显然喜欢这里的氛围。上次去美国，她喜欢加州伯克利，就是因为校园气氛好。反观哈佛、斯坦福，虽然名校，却总觉得有

些“高冷”。不过卫平一再提醒，大学还是要看排名的。不是吗？中国最好的大学，都不如新加坡的排名高呢！

倩怡却不以为然。她说，新加坡人目光要放远一点。崛起的中国，必将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这时，一对小情侣擦肩而过。女儿突然转了话题，“那男生真帅！”

“那女孩也很漂亮！”卫平说。

“哈哈，想起你的小蜜了？妈咪不在，来，说说你跟暗恋的那个小蜜，后来怎样了？”

“‘小蜜’不是这么用的。”

卫平告诉女儿，“小蜜”其实是从“小秘”演变而来的。那年他去广东，亲眼看到很多老板都爱带个号称秘书的漂亮女孩，无论是吃饭、应酬、出差、谈生意，身边没个漂亮“小秘”，似乎就没派头。

“这样的女孩，是小秘，还是小蜜呢？或两者皆是？”卫平说，“正常的男女关系，是不应该被说成小蜜的。”

3

“好吧，那就谈谈你的女神……”倩怡锲而不舍地问。

可能是因为磁场的缘故，卫平的记忆迅速被勾起。那个秀发披肩，迎着风、仰着脸、骑着单车的女孩，那个熟悉的背影，似乎就出现在眼前。

记得第一次在上学路上看到她的背影，他心中狂跳。他和她是同班同学，她是班上公认的女神。在大一的迎新舞会上，她穿着极普通的白衬衫和蓝色长裙，迷倒一众男生。从此，每次一跟她靠近，他就会控制不住地心跳、紧张、冒汗。

那天，他跟在她身后，心里反复问，“要不要上去打招呼？要不要上去打招呼？”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于是他彻底崩溃了。以后在路上再碰到，他连上去打招呼的想法都不再有了。

后来，他碰巧发现女神住在科苑新村。那是科学院的家属区，

是他上学的必经之地。从那之后，他常提早出门，骑到科苑门口等，等她骑出小区大门，他就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似乎只要看她背影就足够了。

好景不长，转眼到了大二，很少有一大早的课，选修课越来越多，很难算准女神什么时候出门。在几次等不到人之后，卫平只好忍痛放弃了这一浪费时间的“坏习惯”。

倩怡突然问，“女神”到底有多美？卫平说，有点像《我是歌手》里面的张碧晨。

“真的？这么漂亮？”

“是啊，气质特别像。特别干净、清秀，特别纯，而且很知性的那种。”

“原来老爸喜欢这种女孩！”倩怡笑了，“可你一次也没敢跟她打招呼？”

“打了。后来又在路上碰到，太难得了！于是我鼓足勇气上前跟她打招呼。”

“怎么打的？”

“我说：嗨，你也骑自行车上学呀？”

倩怡听了爆笑。卫平没理她，继续说，“她一看是我，含笑说：是你？我一直骑自行车上学呀。你也走这条路么？怎么以前没碰到过你？”

哪里是没碰到！卫平心想，嘴上却说：“是啊，第一次碰到呢。”

4

女神告诉他，她住在科苑新村，她老爸是科学院的研究员。没聊几句，学校就到了。卫平气得心里直骂娘。这段路，怎么突然变短了呢？

从那之后，他又恢复了早上等她的习惯，尽管三次里面最多能等到一次。所幸他们每次聊天都很开心。

女神居然是个小说迷，而且还是“武侠控”！古龙、金庸，她都爱读。当时女生爱读琼瑶，男生爱读武侠。不过卫平既不读琼瑶，也不读武侠。女神对此有点失望，就向他强烈推荐，“你至少应该读一读金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美吗？这是用金庸14部武侠小说的书名头一个字连成的！接着她如数家珍，一本一本向卫平介绍，直把卫平说的，对女神的崇拜又升高了10度。

“当时如果有微信就好了。加个微信聊多方便呀！”卫平开始感慨，“别说smart phone，当时就连最普通的手机都没有。对了，你听说过BP机吗？”

“有微信就可以约她一起上学了，对吧？”倩怡巧妙地把话题又带了回来。

“是啊，为了等她，不知浪费多少时间。而且等不等得到，还要看运气！”

卫平的记忆像开了闸的水。“有一次我运气特别好，连续几天都等到了。结果，反而让女神起了疑心，她问：我出门的时间不固定啊，怎么每次都能碰到你？”

卫平像是被人揭穿了，顿时脸就红了，支支吾吾地说，“碰巧而已，缘分吧。”

后来想想，“缘分”两个字都说出口了，如果胆子大一点，就说自己是在门口等她又何妨？后面的故事或许就不一样了。可他当时一不小心说出“缘分”二字，脸更红了，红到不敢扭头看她一眼。

听到这里，倩怡笑弯了腰，说没想到老爸这么胆小。

“你不会是在单恋吧？女神知道你喜欢她吗？”

“知道。她也给过我机会。”

5

从那次之后，他不敢天天等，也确实不能天天等了。后来上课越来越不固定，做实验和做项目越来越多。尤其最后一年，同学们

各自做不同项目，而卫平的项目是在校外一家合资企业做的。

毕业前有一次返校，大家又见面了。结束时，他俩一前一后出校门。卫平很快追上女神，两人一路狂聊，聊各自的近况，聊毕业后的去向。

当时还有所谓“毕业分配”，但有同学已开始自主择业，尤其是计算机系的。卫平说，他已选择留校任教。女神说，她也定了去科学院。卫平暗自吃惊，没想到女神能文能武啊！能进科学院，没有几斤几两是不行的！

说着说着就到了科苑门口。女神停下车，问卫平，要不要到家里坐坐？

卫平心中狂喜，脑子一片空白。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意外之喜！他拼命压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大气不敢出地跟她走进家门。

女神的房间不大，但很整洁。她说，她和妹妹住这里，父母住在另一个大套。妹妹刚考进大学，住校，周末才回家。

卫平心想，“未来老丈人”的级别不低啊。上海住房这么紧张，她家能分到两套！这套虽然只有一室一厅，可姐俩显然不用在这儿做饭吃饭，所以客厅成了书房。他站在书柜前，看着满满一柜子藏书，好个书香门第！

女神端来刚沏好的茶，进入轻松聊天模式。“你读过金庸了没？”

“还没……”最近做毕业项目太忙。可这么说显然不合适。话到嘴边他改了口，“金庸的小说太难借了，图书馆都没有。”

这可不是瞎说，他真的去借过。女神一听，噗嗤笑了。

“金庸的书怎么能去图书馆借？你要到外面租书的小店去找，当然也不一定能找到，太抢手了，可能早被人租了。”

女神说着，打开书柜，灿烂而又不失矜持地笑着说，“我这有全套金庸的书。随你挑，我借给你。”

卫平愣了一下，女神主动借书给自己！有借就有还！他不禁开

始憧憬下一次见面了。

女神看他发愣，就俯身抽出两本，“推荐你读这套吧，金庸最著名的书之一《鹿鼎记》。”

多年后卫平才知道，《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那可是一等一的泡妞高手！如果能学到他一两成，他和女神也许就成了。

听他这么说，倩怡笑了，“不读书，后果很严重啊！”

“我读了，读了开头。”卫平辩解道，“当时太忙。我得花时间学英语、背单词。电脑很多新技术要读英文原版书，加上当时我想去美国，要考托福和GRE。”

“那就是没读喽！”

“……”

“去广东之前，你去还书了？”

“嗯，临走前我打电话到她单位，约好去家里还书。当时都没有手机，甚至一般人家里都没电话……”

“别打岔！你去还书，怎么样？”

“女神很失望喽。原本想跟我聊韦小宝的，可发现我没读。”

“完了！这下掰了吧？”

6

八个月后，卫平做完项目回到上海。一上班就打电话到科学院，没想到女神接电话时也很兴奋，说她也有事要告诉他。

“不会是要告诉你，她要结婚了吧？”

“你这小家伙。想多了！那时候的人，哪有这么随便？”

下班后，卫平骑上车就去科苑。到得有点早。不知女神下班没有？可他心中急切，还是直接跑上楼去敲了敲门。

里面居然有声音。门开了，女神已经在家了！是在等我吗？

看到女神第一眼，卫平有点两眼发直。她比他去广东前更漂亮了。眉还是那弯眉，眼还是那双眼，秀发还是那披肩的直发，只是嘴唇抹了唇膏，显得更红润、更饱满、更性感了！

性感这个词，以前对卫平来说是个贬义词，专门用来形容风骚的女人。可是这次去过广东之后，他发现这个词完全可以用在邻家女孩、女学生、女干部身上的，而被赞美的女性也很乐于接受。

但跟女神四目相对，别说“性感”两字了，他在脑子里一个形容词也找不到。尤其是看着她性感的红唇，他张了张嘴，说“你好吗？”然后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口水。

女神嫣然一笑，照例沏了茶，陪他坐下来，聊他的广东之行。卫平打开了话匣子，讲了好多好多话。突然，他想到，女神不是也有事要说吗？于是他嘎然而止，有点突兀地问，“你不是也有好消息要讲么？”

女神犹豫了片刻，“我辞职了。今天是我在科学院的最后一天。”

“啊！为什么？”

女神没有回答，气氛有些尴尬。

“那，你去哪儿？”

“去一家公司，做贸易。”

“下海了？那你的专业……？”

“我不喜欢做电脑，不喜欢搞研究。”

卫平一时无语。“Anyway，广东那边下海的人也挺多的，很多人在做贸易，赚钱特别快！只是……没有正式单位，以后医疗、住房、养老，怎么办？”

女神没搭话，房间里气氛更凝重了。卫平有些后悔，自己刚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回来，思想怎么还这么保守？人才的单位所有制迟早会被打破。以后医疗、住房、养老等，都得改革！

于是他想换话题。“你知道吗？广东话可有意思了，‘二’的发音是‘乙’。有一次出租车师傅跟我收‘乙十蚊’，我给他10块，他却冲我比两根指头喊：‘乙十蚊’！‘乙十蚊’……”

他偷眼一看，女神脸上还是没有笑容。他慌了，赶紧再换话题。

“广东那边可开放了，很多老板身边都带着小蜜，有的官员也带。据说小蜜原本是秘书的秘，后来改成甜蜜的蜜，因为老板身边的小蜜没有一个不年轻、不漂亮的，北方人管这种叫‘傍大款’……”

“你在说谁！”女神突然发飙。语气中除了生气，还能听到满满的委屈。她涨红了脸，性感的嘴唇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对着空气喊。

“我去当秘书怎么啦？我不愿做程序员怎么啦？我从小到大都听我爸的，读什么中学听我爸的，读什么大学听我爸的，学什么专业还是听我爸的，毕业后进科学院、做软件，可我不喜欢，不喜欢！我就不能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吗？我就不能自己做一回主吗？你，你凭什么讽刺我？”

卫平目瞪口呆。

尾声

“我怎么知道她是去当秘书！我能说什么？她也不想再听我说，只好走喽。”

“后来你没找机会跟她解释一下？”

“没有她新单位的电话。我去科苑门口等过她几次，有一次还鼓足勇气上楼敲门，可能是缘分尽了吧，一直都没碰到她。”

再后来听同学说，她谈恋爱了，男朋友是同一间公司的IT男。再后来，卫平要出国了。出国前，他不知不觉来到科苑新村。当时他已从学校跳槽，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那天他开着公司的车。天下着小雨。卫平心想，好在有车，今天就多等一会吧。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想，接下来机会不多了，再多等一会吧。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想，反正今晚也没心情干别的，再多等一会吧。又过了一小时，反正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再等一会吧……

“等到了吗？”

“等到了。不过不是一个，是两个，她和男朋友。两个人撑着一把伞，从我车旁走过。”

卫平看到熟悉的背影、熟悉的长发，比以往更时髦的裙子、更高跟的鞋。女神的手搂在男朋友腰间，男的手搂着女神的肩膀，那是他曾经幻想过多少次的恋爱模式。

“你打算跟她说什么？”

“原本就想告个别，另外跟她说，我当时没有讽刺她的意思。不过看她跟男朋友在一起，我想没必要了。什么也没说，今天能够等到她，我就可以毫无牵挂地出国了。”

再后来？再后来她结婚了，过得很幸福，还跟老公一起开了公司。再后来，他们的公司做大了，可她不知为什么，跟老公离了婚。再后来，她把公司股份卖掉，成了大富婆。听说她给学校捐了不少钱，投在文学院和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就是刚才门口有好多雕塑的地方吗？”

“也许是吧。学校变化太大了！”卫平说，“我得找找我们计算机系在哪儿。”

李叶明

随笔南洋网创办人及主编，专栏作家，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著有散文集《随笔南洋》。

“@椰子，给您介绍个有故事的人，好吗？”
大半夜收到旅行社梅子的微信。

“什么故事？神神秘秘的。”

“二次大战的故事，感兴趣吗？”

“谁的故事？”

“客人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没搞错，那该是多老的客人？”

“96岁的两位老人，真的，身体特棒，眼不花，耳不背，不然，我发他们的照片给您？”

“别吓我，96岁的老人，还能记起事？”我正犹豫，嘟的一声，梅子把照片发来了。

这是两位坐在电动轮椅上的老人，一看就是洋人，身材依旧直板板的，一定是当过军人，眼睛里露出笑容，尽管满脸的褶子，坑坑洼洼的表皮，但精神很好。

“什么时候到，@梅子？”

“后天，达尔文飞新加坡，记着，把金导叫上，她的口语可是地道的伦敦音。”

真没想到，我接待的客人不仅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而且还是蓝眼睛，大鼻子的澳洲人。

客人在新加坡包车四天，全程由我和金导接待，陪同老人来的还有达尔文教会中心的两位义工，与以往游客最大不同，他们行程的景点许多是新加坡二战时期的遗址。

他们在新加坡最神圣的一件事就是来到市中心的死难民众纪念碑，向那里的二战遇难者默哀。金导告诉我，两位老人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会去向二战中牺牲的士兵或死难的民众默哀，

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参观的过程中我发现两位老人性格开朗，幽默健谈，七十多年前的事，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一般，讲起年轻时与日本人面对面战斗的故事，他们情绪激动，手舞足蹈，经常讲着讲着就情不自禁做着机关枪扫射的动作，嘴里还突突突，突突突，样子特别酷。征得老人同意，我准备了两个手机录音，生怕漏了什么，就这样，一点点，一滴滴的把他们所讲的故事串了起来。两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一个叫菲利，一个叫杰克，他们讲述的是二战中的故事，也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老人临走告诉我，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无名烈士墓，刻着这样的字样：“我们不会忘记”。

菲利和杰克是好伙伴，不但同年出生，生日也只差一天，他们是生活在达尔文西部一个偏僻小镇的年轻人，由于毗邻的缘故，他们自小玩耍，互相依赖，镇里不远处的海滩是他们的最爱。体格健壮的菲利和杰克非常勇猛，再大的海浪也挡不住他们喜欢冲浪的勇气。偶然一次解救溺水姑娘的义举，让他们成了小镇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不料，在他们19岁的那一年，他们没有去寻枪，枪却寻找到了他们。

1942年2月19日，恐怖的太平洋战争延伸到了澳洲北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达尔文这座港口城市。鲜血瞬间溅满了街道，被炸弹炸飞的身躯和衣服碎片挂在树上和电线杆上，而慌乱躲避的人群，又被炸毁的残垣断壁埋在其中。

这一天，菲利的父亲早上赶着牛去市区集市售卖，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牛被炸死了，人也身首异处。

数天后，达尔文市政府为死难的人举行了葬礼，一副副白色的棺木摆满了广场，那情景凄凉无比，不堪入目。

掩埋了老邻居，杰克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叫到身边，他凝视了他们许久，嘴里喃喃吐出了声音。

“亲爱的孩子们，记住，复仇是不能仅靠眼泪的，对疯狗只有

打疼了，它才不敢再咬你。”

一个月后，两个年青人成为了军人，菲利奉命守卫达尔文皇家空军机场，杰克成为了一名机枪手。他们那时还不十分清楚，区区500万人口的澳洲，一下子涌出了60万血性男儿，和他们一样走进了军营。

到了军营，两个年轻人通过长官的训话知道了更多的军情，而每一个消息都像针扎般的让人心痛。

日本人的飞机继续轰炸着达尔文，他们不仅攻击军事目标，也攻击医院，学校和民宅，就连轰炸过后抢救伤员的护士都不放过。残暴的日本飞行员第一波攻击结束后，第二波攻击计算着时间，专门袭击救护队员，造成了许多白衣天使命丧黄泉。这其中也包括了菲利和杰克从海水里解救的那个姑娘，一个从小热爱芭蕾舞的女孩，她死的样子很难看，漂亮的脸蛋被烧糊了，美丽的长腿断开了几截。

远方传来的消息更让人沮丧，吉隆坡失守了，新加坡沦陷了，印度尼西亚的上空飘起了太阳旗，就连澳属新几内亚岛也出现了大批日本军队。大英帝国的版图被逐渐缩小，大批抵抗的英澳军人被迫投降，成千上万的俘虏受到了日本军人罕见的虐待和非人的折磨。许多放下武器的士兵被饿死在丛林中，累死在矿井里，不死的也是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看上去就像一个个骷髅。

菲利失眠了，他在写给杰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的愤怒。“……这帮狗娘养的野种，别让我撞上，我会像杀鸡一样，先扒光它的毛，然后拧断它的脖子，即使他们放下武器，我也要杀光他们，一个也不留……”

杰克的回信更是义愤填膺，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在颤抖。“……放心吧，我手中的机枪时刻准备好了，任何时候，见到这群畜生，我都不会手软，我会把弹箱里的子弹打光，一箱又一箱，就是碰上死的，我也会在他头上补一枪……”

仇恨一旦积累，就像沉睡的火山等待爆发的那一刻，滚烫的岩

浆随时会吞没海水。表面看似平静的两个年轻人，早已把复仇的种子埋在了最深处，内心不断呐喊：“等着瞧吧，狗娘养的Japanese，别让老子遇见你……”

面对疑惑，菲利请教过他的长官，一个几乎谢顶的中尉排长，埋怨说日本和澳洲相隔甚远，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为何侵犯我们？这位威尔士后裔摊开双手回答：“小子，战争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任何国家都会被它的齿轮所碾压，有时是为了经济利益，有时什么也不是，仅仅是它的位置必须被碾压。而要阻止这一切，我们就要和来犯者决斗，看谁的命能硬过达尔文的岩石。小子，好好玩好你手中的枪，战场上用的着。”

复仇的日子终于来临了，由于战事的需求，美国和澳大利亚组成了美澳联军，共同抵御歇斯底里的日本人。菲利和杰克被编入了澳军第38营直属突击队，紧急奔赴澳属新几内亚岛，而等待他们的是和日本军人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厮杀。

突击队与敌人的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在科科达小径（Kokoda Track）的丛林中，菲利和杰克也是生平第一次目睹了日本军人，一群身材只有自己一半的对手。

在伏击战之前，大胡子突击队长吉米告诫自己的士兵，下手一定要狠，要快，不要留下麻烦，他挥舞着双拳，嘶哑的呐喊：“伙计们，不要相信日本人，你们知道吗？美国国务卿赫尔才接到野村大使递交的最后通牒时，珍珠港的偷袭已开打了50分钟。老人愤怒地说：在我整整50年的公职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一份充满卑鄙的谎言和歪曲的文件。所以，伙计们，不要被日本人的假象所迷惑，他们受伤了，照样可以攻击我们，他们死了，也会是假死，也许你挨的那一枪，就是尸体里发出的，懂吗？”

战斗一直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每一个士兵都被打成了泥人，死了的，一动不动，伤了的，不断哀吟，而活着的，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虽然是第一次参战，菲利和杰克却表现的异常勇敢，他们在

队长吉米的灵活指挥下，和突击队员们一起变换掩体，不断向敌人射击，把一箱一箱的子弹都喂给了日本人。从一开始的胆怯到后来的杀红了眼，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胆子是让狗娘养的日本人练出来的。

成群的日本军人嚎叫着一波又一波发起攻击，眼前仿佛是一片黄色的麦浪，突击队密集的枪声响起，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冲上来，日本军人简直就像是一群疯狗，面对机枪的疯狂扫射，他们依然是向前冲，向前冲，竟然没有一个士兵躲避。一百多具被打的稀巴烂的日军尸体不甘心地倒在阵地前，有些离突击队员的掩体仅有三四米，可清楚看见他们死亡时痛苦的表情。

“伙计们，快清理战场，我们立即转移阵地，日本人的下一次冲锋很快就到了，抓紧时间，多喝水，检查枪支弹药……”吉米的嘶哑喊声弥漫在阵地的上空。

菲利和杰克端着枪，警惕的走向倒地的日本士兵，按照队长吉米的命令，不管死活，均在他们的头上补一枪，并直接打在太阳穴上。很明显有些日本士兵确实还有气，补了一枪后，才彻底安静了。菲利做的很仔细，每一具尸体都认真查看，感觉没把握的，再补一枪。

从1942年7月至11月在科科达小径，大胡子吉米率领澳军第38营突击队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惨烈的攻防战，侥幸的是每一次战斗都是澳军取胜，这里面除了战术运用得当，士兵勇猛外，美式武器的优良和美军的空军支援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军企图通道科科达小径占领莫尔兹比港，在那里建立起足够的海空武力，打击通往澳洲的航道，甚至可以直接威胁澳洲东北部。战略上如此重要的通道势必成了两军誓死争夺的生命线。菲利和杰克直到战斗结束才从吉米嘴里得知，在科科达阻击日军是美国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上将亲自下达的命令，为保证战斗的胜利，美军动用了军机与突击队紧密配合，缺人送人，缺粮送粮，缺子弹送子弹，为鼓舞士气，就连突击队中的伤员和遇难士兵的尸体也一

并运往后方。

100公里长的科科达小径仅能以步行通过，车辆和重型武器无法通行，这里的气候昼间湿热、夜间冷风、季节性暴雨肆虐，稍不留意，人就会传染疟疾和热带疾病。弹药补给非常困难，也严格限制了参战部队的数量及作战方式。可这种状况，却特别适合麦克阿瑟将军发明的蛙跳战术，该战术不计较阵地得失，以突击队为单位，采取迂回包抄的方式，只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特别是打击和摧毁日军的后勤保障。

到了后来，日军的补给线被美澳联军彻底打断了，众多的日本军人没有了食物，崇山峻岭中鲜少听见他们进攻时发出的嚎叫，反倒是突击队员把日本人一堆堆的包围在山洞里和秃山上。

菲利和杰克也越打越精了，有时他们把食物扔向日军阵地，然后等待猎物的出现，果然，饿极了的日本人趁夜色来偷抢食物了。可是，还没等他们的手触摸到食物时，已被菲利和杰克的子弹打爆了脑瓜。即使如此，日本人还是不甘心，继续簇拥着抢夺食物，而等待他们的是留下更多的尸体。天亮时，食物已变成了红色的液体，而不远处是一具具日军的僵尸，有些僵尸的手与食物的距离仅仅几英寸。

记不得已经是第几次与日军遭遇了，队长吉米的大胡子越来越长，他冲着菲利和杰克做了一个围攻的手势，然后左右跳跃着向一个山洞冲了过去。他们三个人左，中，右三个方向封锁了洞口。见没有动静，菲利贴着岩石向洞里扔了两颗燃烧弹，顿时沉闷的爆炸声从深处传来，一股火药的气浪从洞里喷出，紧接着涌出来的是日本军人的残肢碎片，那烧焦的尸片散发出的恶臭几乎让菲利窒息。

在确定洞中已没有了活口，队长吉米做了一个封洞的手势，于是，菲利和杰克把十几枚手雷堆积在洞口，然后引爆其中一颗。刹那间，洞口被炸碎的岩石和泥土彻底的封堵了，相信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去了。

又一次与日军的遭遇在一座凸山上进行，突击队的火力彻底压

制了日军，队长吉米告诉他的士兵不要急于进攻。“伙计们，要忍耐，不要怕浪费子弹，最后的胜利属于忍耐的人。”

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到了第八天，烈日下，秃山上突然飘动着一支白旗，一个日本士兵晃晃悠悠站了起来，他来回摇动着白旗，嘴里哇哩哇哩大喊着什么。

“传翻译官，快去。”吉米的嗓子更加沙哑。不一会翻译官赶到，他急忙告诉队长，日本人问我们要吃的，他们说吃完就投降。“你告诉他们，排队站出来，双手抱头，清点人数后，我马上送吃的给他们。”

“出来了，一个，二个，十一个……十九个，队长，一共十九个……”翻译官反应很快。

“菲利，杰克，还愣着干什么？快，送吃的给它们……”吉米的嗓子几乎没声了。

“突突突，突突突……”菲利和杰克手里的轻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对面不远处抱头站立的日本兵纷纷倒下，柔软的像棉花一样。

清理战场时，现场的情景让所有的突击队员震撼了，日军指挥所里，一具倒在地上的军官，双手紧握着扎在肚子里的军刀，不远处堆了七八具一丝不挂的尸体，其中一口大锅里正煮着沸腾的尸骨，沙盘的一角摆放着不久前送达的日军司令部颁布的命令。“……禁止食用战友尸体，违者严惩。”

“也许，他们真想吃完饭就投降……”翻译官自言自语。

“投降，即使投降，也要每个人赏一颗子弹。”队长吉米愤愤的回答。

对于翻译官来说，他并不知道这位大胡子队长的言外之音。由于日军虐待死了一万余名澳军士兵，还轰炸达尔文造成四百多名平民死伤，澳大利亚人对日军是恨之入骨。作为澳军最高司令长官的托马斯非常理解国民的这份愤怒，他亲自签署命令，告诫部下“决不接受日军任何形式的投降，务必全部歼灭，斩草除根”。

澳大利亚人真是说到做到，仗打到最后，在漫长的科科达小径

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有战死的，有伤重身亡的，有患病而死的，也有自杀的，但更多是饿死的。但不管是如何死的，几乎每个尸体的太阳穴都有一个黑色的枪眼，一看就知道是近距离射击所致。由于美澳联军海上封锁了航线，炸毁了日军的供给舰，再加上陆地各路突击队的围攻绞杀，使得新几内亚岛上的20万日军变成了饿死鬼。开始他们还利用野菜树皮充饥，到最后发展到哄抢自己士兵的尸体，煮了分食，其惨状极为凄凉。

这些曾经在亚洲骄横跋扈的日本精锐师团，这些曾经在占领国滥杀无辜的日本士兵，做梦也没想到，进攻新几内亚岛是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巨大的坟墓，而在走进这个坟墓之前，他们竟然饥肠辘辘。

反攻的时刻到来了，可队长吉米却倒下了，倒在了菲利和杰克的身边，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大胡子长官的头部，他连哼一声都没有，平展展的扑倒在地面，鲜血从眉心一股股的涌出，很快整个头颅都泡在了血泊中。

“菲利，前面有狙击手……”杰克大喊着。菲利和杰克手提轻机关枪向着子弹射来的方向疯狂扫射，他们疯了似的冲过去，为了给队长复仇，全然不顾一切。

向队长开枪的狙击手终于死在了他们脚下，日本人全身被打成了筛子。菲利还不解恨，又装了一梭子弹，全部打在了他的脸上。

战斗异常的残酷，突击队员战死的人数超过了一半，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伤挂彩，即便如此，菲利和杰克依然与突击队员一起继续战斗。为了给队长吉米复仇，为了给死去的亲人复仇，为了消灭入侵的日本军人，他们继续进攻……

新几内亚岛的战役结束了，美澳联军将登岛的二十多万日军几乎全部歼灭，活下来成为战俘的日本士兵仅仅一万多人。

两位澳洲老兵的叙述结束了，他们的声音变成了文字，看着它，我耳边似乎一直响着枪声，是菲利和杰克手里的轻机枪声，突突突……突突突……

忽然，眼前浮现出一行字，那是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无名烈士墓，刻着这样的字样：“我们不会忘记”。

是的，对于逝去的生命，我们不会忘记。对于暴行，我们也不会忘记。

黄 华

祖籍江西，西安出生成长，1993年起居住狮城。自幼喜欢文学，2013年起陆续发表刊文。善于描写当今社会现象和历史曾经的变迁，试图以个人观察之角度诠释人生不易。

对面的女孩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把自己关进房间里不出门，任父母怎么劝说也无效。妈妈跟父亲商量要我去复读，被我一口回绝。妈妈只好打电话给我儿时的伙伴阿牛，叫他劝说我。没想到阿牛不但没有把我劝进学校，反而把我劝到了他那个珠江边的城市，就这样，我在父母的细心叮嘱下第一次远离家乡，跟着阿牛在一个装修队里干活。

活儿有时很累，但有时也轻松，特别是下班后，阿牛他们都逛街去了，我一个人躺在狭窄的木板床上看杂志。杂志是当地的一本打工文学，我很喜欢里面的描写打工爱情的生活故事，心头常有种冲动，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拿起笔来记录自己的打工故事。

那天我感觉眼睛有点累了，便来到窗前伸了个懒腰，想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忽瞥见对面窗户有个漂亮女孩正在那儿听歌，女孩有一头乌黑的秀发，戴着耳麦，虽然我听不见歌声，但我想一定很好听，因为那女孩听得入神听得陶醉。我不由得羡慕起她来，一个人能在这喧嚣的城市里静静地听歌，那是一种怎样的快意。四周的灯光渐渐亮起来，那女孩仿佛听歌听迷了，竟然灯也不开，直到有个老太婆来到她身旁时，才见亮起了灯，随之，女孩也从窗口消失了。

几乎每天，我都会看见对面的女孩站在窗前听歌，依然是那种沉迷的样子。说心里话，听歌的女孩一下子把我的心给牵住了，如果有一天站在窗台前没见那个女孩，我的心里便慌乱乱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丢失了。

陈玉龙
(中国)

有一天下班后我照例捧个杂志在手上看，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我去关窗户，见女孩站在窗前，好像没发觉下雨，而我却看清楚雨点已打进了她的窗户打在了她的身上，我忍耐不住朝对面大喊了一声：“下雨了！”不知是我的话提醒了她还是雨点惊醒了她，女孩清醒过来，还朝我这边望了一下，笑了笑，把窗户关上了。

女孩的笑很灿烂，一直在我梦中萦绕。

这种美妙的感觉一直伴着我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阿牛这家伙有一天竟然问我是不是恋爱了，我被他的话吓了一大跳。自己真的在恋爱吗？这能叫恋爱吗？充其量也只是单相思呀。说句真心话，我是爱上了她。但这种爱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别人会笑话的。

有一阵子，一连几天突然不见了那女孩，我变得焦躁起来。做工时心神不定，弄坏了好几根料子。那天下班后，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来到了那幢楼前。我知道那女孩就住在三楼，可我没有勇气上去，我在那楼下徘徊了好久，一个大个子男人上前一把揪住我问：“想干什么，鬼鬼祟祟的。”我一下子被他揪懵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他把我当成小偷了。我忙辩解说是找人，那人追问我找谁，我一下子哑住了。那人把我往前一推，说：“再要不走，我可就要抓人了。”

我急急跑了出来，委屈的泪水还是掉了下来。

回到住处，我忍不住再往对面的窗口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跳进了我的眼帘。女孩这次没有听歌，而是手捧一个什么奖杯样的东西在亲吻着。几天不见，原来她是去参加什么比赛去了，而且还获了奖。我在心里羡慕她的幸运，也暗暗为她高兴。只是，有种更深的失落感在心中漫开，我想，她像一个天使，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穷困的打工仔，但不管怎样，没有谁能阻止住我心中的美好渴望，没有谁能在我脑海中抹去她那灿烂的笑容。

有天下午，我与阿牛拉着买材料的车子回工地，迎面碰上那女孩正出门，她搀扶着一个老太太一路说笑一路走来。这是正面相

逢，我想她应该看到了我，而且我还把车子停歇下来，冲她友好地一笑。没想她竟然像没看见我似的，仍然与老太太说着话。我们就那样擦肩而过，她没有回头。我一直愣愣地目送着她远去的背影，阿牛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说道：“瞎看个啥呢？没见过女人啦。”我回过神来，拚命拉着车子跑，阿牛在后面跟不上，埋怨道：“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刚才不走，现在像鬼赶来似的乱跑。”

有时在梦里还会梦见女孩，我大胆地牵着她的手，踏上回家的列车。只是梦醒之后，感觉神情落寞。睡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想，人家为什么要理你呢？一个现代女孩走在大街上与一个穿着土气的打工仔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里稍好受一些，在一个大城市里能与一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女孩几乎天天面对，这何尝不是一种缘份呢？疲惫或空寂时，有那样一张笑脸相伴就足够了。

有一段日子，我发现那女孩不再听歌了，也没有笑脸，但她仍然望着窗外的天空，或者也向我这边眺望。那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吗？似乎很少再看到那个老太太来到她的身旁了，老太太到哪儿去了呢？

终于有一天，我看见那女孩伏在窗前哭泣，我的心被紧紧揪住了。有着那么一张灿烂笑脸的女孩，不是遇上了非常伤心的事，她是不会哭泣的。那天，我想了很久，终于还是走出了门，来到那幢楼房下。我大大方方地走进楼道，按响了门铃。

门打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果然是那个女孩。她问：“你是哪位，找我吗？”我一时语塞。这时，我也豁出去了，便告之自己就是对面的那个男孩，今天因为看到她心情不好，特来看望她。说这话时，我的脸憋得通红，头也低下了。我以为她会关门，那料到她却说：“谢谢你来看望我，进来坐吧。”

进来后，我才发现女孩的异样，尽管她对屋里的一切很熟悉，但还是有点摸摸索索的样子，我的心突然一跳：她的眼睛——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说了出来，女孩口气淡淡地说：“是的，我的眼睛

看不见。”

“那么，你根本没有看见对面有个男孩天天在看你吗？”我激动地问她。她说：“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比如刚才开门的时候，觉得你不是一个坏人。谢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关注。”

我的心里乱成一团麻。女孩给我泡来一杯咖啡，我们就坐在那儿聊了起来。现在，我才知道女孩的名字叫小桃，当初与爷爷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卖唱，后来爷爷病故，是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收留了她，并要培养她成为一位歌手。老太太没有家人，就与她相依为命。老太太原有一笔积蓄，足够维持她们的生活，并能支持小桃在这个城市发展。不幸的是，老太太前些日子生病住院，前天病故了。为此小桃伤心不已，一个人正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我的冒昧造访，使她感受到一种人情的温暖，为此，小桃特意给我放了一曲她在残疾人艺术节上获奖的歌曲《美丽的天空》，那歌声真的很阳光，让我又看到了那张灿烂的笑脸。

对于今后的打算，小桃似乎有点茫然。我说如果你欢迎的话，下次会再来。小桃这时轻笑了一下，说：“欢迎。”

我把手机号码告诉了小桃，她有什么事需要人帮忙时，我很乐意为她效劳。小桃有时也真的会打电话给我，比如要搬什么东西，要出门办个事，总会叫我做个帮手。

这些日子我的心情非常好，阿牛有时认真的把我上上下下看个遍，说：“你小子这些日子总是笑逐颜开，莫不是中了头彩？”我只呵呵地笑着，说：“等中了奖我请客！”

转眼就要过年了，工程也将要结束，大家都在准备着回家。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意外，工程的包工头因意外事故昏迷住院，账一下子不能结算，只有等到明天或者包工头清醒过来。

大家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过年，我和阿牛也准备回家。

走的那天，我正在清理着自己的东西，阿牛在楼下喊，说有人找我。我下来一看，原来是小桃来了。小桃没有说话，而是从身边

拿出一叠钱来交给我说：“回家过年，不能空手见父母吧。”我说什么也不要她的钱，可小桃生气了，我只好接过来，说算借你的了。小桃摸索着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了下来。

在火车站拥挤的广场上，我突然看见小桃孤单的身影。小桃！我不顾一切跑过去，边跑边把憋在心里的话喊了出来：“小桃，我们一起回家过年吧，好吗？”

小桃转过身来，我看到她已泪流满面。

陈玉龙

江西都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在《青年文学》《雨花》《青春》《天津文学》《广西文学》《北方文学》《清明》《安徽文学》《山东文学》《当代小说》《芒种》等报刊。

清明还魂

欧
宜
准
(中国)

昨天中午，天上还挂着太阳。到了傍晚，天边开始聚集一块块的阴云。

夜里10点左右，突然狂风大作，不一会儿，下起倾盆大雨。乡下睡得早，这个时候，素素一家子已经躺床上了。

屋外响起了春雷，一道骇人的光从窗外穿过，映在愁容满布的素素母亲脸上。

她推了几下枕边的男人，男人没有反应。此起彼伏的鼾声与窗外雨声相呼应着，素素父亲已经熟睡了。

素素母亲批了件外套下床，先是拉上屋内厚重的窗帘，又检查了一遍各个房间的门窗是否关紧，最后走在素素房门前停下了。

停了大概十几秒钟，她又改变了脚步方向。

“妈，明天祭祖我不会去的，你早点睡吧。”素素的声音从屋内轻轻地飘了出来。

“哎……”素素母亲轻叹一声，“晚上早点睡觉。外面下雨了，关好窗户，别让雨水飘进来了。”

雨一直下到了第二天早上。素素父母吃过早饭，两人提着鸡鸭鱼肉，花圈香烛等祭品，上山祭祖去了。

此时，雨势已经变小了。百般无聊的素素坐在门口，看着屋檐水滴落，在地面漾成蚊香般的水纹。

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跑到素素跟前。“姐姐，你真的可以看到鬼吗？”

“对啊，姐姐可以看到鬼，你不怕吗？”素素抬起头，迎着小男孩亮晶晶的眼睛。

“姐姐，那你可以帮我找到我爷爷吗？我妈说，清明节爷爷就回来了，可我没看到他。”小男孩急切地抓住素素的袖子。

“杨崇元，你赶快过来。”一个拎着一袋花圈的女人尖锐地喊道，她一把拽过小男孩。“要去祭祖了，你跑到这里干嘛。”

“姐姐，姐姐，你要是看到我爷爷了，你帮我跟他讲，我上学期期末考试，数学考了100分。还有，我想他了。”小男孩扭不过女人的手，只好扭着头对素素说。

素素能通阴，十里八乡早传遍了。祭祖，上坟，喜丧宴，素素都是禁止参加的。喜事怕冲喜，白事怕上身。

每年清明节，素素就像个行走的癌症病毒，村里的人对她避之不及。

素素母亲的眉头锁的川字似的，父亲倒是心宽体胖，一切照旧，除了晚上坚决不让素素走近祠堂。

12年前清明节，素素奶奶病逝。作为孙女，素素夜里要在祠堂守灵。葬礼最后一晚，素素跟大姑两人跪在灵前烧纸钱。

大姑一边烧纸，一边大声抹眼泪。见素素木头似的，不哭也不说话，大姑恼了，大骂素素没良心，是个冷血动物。一把按住素素的脖子往地上磕头。

棺材旁边有一个空的烧纸大瓷盆，13岁的素素拎起瓷盆就往大姑身上砸。

大姑砸的蒙了，也没有去抢素素的瓷盆，而是围着灵堂跑。素素追在后面砸，一边砸一边骂，“杨安莲，你这个不孝子，我都死了，你还要闹的我不安宁。”

“不得了了，素素被她奶奶上身了。”也不知是谁嚷了一句，灵堂外的亲戚吓得到处跑。

素素父母冲了进来，父亲跪在素素脚边，“妈妈，别害我，儿子晓得错了。”母亲抱着素素，泣不成声。

素素手脚并用甩得跟风车似的，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抽在她父亲脸上。

父母两人抓住素素的手脚，把她困在怀里。素素使劲地哭，哭的浑身发软，最后被亲戚抱出了祠堂。

在村民的记忆里，这是一出鬼上身的清明惊魂故事。但在素素心里，这是一次痛快的报仇。仇家是虐待她13年的大姑和生而不养的父母。

素素是家中二女，那些年计划生育查的很严。一心想生个儿子的父母，把出生仅三个月的素素寄养在大姑家。大姑与姑父结婚多年没有孩子，素素算是送给了她们做女儿。

姑父性情暴躁又爱赌牌，每次赌牌赌输了，回家对大姑就是一顿揍。把牌桌上的怒气全撒在大姑身上。姑父揍大姑，大姑就打素素。如此恶性循环持续了13年。

期间，素素也逃跑过，每次被姑父抓到，就是一顿毒打，姑父姑母一起打。

初一暑假，素素偷偷到派出所报案，警察根本不相信素素的话。“姑父姑母打你，那肯定是你不听话了。哪有不打的小孩呢，小孩嘛，都是打着教育出来的。”

姑母从派出所接走素素，回到家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胆子大了是吧，翅膀长硬了是吧，都敢去派出所告状了。”

有一次，素素被姑父的酒瓶砸伤了胳膊。夜里，素素从邻居家偷了些汽油，准备一把火烧死她们。汽油太少了，火势不够，烟味呛醒了邻居。

这次事情闹得大了，素素父母只好把她接回了家。不过素素是以侄女的身份回家的，弟弟才三岁，还要躲村里的干部们。

同年四月清明节，素素奶奶在澡堂洗澡，脚滑摔了一跤，当晚脑溢血去世了。于是就有了上文中的鬼上身一幕。

素素心里积满了怨恨，她恨她的父母，生了自己又不要自己。她恨她的大姑和姑父，这对魔鬼夫妻，只会毒打弱小的自己。她还恨去世的奶奶，她明明知道自己的遭遇，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素素被大姑按住脖子磕了一个响头，她看到了棺材底下的那盏

麻油灯，听老人说，那是送死人魂魄上天的油灯。

夜里有风，灯光左右摇晃着，突然，灯灭了。装鬼上身的念头起了，素素嘴角笑了。

说来也奇怪，自那以后，每年清明节都是突然晴转雨，夜里狂风大作，惊雷阵阵，像极了巫书上写的百鬼齐哭。

村民暗地都说，素素通阴还招鬼，清明节把先祖们都引回来了。

晌午，太阳出来了，祭祖的人们也回来了。

欧宜准

生于1989年，湖南醴陵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会员，爱好诗歌，作品散见于《湖南文学》《山东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延安文学》《厦门文学》《前卫文学》《青年作家》《辽宁青年》等重点期刊。



黄龄懿

作家

问：

倘若你可以自由穿梭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会选择哪一部？你又会会在作品里做些什么？

答：

我希望我可以穿梭在韩剧小说《拥抱太阳的月亮》中。我会在小说里告诉朝鲜王世子李暄，我愿意每日书写思念心上人的诗，给他过目，与他共同分享思念心上人的心情。他思念许烟雨长达八年，而我思念K则长达十年。唯有透过书写诗，方能抒发我们内心的思念之情。

我也会和纳兰性德诉衷思念心上人的锥痛之苦，因为思念心上人是我们彼此的生命主题，如同他写的经典名句：“瘦断玉腰沾粉叶，人生那不相思绝。”



周德成

诗人

问：

假如你可以和过去的一位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伟人见面，他/她会是谁？你会和他/她谈些什么？

答：

数年后的自己返回寻找现在的自己，要避免他变成数年后的那个自己。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得奖作品

1. 北部河域的实里达人

他蹲在三角船屋的木缘
俯身在水面画满零星的记号
待疲弱的河波卷起
一张张防腐剂的脸庞
实里达人安静得像一只生锈的蜥蜴
嘴里含着
困倦的星象仪
走一夜土沙漫满，半身的汁液
实里达人将缆绳穿过心脏植入河床的泥泞
从此彼岸的河水
总在不断松动时被瓢起
腥绿的几瞬秘密

2. 树胶园的实里达人

我不曾迷恋峇顺芭路的宴会
却在路口遇见了长出年轮的实里达人
他将鱼尾沥干成树皮
河的枯鸣也顺势从树胶挤出
乳白的声音
实里达人雕塑的双腿是热蜡的余火
在那些没有太阳却容易焦灼灵魂的早晨
听说他参与了种植的数目
从困惑的山芭不断飞去的鸟只不断在飞回
实里达人歪着椎骨
嶙峋地捡起
又浅又密的自己

3. 忠邦城的实里达人

我梦见旧居某处，风已经发生
并且无需太长的路程
就从山芭赤脚走到了财启村
加龙古尼（Karang Guni）召拢来无数个想取暖的实里达人
簇拥地坐在路沿的并排
看回程的车，游在三言两语间
绕过陡峭的人群
剖开车轮才倾泻出一胆遥远的液体
连带他身体最后的那个人，也单薄地
和课本上不断游向过去的实里达人一起塌陷
我和实里达人站在历史凹起的两端
原来他也是
刚参加完自己的葬礼然后
再步行回到这里

4. 第710座的实里达人

露天的三房式里，我加入水中
与断去尾巴的实里达人一起艰难地溺水
汁液吞噬整个房间，如同
不断被逼入深海的余震中
一次次地让自己溺在夹缝里轮回
究竟土地与时间都无法抵达
我隔着车窗给实里达人拍照
不禁内心一颤
一框被历史高温蒸馏的汽体
将他抖落成一地时间
滋溜地散去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金

一座桥下，残籍旧货霜结赤道银河
冷风飕飕一页泛黄
我推身溜出金爷陈年鹿鼎
一个小岛紧锁大小时代
二手丽的呼声邀我听它临终一回

1. 二师兄的前世与今生

八戒取经后因色性未泯，祸害子孙
一笼一笼猪仔运送广合源号
牲血囤积牛车里变相买卖
隔世剃毛改行，献身叉烧烧肉猪杂汤
尤其天宫中元最伟大

2. 猫爬过的kaki

熹微晨光，踢木屐拉闸门
敲醒了屋前走廊，打亮了
脚车铺药材铺香铺杂货铺
当日偷吃肚脐饼的肥猫
被拒在后来7-11门外

3. 铿锵沙拉

死囤崽在邻里Mamak档打包两片Roti Prata
转过隔壁档口order了一包Lontong，对着冲茶师傅嗔
Teh'O少大Milo Kosong Gao，唔该！吊住大大小小
返屋企，阿爸正切好沙葛、青瓜、黄梨、生芒果，参糖水
酸柑汁同虾膏捞埋一起，拼一盘记忆不褪色

4. 铁蜈蚣

东南西北 前后左右
由头到尾 行尽青红蓝紫黄
只要定时身体检查 哮喘病不发作
必能击破鳌拜十三太保横练金钟罩
大铁虫要赠予小玄子抑或陈近南，小宝实在为难

5. 升降密码

一尾鱼一尾鱼砌成一栋一栋乐高
上上下下翻新了数个彩色年代
肉体窜进窝打印，灵魂一层一层被按得稀薄
年过半百升降机开始别扭忐忑，修一修
鱼和狮子也进化了

二手货始终还是断线了
星洲没有四季却在今日桥上结上一层霜
故事未完，应该足够筹码说服陈总舵主
复明不一定更明
反清就一定不清

银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组屋

或许没有更适宜的方式
除了左膝与廉价钻戒
只能许诺爱你九十九年
婚姻是贷款
利息以光阴计算
领取了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
却打不开所有寡言的锁
为了墙外亲友的表情
粉刷墙内
并要先掏空彼此
才能填满
电冰箱洗衣机木质桌椅节能冷气超清电视
锅碗瓢盆与一张
宽敞双人床
生活却
很窄
配额的必然性
大家时常偶遇但不常言语
左邻是对怀疑繁殖的中年夫妇
定时早出晚归像
对准你的那条
左耳到右耳僵硬的微笑
右舍是一个独居老人
终日喃喃自语着什么干榜云云

周
昊

像那是一种消失的味道
竟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头
准备迎接另一个生命
那日推着新买的婴儿车
穿越连绵不绝的排排积木
第一座底层红火着喜事
最后一座底层苍白着丧事
踏入升降不息的方形盒子
茫然地寻找按钮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銀

粉刷

以一种新的方式
柔和的不惊的宽容的
蔓藤似的环绕
于身体 爱惜你拥抱你对待你

传单

当生活是条笔直的走廊
平行在屋里屋外
寂寞是镂空 生锈的铁门
用弯折的模样
夹放在某一个早晨
或某个下午或某个晚上

投票

黑白图案静静躺着
等待觉醒在条条框框里
权力是被赋予 自主的方格子
以罗列的姿态
请你
勾上一笔生命的色彩

李梅银

工程

啃食的斑驳暴露在37度
光线勾勒一点过去
时间的琐碎 寻找记忆
那时的炮灰 血泪 迷惘
凝固成一个梦魇
断断续续是回不去的岁月
惊起沉睡 别担心
用一把温柔的刷子
将你洗成最洁白的样子

完毕

赤道的气味和颜色
都被填满缝隙
你也知道 那是回家
最特别的方式

铜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翻译 · 戏

1

不要执意求真
如果真的代价是失去
对等的功能
要清楚哪些梦是可以喻俗的
有些梦该直译成历史
有些梦就该意译成戏

2

生是自己旦是自己
净丑末更是自己
整装再唱一段
不合时宜
自己为自己唱戏
自己为自己设一虚席

3

就算空格里读出一丁可惜
清醒的人对梦里的语言
是不会有感情的
像睡醒后抱紧闹钟
就知道一切意义都不过是编码——
解码，在单向的诠释里
目的语比源语重要
未来语比过去语忠实

4

每个人的梦都是一座岛
新岛越大旧岛越小
小成一方无人管理的的内飞地，正好
搬演最后一出酬神戏
水袖是真身段土腔是假叹息
戏子无情
谢戏谢的 终究是自己

5

世界上还是有不可译的
比如血缘，但那很正常
不同的信仰，自然异化出
不同的本土不同的情
越亲近的往往越不可译
巴别塔的故事若是真的
必是神让世人
以为这世上有不同的神

6

一明一灭
神主牌前的香炉
是梨园最后的翻译器
语言从来不是问题
只是早慧的我们
早已不会去开启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铜

娘惹组诗三首

马小璐

小娘惹

芒果还没成熟
香蕉花正开好了
中国红的凤凰
土耳其绿的长衫
纱笼裙妖娆
婀娜的长发
琴弦上的纱

珠绣鞋

成千上百粒珠子
投射过多少次娇美的影子
被摩挲了多少个日与夜
当婚礼上的唢呐吹响了
双眸对视的一刹那
吹过海峡的风也静止了

娘惹瓷

你漂洋过海来
带着明代的雅丽清朝的婉约
绿是水绿
红是牡丹红
静静地躺在旧时光里
听着海浪声的起伏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
铜
奖
作
品

逐梦的小岛

从前

阿婆哼民谣

新加坡 马六甲

一只鸡 一只鸭

如今

毗邻为盟

四海之内成一家

展望宏愿

外贸宏业丰盈国库经济涨

从前

阿公闯荡南洋

克拉码头上

汗水满衫为糊口养家

如今

游客慕名探访

椒蟹啤酒 河畔美景同尽赏

展望宏愿

狮首鱼身扬名国际名声响

从前

三十六寸红布头顶挂

红砖瓦利石灰肩上挑

自梳女过番落户为牛车水人家

林希芹

如今

女中豪杰 统全岛

干练智谋掌舵发展新方向

展望宏愿

平等社会人才崛起新希望

从前

三轮车上头家阅报闻天下

豆腐街邻里闲聊探听友人近况

书信来往心系远亲每季动向

如今

捷运里弹指掌握时事最新报道

互联网跨界交流人脉广

展望宏愿

创新科技引领资讯全球化

五十三年历经艰辛创辉煌

李氏功勋必万古流芳

国民团结如星月互望

多元一体造就未来兴旺

展望宏愿

信息技术逐步趋向人性化

逆向思想贯彻狮城新气象

数据时代惠及老中少

智慧国理想须携手共创

注：

- 小时候常听婆婆以潮语念的顺口溜，述说英国殖民早期，檳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曾是亚洲重要的港口，合并称为“海峡殖民地”。后来新加坡独立后，各个港口分别由当地政府管制，不再有任何瓜葛。近年来，新加坡努力维持与邻国的友好关系，稳定的对外贸易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 忆起公公讲述年轻时从中国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早期称之为“南洋”）打拼，为了生活，在当时繁华的克拉码头当苦力，在烈日下汗流浹背，以辛劳换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现在，克拉码头已被发展成新加坡的旅游名胜地之一，许多外国旅客特地前来体验本土文化，在沿岸的餐厅享用新加坡地道美食——辣椒螃蟹，小酌几杯，一边享受着河畔的夜景。以鱼尾狮为地标而闻名的新加坡，名声将在不远的将来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 70年代，许多三水妇女到新加坡打工，顶着特制的红头巾在建筑工地做粗活儿，和在本地当帮佣的妈祖聚集落脚于牛车水。这两种行业的女性在新加坡早期的建设贡献良多，功不可没。2017年，新加坡迎来史上第一任女总统，体现国家公平、平等的政策。开明公正的政府，将鼓励更多女性勇闯不同领域突破挑战，对国家做出贡献。
- 以前公共交通尚未发达的新加坡，以人力踩步的三轮车是当时普遍的交通工具。那个年代，报纸是国民了解时事，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体，街坊邻居也通过互打交道和写信的方式与远方的亲朋戚友保持联络。科技日新月异，现在四通八达的捷运连接整个新加坡，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网络连线，划手机就能轻松掌握国内外最新资讯，网络社交平台 and 手机软件成为国民与外界联系的通讯工具。全球化的资讯工艺是新加坡迈向智慧国的主要条件之一。
- 新加坡独立至今已有53年，先辈李光耀先生的建国功劳，每个国民必须铭记于心。多元种族团结造就和谐、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正如星月旗上的弦月和五颗白色小五角星紧密有序的排列，这有助于国家未来的发展。为落实新加坡“智慧国2025”的计划，几项要点包括简化资讯科技的操作以方便各阶层国人使用，创新的资讯科技以改善国人的工作、生活，国人都应该极力配合，齐心打造更美好的新加坡。

优
异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一种情怀

是要歌颂 还是要批评
有一种情怀 叫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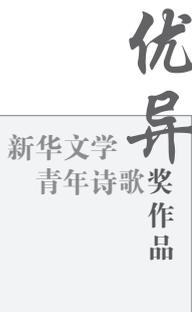
小小的右手紧握左胸
那时以为大声就是爱国
红白旗子左右摇曳在首首生日歌中
像是演唱会疯狂舞动的荧光棒
那时的我们不明白
国家的生日要有先驱的奋斗
欢乐总是建立在苦痛
几天后的我 已将爱国抛脑后
执笔直追我的会考梦
当我彷徨失落 隔壁班EM2总让我鼓舞
我们坚信 不落人后
几年后 十年后
这种信念竟有了不同
会考的免死金牌依旧
小一生的脸上却添了笑容
连加减乘除都有问题 分数这东西太难懂
故事书与玩具 会不会有一席之地
和补习班课外书 一并争宠
要快乐中学习 还是 学习中快乐
教育 求进步 不得不 争辩不休

吴桂豪

还记得我经常跟着阿嬷下楼
买菜前，她必和老友喝一杯Kopi O
边喝边骂越来越贵 还讲起了什么什么栋
年幼的我哪里听得懂 在旁边偷喝了一口
只学会Kopi C，Kopi Siew Dai还有很多很多
看着大叔一身白色背心一边抹（滴）汗一边炒虾面
排着长龙的人也没想太多
谁会想到二十年后的 小贩中心也有机会
成为遗产，真的很欣慰
Uncle这多年的汗水算是开花结果

如果文化可以成为遗产
爱complain也是一种传统
房价、物价COE、GST、Kopi O都有的说
别人称赞岛国近乎完美
竟也能惹来一堆冷嘲热讽
原来complain没有错
只是眼界不够宽
什么都不能容

是不是乌托邦
是不是夸张
我敢说
它给了我生活
我给了它梦
是要歌颂 还是要批评
有一种情怀 叫寄托



登上国际舞台的鱼片米粉

我从深处被打捞起来
我挣扎溅起的水花在空中沉默
在我眼中短暂地凝固
从此我只活在这片狭隘的天地里

“啣。”

有同伴加入了这场无法逃脱的宿命
他肥胖的身子压迫着我的肠子
我的器官逐渐扭曲
我睁着充血的双眼
嘴巴张张合合
我想
我快要不能呼吸了

午时

我被迫在陆地上颠颠晃晃
有时经过一个泥疙瘩
我会听见此起彼伏的叫骂声
隐约还夹杂着微弱的抽泣
我此刻惊诧于自己的顽强

黄
柳
谊

晚间

我剥光了衣服侧躺在一块木板上

有点紧张

“下一个。”

我右眼瞧见锋利的刀刃朝我逼近

世界骤然沉寂

“这家的鱼片米粉超好吃的”

数月后

某小贩秘制的鱼片米粉荣获米其林三星

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优异

画

那一年，十八
我怀揣梦想
踏上这一方土地
再见了，我的家

飞机即将降落的高空
看，有一幅画
植被密布，楼群，湖泊
和一颗即将归属的心灵

透过希望祥和的水花
看，有一幅画
榴莲闪烁，佛手荷花
和一艘三足鼎立的航船

鱼尾狮驻守着的小岛
看，有一幅画
仙鹤起舞，海天一色
和一片金黄柔软的沙滩
孩子自由奔跑的公园
看，有一幅画
天鹅栖息，乐声绕耳
和一眼充满氧气的绿色

金 旌

尽享异域之风的街道
看，有一幅画
庙宇绚丽，咖喱回味
和一排金黄璀璨的商铺

农历新年必去的小巷
看，有一幅画
灯笼年画，家乡风味
和一群打拼希望的游子

青春飞逝十五载
画中有我，画中有他
我和他牵手眺望
孩子们愉快玩耍

那里，已成为故乡
这里，才是我的家
走到哪里都是一幅画
艳阳高照下的湛蓝天空
大雨倾盆后的七色彩虹

走到哪里都是一幅画
我的家，如画
我的梦，如它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优异

阿公的路

一双双磨破的布鞋
一具具没能着岸的尸体
还好
你阿公、我阿公
都熬过来了

初来乍到
踩着的陌生泥土
心里还想着老家熟悉的面孔
积在眼角的汗泪交融
滋润了脚下的路地
根
也随之蔓延
扎根了
回不去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从十一号车到公交车
直到渔村铺上泥地
直到原本健壮的双腿开始老去
一步步累积起来的财富
一步步发展的轨迹
是你阿公、我阿公
走出来的路。

Yes, this is my grandfather's road.
Our grandfather's road.

陈
乐
萱

是时候该走上阿公的路了
去重拾被我们遗忘的字词言语
去保护、修补那些丢不得的遗产
去找回我们落下的人间温情
像他们一样
用一双双手撑起蓝天
用坚定的信念开辟我们的路径
开辟后人的
Grandfather's Road.

阳光照耀着柏油路
柔浴着花园城市
是时候该向前看
是时候该继续走阿公未能走完的路

优异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家

绿地给挖土机让位
城市规划又占领了自然
工地的围栏隔绝建筑的前世今生
说着陌生话语的外籍族群
说着不同方言的红头巾
一钻一砖，黄泥红砖
不同时空的运转
却协调地共同建造着
别人的家
自己的梦

当孤独的负数寻觅到相似的寂寞
负负得正地精准算出了爱情
两个人的携手成就了家的框架
以一张证书兑换一把钥匙
从此不再当漂泊的旅客
但多年后的他们却忘记了宣誓的承诺
一夜又一夜 开灯又关灯
吵醒深夜
如同勾画出那
一楼
 一楼
 一楼
冷漠的样子

吴
晓
惠

公寓电梯很寂寞
看尽了人世百态
送走了一刻一客
见证他们彼此间的冷漠
大家不曾停留寒暄问候
只忙着赶走非法逗留的劳工
电梯叹出寒气
吵醒了从梦乡归来的黑猫
百般无聊
把头钻进了老鼠的
窝
取暖

优异
新华文学
青年诗歌奖
作品



符惠雯

职前教师

问：

选择一位作品里的人物，和他/她/它一起度假。你们会到哪里去？会一起做些什么？

答：

我和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里的小王子到地球上一个广阔的大草原去度假，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组合啊。

日落时分看日落。这日落很珍贵，没被遮挡，也没像其他星球那样频繁出现。半夜抬头看星星，小王子给我讲他遇到的大人，我给他讲我遇到的小孩。地球的人可多了，故事无奇不有。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享受着宁静时光不好吗？如果去了大人们的世界里，不知小王子会不会抛弃他的小星球。如果小王子变成了“大王子”，不知道星球上还有没有另一个小小王子唤醒“大王子”内心的小王子。

文论

文字的翅膀在菲 国晴空翱翔

——序苏荣超散文集《遗失》

林
锦

印象中的苏荣超，是一位杰出的菲律宾诗人。我在网络上读过他的诗，偶尔和他互通信息。2017年9月，他到新加坡参加第10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如我印象中的鲜明形象，他是一位温文儒雅的诗人。

不久前，我收到荣超寄来的散文书稿，才知道他也写散文，而且发现他先写散文，后写诗。

在《走得太匆匆——悼念诗人云鹤》一文中，荣超提起，云鹤在主编《世界日报》的《文艺》版时，邀他写专栏。在云鹤百般鼓励之下，荣超终于执笔，每月一篇，一写就是12年。云鹤在2012年逝世后，作家秋笛接编《文艺》，荣超继续写稿，六年一晃又过去了。这本散文集便是从18年两百多篇的专栏文章中筛选出来的，取名《遗失》。书分六辑，共144篇散文：辑一《窗外》；辑二《中国人》；辑三《总是太匆匆》；辑四《无题》；辑五《地牛翻身》；辑六《我打死了一只老鼠》。

《遗失》的总体特色是文章题材多元，内容涉及面相当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民生、读书写作、生活杂感等等。不管什么内容的文章，作者都表达了他正能量的思想。作者很关心国家的时事，许多文章反映了菲律宾的情况。在《选战点滴》《后悔省思》《壹年将尽》《年终感怀》《十二月》《阅报有感（二）》等文章

里，作者提到菲律宾的选举如政治秀，参选人只要名气大，往往会受到选民的欢迎拥戴，选举时总能过关斩将，懂不懂政治并不重要。作者自己也不确定，这种情况“到底是选举制度有问题，还是选民素质有待提升”。他认为比较令人心寒的是，一些政治人物为一己私欲、或用斗争，或用抬底交易妥协的方式，谋取私利，这类事件层出不穷。作者呼吁，政治人物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减少贫富悬殊的差距，加强民生基础设施配套，一心为百姓谋福利。”他寄望菲国政坛“少一点斗争，多一些建设；少一点贪腐，多一些关怀。”老百姓关心的只是民生，只要安居乐业，三餐温饱，就足够了。

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本书好些文章表达对“行”的感受。作者对马尼拉的交通体验比较深。塞车是一个烦恼。《阅报有感》这么说：“若问菲国有何国情闻名于世，答案是塞车。”交通使用者不守法令，汽车、摩托车、三轮车横冲直撞。车多路少，大岷交通有如一团乱线。作者有时以出租车代步，他的经验是：在马尼拉叫出租车绝对是一件苦差事，半个小时打不到一辆车子，是稀松平常的事，就算车子来了，司机也不一定肯上路，一般借口是堵车。雨天在路上更麻烦。只要下一两个小时的大雨，马尼拉大部分的大街小巷都要成为泽国，读书的、做工的或必须在户外活动的市民，就都有家归不得。《十二月》《优步初体验》《下雨天》等文章深刻地叙述了以上的现象。集尼车是菲律宾别具一格交通工具。《集尼车奇遇记》一文，作者如此生动地描写集尼车的乘客：“乘搭集尼，常常会碰上三二小童，大约七八岁或站或蹲在车子的台阶上，有时甚至索性垂挂在车尾，似特技人一般。其行为不言而喻危险之至。”作者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捕捉了一道既惊险又刺激的菲律宾街头风景。

除了政治、交通，书中一些以经济、教育、侨社和社会现象为题材的作品，时间性比较明显。本文集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达18年，有些现象也许已时过境迁。相信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多少

会注意到内容所呈现的时空背景。

其实，作者作为一个重视并酷爱中华文化的读书人和爱书人，更胜于扮演针砭时弊的评论人角色。他生活在华人占极少数的菲律宾，多处表达了他对祖籍国的感情，他在《中国人》里说：“我的父母，我的祖先都是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一代一代的生活在那裡，是那片土地孕育了他们。尽管为了生活颠沛流离，身上流的却是中国人的血，代代都是中国人的种，黄皮肤、黑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明了。”作者是从小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外华人，除了自己爱中华文化，也非常重视下一代的中华文化遗产。他不相信菲律宾的华文教育能让他的女儿中学毕业后拥有听读写华语的技能。因此他亲自教女儿华语，他教女儿读唐诗。《读唐诗》里的描述，非常温馨，也令人深受感动。“日子在诗意中消逝，李太白和孟浩然泉下有知，能想像数千年后在海外夏日的午后，有一对父女正在吟读他们的呕心杰作吗？华夏文化是否就是如此绵延不断呢？”

由于酷爱中华文化，作者写了许多谈论读书写作的文章，本书就中收了二十多篇。他的阅读兴趣很广，在《短讯遐思》说从少年时醉心传统诗词。《十本书》提到“最近几年沉迷现代诗，看了大量个人诗集、诗选集、诗论、诗评。”他也喜欢看小说和散文，如金庸、古龙、琼瑶、三毛、赵宁、张晓风、琦君、朱天文等人的著作，尤其是三毛和赵宁的作品。谈起华文书，作者满足愉悦之情洋溢书房。“书本除了可以阅读，还可嗅闻它的书香，閒暇时随手拿起来浏览一番。心血来潮时翻翻找找一些资讯知识。无所事事时为它们整理、分类、编号。看着一房子的书本自有一种满足感，其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与书有关》）

作者对写作深有体会。在菲律宾这样的环境里从事华文写作的确要有过人的勇气和毅力，从他坚持写了18年的专栏，可以肯定他对写作的执着。作者对自己的要求甚高，他表示写作要有创意，他在《创意》文中说：“打开报章杂志，每天都有数不尽的文章、专栏，如果只是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相信很难引起大家的共鸣。特

别是专栏方块，短短数百字，若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者风格，简单的说就是欠缺创意。”根据他的写作经验，所谓没有题材，只是一些写作人不想动笔的借口。写作人通常都会比一般人更敏感，问题是创作者有没有用心去发掘题材，去捕捉灵感。作者讨论创意写作和发掘题材，是经验之谈。书中的四篇作品《雀鸟》《壁虎》《黄蚂蚁与黑蚂蚁》《我打死了一只老鼠》便是作者通过观察雀鸟、壁虎、蚂蚁和老鼠的微小事件，引申出以下严肃的题材：理事长竞选、海关围捕查缉行动、同心协力谋生存与治乱世用重典。这印证了作者如何利用联想力和想象力创意地发掘题材之道。

除了强于理性的论说，作者的感性描写文字也是生动感人的。《尾声》一文，作者写他在平安夜穿过一条偏僻的小巷，看见一辆木製的手推车上，半躺着一对老夫妇的情景：

“两人相偎依瑟缩于手推车的一角。单薄而褴褛的衣衫不胜凉风的吹侵。十二月岛国的天气已渐冷，何况在深夜接近凌晨时分。忽然老妇剧烈的咳嗽起来，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引来附近的狗吠声，



声声附和着。老翁伸出颤抖的手，轻拍着老妇的后背，满布皱纹的脸上，尽是关怀。在邻近圣诞灯饰的映照下，每一条纹路彷彿都在诉说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作者的散文有时会出现细节描写。这个场景的细节描写特别成功，文字的感染力让读者的眼眶湿润了。

我不知道荣超写散文的构思历程，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断尝试使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达到多样性。我们不妨用各种切入点赏读书中的作品。呈现在眼前的人、事、物（包括生物），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可能成为作者捕捉的题材。事与物方面，我们已经谈了一些。人方面，作者也写了不少，除了诗人云鹤，还有林忠民先生、惠秀老师、小容、小钟、里奥、莲、阿中、R君等。每个人物几乎都用一篇来写，作者一般会穿插事情的描述来突出人物的形象，细节描写的笔法用的比较多，提升作品的精彩度。

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要归类有一定的难度。荣超作品的思想性强，知识性强。一部分作品关心社会民生、政治等问题。他往往用理性的论说，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可归入广义的杂文，是随笔式的，“具有作者直接论断，带有批评或议论之见”（郑明娴《现代散文类型论》）。若采用孔另境对杂文的看法，称之为“文艺杂感”更妥当。作者的另一部分作品，以人、事、物为素材，以传达他的思想，表达他的哲学观、人生观，探讨宇宙人生的问题。或直陈式说理，或抒情性说理，或叙事性说理，可归类为哲理小品或哲理散文。

写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不免绞尽脑汁。作者在专栏文章的交稿时间逼近时，文章还没写出来，竟然异想天开。“如果写文章就像搅拌机那般，该有多好。只须将内容、技巧、修辞、文字，当然最重要的是灵感，一股脑的丢进去，然后插上电源，打开开关，不消一刻钟，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就出炉了。”（《随思》）当然这是作者苦中作乐的幽默之言。我何尝不是如此，这篇序文下笔维艰，若能把144篇文章放进搅拌机，让我的读后感自动流进杯子

里，那有多好。终于，我说完了阅读《遗失》的感受。我一边喝着新鲜的果汁，一边回味作者的精神结晶，一边祝福远方的朋友。

林 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散文、微型小说多种。

《新加坡青年》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启发

冉乙钧

序

我于2019年9月28日有幸聆听了安诗一在城市书房的演讲。她从作者身份、创作意图与出版社的核心目的等方面分析了新加坡建国后，于1973年至1979年出版的刊物《新加坡青年》。

安诗一的分享让我联想到政治的更替对于文学的发展必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演讲给予我的最大的启发是跳出原本分析文学作品的框架。除了作者、时代背景、故事脉络与艺术手法之外，华语语系文学还有其他研究方式，例如出版商的政治倾向、编者与出版商的矛盾、还有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及思想的连接和差异。

我将以《新加坡青年》为出发点探讨新加坡建国时期的华语语系文学。

出版商的政治倾向

经过安诗一对《新加坡青年》的分析，我得知此刊物由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并且属于新加坡政府资助的华文刊物。它是当时中学生的课程辅助刊物，收录的文章多来自华文教师和在籍学生。此刊物的创刊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健康的读物，以抵制当时流入新加坡的黄色刊物。由于当时新加坡刚独立不久，国民多为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所以《新加坡青年》也肩负起构建国民意识的责任。

投稿《新加坡青年》的作者主要沿着这

两个目的进行创作，文章内容大都涉及东南亚国家时事（鲜少谈及中国时局）、价值观构建与本土故事。为了从形式上与中国区分开来，文章大都脱离了中国为“原乡”的创作意识，从根本上开发新加坡的本土特色。

当然这也是政府的政治倾向——让华人能够真正的落叶生根，而文学对青年人起到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由上至下的举措也推动了带本地色彩的华语语系文学之发展。

编者和作者与出版商的矛盾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投稿的作家与编者在创作上都需要考虑到刊物的创刊目的，但他们的政治理念却不一定与期刊目的吻合。

安诗一解析道，虽然《新加坡青年》的目录并没有列出任何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但若翻开刊物不难发现一些中国的传统故事仍穿插在各篇文章之间。我认为当时的作者多为华校的老师，他们见证了新加坡的独立，但仍具有侨民意识，他们骨子里也许还有着中国情结。他们一方面想要让后代在新加坡落地生根，一方面又不希望后代把中国文化给遗忘，所以努力把他们所坚信的一些理念透过《新加坡青年》传承下去。



这也许就是当时作者和编者与出版商理念相左的根源，也是作者和编者心中自我矛盾的写照。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学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必经过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更为明显。

中国文学与思想之影响

《新加坡青年》的创刊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国对于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影响，从而构建他们的国民意识。但通过安诗一的介绍，我得知这样一份刊物竟然从创刊开始，一直使用木刻版画为其封面。这一做法引人深思。毕竟新木刻运动来自中国，于1930年由鲁迅所兴起。木刻版画的表現力极为丰富，黑白对比，与鲁迅笔锋下批露的种种社会问题一样鲜明强烈。

再者，虽然刊物中并没有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但鲁迅、老舍、朱自清等人却是当时华校华文课文中的“常客”。他们的作品必定影响着当时新加坡的作家的创作意识、内容与形式。



由此看来，若将70年代新加坡作家与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必定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学的发展，与其独特性及在地性的形成过程。

总结

我赞同王德威教授的看法，即华语语系文学应该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各地华人作家的作品各有特色，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许多作家在求学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影响。这对于他们之后建构自己的写作内容与特色有着必然的联系。与其分别进行研究，不如强调华语语系文学的“兼容并蓄”，把不同地域的华文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摄影 / 廖依然)

冉乙钧

2012年毕业于淡滨尼初级学院，2019年毕业于国立教育学院。现于立伟小学任教。热爱华语文学。

现代作家笔下的乡愁

牛
（中
国）
锐

余光中先生的一首《乡愁》不知感染了多少中国人！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她，失意时想到她。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她。距离愈远，乡愁这匝线扯得愈长。时间愈久，乡愁这坛酒酿得愈烈。乡愁啊！乡愁！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揭起的帘幕……乡愁似童年的烙印，一砖一瓦，一碗一筷，一辈子附在身上。

每个人都被那浓浓的乡愁感染，那乡愁又是什么呢？是远方故土的一城一池、一砖一瓦，是来自家乡的一碗水、一盏灯、一道小吃、一声问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就会想念这个地方。

对于乡愁，很多人只是放在心里慢慢的品味，但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那可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但对于一些大作家来说，他们不仅品出乡愁的个中滋味来，他们还会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写出他们的感受与人们一共分享。

故乡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让人留念，老舍在《想北平》中写道：

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平人，从“北京贫民小胡同中生长出来的作家”老舍，对北京一直富有深情，笔下的不少作品也都充满北京独特的风味。除了这篇被收录于语文教材中的《想北平》，他还写过《我热爱新北京》《北京》等多篇散文。1930年，老舍在英国、新加坡授课后，回到国内，出任齐鲁大学教师，自此开始寄居山东。1936年，因山大在抗日救亡态度上的妥协与软弱，老舍辞去山大教职，在青岛黄县路12号成为“职业作家”，《想北平》一文写作时间大致于此。在《想北平》中，老舍没有提及北京雄伟的古建筑，而是怀念北平的“自然”、“不太僻静”。即便怀念风物，也不是怀念我们今天熟知的烤鸭、脆皮香酥鸡，而是青菜、白菜、扁豆、黄瓜等。评论家认为，因为这是一篇从“平民”视角看出的北平，因而有此表现。

离开故乡之后，很多人都倍受煎熬，辗转失眠那是常有的事，著名女作家萧红在《失眠之夜》中这样写道：

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罢。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

萧红的家乡在东北，可是她却有家不能回！“9·18”事变后，一批东北作家离开黑土地，开始流亡之旅，思乡、抗争成为这一创作群体中重要的主题之一，萧红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萧红的《失眠之夜》创作、发表于1937年，当时她与萧军情感不和，独居日本。语言不通、身体多病让独处异乡的萧红更加落寞。只有伴随文字走回故乡时，她才找到生命活力，创作过《家族以外的人》后，她感慨“自己写的不错，所以很高兴”。《失眠之夜》一文讲述她和萧军共同的思乡经历，他们常常一起回忆东北时代的故事，“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

著名作家柯灵认为外面的世界虽好，虽美，但它毕竟不是自己的归宿，说一千道一万，哪里也没有故乡好。他在《乡土情结》一文中这样写道：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为了闯世界。多数却完全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根线的长度，足够绕地球三匝，随卫星上天。

是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中国人对故乡总是情有独钟，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国人的“家国伦理”观念，造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住场所，也是情感归宿。

中国人对故乡向来都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恋土归根的乡土意识与情感是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这可以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穷家难舍，乡土难离”“水流千里归大海，人走千里回家来”，而“他乡遇故知”也被当作人生几大幸福之一。从“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到“游子思乡”；从“水流千里归大海”到“人走千里回家来”，其间的联想何其自然，而又何其深沉。”孔子曾谆谆告诫人们：“父母在，不远游。”“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浮云游子意，落日故情”都深深书写着游子对故土亲人的情意，诗人贺知章深有感触地叹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唐代诗人王维则以更婉约的语言写出了思乡的悠长意味与无限遐想：“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着花未。”这些都是对乡土观念与意识的生动写照。

对于故乡，有的人的感受则又不同，如莫言，他在《距离带来

追忆》中这样写道：

15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动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

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

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开到海角天涯。

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和老舍、萧红的深情不同，莫言在年轻时代对自己的故乡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在1993年载于《当代作家评论》中的《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莫言如是说。但他此后人生中对“故乡”态度的变化，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相同。在十年之后，他与王尧先生对谈，感慨道：“我能不断地写作，没有枯竭之感，在农村生活的20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乎莫言创作的每一部小说都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

为什么不同时候对于故乡有不同的感受呢？追问为何会对故乡态度发生截然不同的前后变化，“距离”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于莫言，空间上是因为“只有你离开这个地方，你才会发现这个地方的独特，发现你的故乡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发现故乡的美”；而与空间相并对的时间，“隔了10年20年，你再来回忆这个地方，反而更加真切。如果没有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延续，你总是沉醉在其中也就无所谓故乡了。”莫言一针见血地道出所有作家“乡愁”的来源，只有距离分隔，才会带来对故乡的追忆。但所有的“乡愁”，倒不如身在其中时，好好珍惜来得重要。

牛 锐

文学爱好者。



钟韵宜博士

教育工作者、写作人

问：

请安排一位作者/作品里的人物穿越到当代的新加坡。
你认为他/她会写出什么样的新作品？

答：

我希望已故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可以穿越时空来到新加坡。马尔克斯会以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新加坡殖民、斗争、流血、独立，从开埠至今的历史。故事将围绕着一个光怪陆离的家族，以他们的兴衰作为新加坡两百年沧桑复苏的缩影。这个家族里流淌着索尼拉乌他玛王子和明朝贵族的血统，八代人参与了抗日战争、反殖民斗争、马来亚职工运动等，经历了背板、荣辱和孤寂。像《百年孤寂》一样，这个家族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但“对我而言，此刻你我还活着，就已足够”的豪情豁达却永远留存。

文訊

“新华文学团体迈向2020” 分享会

2019年7月21日，新加坡作家协会连同新加坡文艺协会、五月诗社以及书写文学协会配合国家图书馆阅读节联办了一场“新华文学团体迈向2020”分享会。四个文学团体的代表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艾禹、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成君、五月诗社社长蔡志礼博士以及书写文学协会荣誉会长张挥分别就文学团体目前的会务概况和即将开展的文学项目向在场的文友和读者们做出汇报。此外，《新华文学》总编辑刘瑞金和《赤道风》和《书写文学协会》主编黄明恭也上台分别就文学刊物的出版会务做出简单的分享。汇报与分享过后，在问与答的环节中，在场的观众与四位主讲员也进行了一场非常良好的互动。



分享会的四位主讲员。左起：成君、艾禹、张挥、蔡志礼博士。蔡博士也同时担任分享会的主持。



在场的读者与文友对四位主讲员的分享反应非常良好。

(摄影 / 郭永秀)

中国·东盟国家文学论坛纪实

郭永秀

2019年7月23日下午，我和周德成从艳阳高照的热带，飞到了云南的昆明，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早已在在机场等候。小车把我们接到南亚风情园豪生大酒店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了。感谢林得楠会长的安排，此次我们是代表新加坡作家协会，应邀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东盟文学论坛”。

入住五星级酒店，吃住都非常舒服。吃的方面，有中国及各种不同国家的食品、小吃、酒类等，色香味俱全。每位作家都分配到一间房。房间内包括wifi等万物俱全。

论坛以中英双语进行

7月24日早上10点是开幕礼，由中国作协的张涛主持，中国作协副会长阎晶明致开幕词及欢迎辞、云南省领导致辞、泰国作家维拉逢·尼迪普拉柏致辞，然后全体合照。

合影后是主旨演讲，由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及秘书长胡性能主持，主讲者包括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农、新加坡诗人郭永秀、马来西亚作家马利姆·格萨里及老挝作家卡布吉奥·塔玛冯。



我是在抵达当晚才知道要被邀请上台作“主旨演讲”

的，讲稿必须呈上去给主办当局，因为这个论坛是以中英双语进行的。需要让翻译者过目、以便翻译。

当天早上我像往常在家时一样6点起床。盥洗完毕后，便立刻写好讲稿，放在U盘中，早餐时交给负责人——中国作协的胡晓芳。我的讲稿内容，以近年来新加坡文艺发展为课题，向大会做了汇报。

主持各国作家的交流会

下午是小组讨论的交流时间，分两组交流讨论，我被分派到第一组，论题为“我的文学之路——从一部作品谈起”，由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和新加坡郭永秀主持。各作家发表的论文，由中国作协的胡伟即席



翻译。参与的作家有泰国的维拉逢·尼迪普拉柏、菲律宾的柯清淡、文莱的孙德安、柬埔寨的布隆布拉尼、印尼的埃卡·布迪安塔、老挝的森昌·苏卡桑姆、缅甸的齐奈、新加坡的郭永秀、马来西亚的玛利姆格萨里，以及中国的马小淘、朱山坡、金仁顺、付秀莹、钟求是、高凯、林秀美、李开义、歌布、纳张元及叶多多。

有些作家论文较长，时间所限，不得不缩减，没跟着讲稿讲。胡伟仍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精确的翻译，即席为大家作了翻译。

周德成被分配到第二组，论题为“心灵、命运、未来”，由中国的张燕玲及老挝的塔玛玛·卡布吉奥主持。参与讨论的有文莱的张银启、柬埔寨的陈秀吟、印尼的梅迪·洛基托、缅甸的敏梭、新加坡的周德成、泰国的达猜·丹雅瓦拉亚、马来西亚的吕育陶、以及

中国的胡性能、浦跃辉、陆梅、葛水平、阎安、肖江虹、李云雷、刘醒农、张庆国、存文学、周明全、段爱松、李朝德和黎小鸣。担任即席翻译的是苏悦。

研讨会分为两个时段进行

研讨会人数众多，因此分为两个时段进行：各为7月24日下午3点至5点50分以及7月25日早上9点至11点50分。两组的时间掌控极佳，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每一场间中都有休息时段，供与会者喝茶、休息，同时也有机会作近距离接触，有利于各国文友互相认识以及文化交流。

7月25日午餐、午休以后，3点是小组交流的总结和分享，由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主持。第一组的报告人为泰国的维拉逢·尼迪普拉柏，第二组的报告人为中国的陆梅。陆梅的总结点出了作家演讲的精髓部分并加以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4点是闭幕式，由张涛主持，到此论坛完满结束。许多作家还有些依依不舍，继续留在现场交流、谈话、合影。

不愧是四季如春的春城

过后我和德成到街上走走。昆明不愧是四季如春的春城，当神州各地正沉浸在烈日的淫威下时，昆明却只有二十多度。走在烈日下，仍然可以感觉到阳光的炙热，但迎面吹来的却是凉爽的风。可以理解为何此次的会议不在北京举行，却在偏远的云南。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昆明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对来自东南亚各国的作家来说，比到北京要近得多。

晚上中国作协宴客，邀请各地作家。大家济济一堂，享受昆明当地的特色菜肴。宴会后回房。上月初在绍兴举行的“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上初识的云南文学馆的馆长夏强疆已在门外等候，他还带来一位记者欧兴义为我做了专访。想不到隔天就在中国的各微信上发表了。

7月26日主办当局带各地作家到云南昆明著名的滇池采风。滇池很大，乍看之下像大海，周遭风景秀丽，到处繁花似锦，加上天气好，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沿着公园的木制小道，一路走到池边，享受着习习的凉风。路旁的花儿姹紫嫣红，盛开如春日。美丽的滇池对岸在波光滟滟中若隐若现，真不愧为500里滇池！



与各国文友共度美好时光

昆明之行，虽然短暂，但四天的时间与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作家生活在一起开会、研讨、交流，共同度过许多欢乐、美好、有意义的时光。

此次论坛的特点是整个论坛以中英双语进行。以中文发言的即席翻译为英文，那些来自不熟悉中文的东南亚国家的代表都以英语发言，也即席译成中文。中国在中英双语互换的翻译方面，展现出他们的实力。但因为每人的发言需要翻译，所以无形之中也拖慢了整个会议举行的时间。不过作为一个多元化的论坛，为促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以及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却还是有必要的。这个形式可以作为新加坡以后举办多元化文学论坛的借鉴。

(摄影 / 郭永秀)

戴纯如《诗乐交响》 新书发布会

11月9日，多才多艺的前辈诗人戴纯如女士的诗集《诗乐交响》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The Pod）正式发布，一百三十余位文友与读者出席，场面热闹温馨。

戴女士除了以导读的方式诠释《诗乐交响》的内容与文思外，也邀请了古筝演奏家林珠莉呈献“诗乐交响”节目。此外，作协副会长刘瑞金与本地作家刘培芳也上台发表看法。

《诗乐交响》是戴纯如的第二本诗集，收录了近年的大部分创作及少许具有时代意义的早期作品。全书分五辑。第一辑“鼓浪屿奏鸣曲”，写儿时的记忆；第二辑“岛国协奏曲”，写岛国的气息；第三辑“校园相思曲”，写校园的温馨；第四辑“诗画圆舞曲”，写诗画的结缘；第五辑“生活狂想曲”，写心灵的飞越。

《诗乐交响》虽是诗集，却也记录着历史、刻画着岁月，可说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具有生活气息、刻录家园与岛国记忆的“感性回忆录”。这本诗集也是作协新华文学丛书之七。

《诗乐交响》已在新加坡各大书局上架，包括乌节路纪伊国屋书店、友联书局、友谊书斋、草根书室、大众书局主要分店：百胜楼（书城）、马林百列、长堤坊（兀兰）、纳福坊（义顺中心）、大巴窰、淡滨尼、裕廊坊与NEX（实龙岗）等。读者也可在玲子网络书房网购本书，网址是：<https://sgchinesebooks.com/products/product-194>。



戴纯如和先生吕振端在发布会现场合影。



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很多较迟抵达的人只能站着。

(摄影 / 陈川成)

不管白云做苍狗
沧海掩埋桑田谁来守
诗行两句 吟月一双
写故事千言生命一段

勿忘我 因为美景在望
勿忘我 因为天天在望
勿愁眉头锁 前路漫漫
诗一阙 岁月不枉





——节选自周德成
《歌词两首——勿忘我，因为美景在望》

(摄影 / 谭光伟)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18/2020年度理事会

会务顾问：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学术顾问：杨匡汉教授

法律顾问：蓝璐璐

名誉理事长：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博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名誉会长：烈浦

会长：林得楠

副会长：艾禺 刘瑞金 郑景祥 蔡家梁

秘书：陈彦熹（正） 穆军（副）

财政：沈斯涵（正） 钟韵宜博士（副）

出版：刘瑞金（正）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士（副）

学术/讲座：周德成（正） 李叶明（副） 郭永秀（副）

总务：冰秀（正） 陈华淑（副）

查账：王丽珊

受邀理事：廖建裕博士 杜红 董农政 林高
辛白 柯奕彪 王文献 王永炳博士（已故）
佟暖 周通泉博士 孙爱玲博士
胡月宝博士 蔡宝龙 白全成

《新华文学》第94期征稿

誊写初心

融四岁，能让梨；光七岁，会砸缸。可是一般凡夫俗子，童年时期对自己和世界都还是混沌不明。及至历尽千帆，一切似乎都有点太迟的年纪，才惊觉重返已难。但那一片茫然的童年，始终都是无怨无悔的经历，为后来的青春与世故铺垫。回顾时光，或许唯一能带你回头的只有诗和文字。

第94期《新华文学》将推出以“誊写初心”为主题的专辑，邀作者们带领读者穿越记忆，再走一段那遥远崎岖的童年，或者以儿童诗、寓言、闪小说等文体，还酹岁月。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截稿日期：2020年7月20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稿约

- 本刊物欢迎各种文体的投稿——散文、诗歌、短篇与微型小说、闪小说、文学评论等，都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
- 本刊园地公开，除了专题的稿件，不设截稿期限，先到先得。
- 文稿内容不受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文学/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九个月内未获信息，可自行处理该稿。来稿如不愿被删改，请注明。
- 来稿请附上中英文姓名、地址与电话号码，以方便联络，并于稿末附上不超过50字的个人简介。
- 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一般不发稿酬。
- 来稿请电邮至：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40年来一共出版了90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从即日起开始接受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妥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 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 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DBS
账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 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在青涩的长夜
你不介怀
当一位默默无闻的
捕萤人，经营一座
人工灯塔

那个美好的年代
小小螺丝钉也活得如此
实在，在荆棘上昂首阔步
你不亏欠任何人

——节选自蔡宝龙《青涩行》